

歌舞江山

之三.四

下



版權所有

社會長
篇小說

歌舞江山
三卷

劉雲若著

舞江山目錄

第十二回

情失馬

第十三回

陌路施法媚神龍
現身施法媚神龍
虎憑河

第十四回

懸崖勒馬天
石引泉人
心意判興衰

第十五回

毒計發束窗蛾眉落
亂源生暗室冰雪完
貞切

社會長
篇小說
歌舞江山

三卷

劉雲若撰著
博陵文章校

第十一回

心旌繚囚機佳人傾國

股肱資妙選壯士圖功

山江舞歌

三卷

且說二集的結尾正緒在何鵬蒙難被趙老太太與湘蘭救護之下，趙老太太將他二人安在房中，好似倆小夫妻過那美滿的家庭狀況一樣。又說道湘蘭你大方點不要羞澀，你倆都太規矩了，搜查的人叫門一定很響，你倆裝睡着沒被驚醒，定然相睡得極熟

那有熟睡的人，還這麼直挺挺，端正正，像練操似的，你們得改樣兒，何鵬可以仰臉睡，教他們一目了然，省得細看，不過要用被子遮到鼻子下面，這是很自然的睡覺樣兒，湘蘭可以臉兒朝外，郝草官人，也許有不老實的，見着女人，難免

眼你臉兒朝外，給他們看，就覺得他們向裏探頭，迎着看何鵬了，湘蘭看乾娘的細心，就依她話，轉身向外，趙媽媽又教她把左臂衣袖捲到

出搭在炕沿，又替何鵬矯正姿勢，半天方才滿意，點頭道，好了。

們就這樣罷，可別錯一點兒，還要記住，別裝着打鼾聲，這是聽得出真偽。

鼾聲倒穩當，細緻的人感覺，多半沒有聲音，說着又道，你們這時可以起來。

等有消息再端架子，二人也不得一聲落坐起來，趙媽媽又到東房取來的蛋和紙烟，

教他二人吃，二人那裏吃得下去，趙媽媽却吃了五六個，蛋殼丟在地下，也不打掃

，吃完又吸紙烟，煙屁股也亂拋在地，過了一會，忽見炕下放着何鵬的皮鞋，不由

嘖了一聲道，我幾乎失神壞了事，這皮鞋不合派兒，在這小院住的人，那有穿尖頭

皮鞋的，說着急忙藏起，又翻箱倒篋，尋出房主朱先生的一雙舊布鞋，放在原處，

才坐下和他二人默默相對，只聽着外面消息，那知過了很長時間，還不見來，何鵬

和湘蘭又不敢下地，只坐守炕上，這時三人心理，都似生了變態，明知搜查人來了

，便是生死關頭，豈有不怕，但在坐待之際，倒好像等候好事佳音，盼其速至，幾

乎等了有些發急，而且當此境况，又氣有閑談的心緒，只剩下面面相觀，悶悶相對

，湘蘭坐在外面，身後恰對何鵬，她一直不敢回頭，只看着趙媽媽，半晌忽說出一

句可笑的話道，怎麼還不來，趙媽媽道，大劫也快來了，說完又沉默下去，真是嫌人易醜，等人易久，何況三人又懷着異樣心緒，都覺這夜特別長久，以爲過了有一天工夫，但是外面天還沒亮，證明仍在這漫漫長夜之中，既而聽近處隣家的時鐘，敲了五下，何鵬嘆氣道，才五點啊，怎麼還不來呢，趙媽媽笑道，你們倒盼着他們來啊，何鵬道，既然要來，不如早來，無論是死是活，也早落個心靜，趙媽媽道，半夜時候，賣蛋的就說已查到孫家胡同，這裏離孫家胡同只隔一道大街，論說早該來了，莫非錯了我們這裏，那可是皇天保佑，自己又說孩子你千萬別教人家看出來才好，潤蘭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趙媽媽道你預備着我還回東房去等着開門，說着揮了揮手，暗示教他們珍重，又將煤油燈的火兒捻暗了些，使房中光線僅能辨人，便走出將門倒帶，回了東房。潤蘭看趙媽媽出去後，倒好姿式，閉上了眼；氣息凝神的等待，但過了半晌，外面反倒寂靜了，她覺得背後有人轉側，忽想到自己正和男子共枕同衾，方才有趙媽媽在着，還不覺得怎樣，此際只剩了兩人，虛室殘燈，孤男寡女，真是成何意態，想着不由心中熱辣辣，面上燒烘烘，似覺背後一車

熱氣蒸炙，倏又變冷，從頸後有一條線似涼到腳跟，身體好像軟了，意念中又相見在獨木橋上，稍一傾側，便將落入萬丈深淵，就把心坎成一團，絲毫不敢動，過了一會，聽外面又一陣人語履聲，隨後靜寂，好像查者由第一家轉到第二家，湘蘭忍不住睜開眼，見桌上殘燈，半明半暗，火氣變成微黃，似有了曙光，正要看着窗戶，是否天會，因為這炕連着窗簾，就輕輕轉過身，向窗上一看，見果然微現虛白之色，到了將明未明，俗稱鬼批牙的時候，心中直擔心一整夜，到此際還在凶吉莫卜，真乃苦惱，正要翻身轉回，無意中眼向下一掃，似見枕上有點光亮閃動，再一細看是何鵬的黑漆似的明眸，正對着自己看，湘蘭立覺身上似被刺了一針，臉上似被打了一掌，急忙翻過身，緊閉了眼，心中撲撲亂跳，半響神思方定，忽聽何鵬咳嗽了一聲，低聲叫道，妹妹，湘蘭心中又跳起來，閉目不應，何鵬又低聲道，妹妹，我真想不到在這種地方，遇見你這樣俠心的人，我雖然生死難保，你的恩情，總已在在那裏，我若被他們識破，捉去殺死，咳，我回來不說迷信話，今天若盼着真有陰司，真有輪迴，只好到來世報答你的恩情，說着遲了一遲，又道，倘若我能逃活

命，也許今世就能報答妹妹，今天的事，實在太委屈你了，你一個青春少女，竟爲救我這樣受屈，真是英雄肝膽，恐怕世界上沒第二人能作這種事，可是我心裏怎過得去，你有多麼深的恩情，我便留多麼大的虧心，盼但……但盼將來我能補上這虧心，妹妹，我現在對天立誓，只要我不死，以後我這性命，這身體，都屬於妹妹了，妹妹應該明白我的意思，我若有一字虛言，就立刻被他們捉去……：湘蘭聽着，更覺心慌意亂，想不得他在此時此地，竟有如此表示，本來湘蘭自始便掬着一片坦白之心，毫未思及別情，所以要和他結爲兄妹，才肯同室暫居，這時聽了他的言語，起初恨怒他輕薄，心想我忍恥救你，你怎倒說出這樣話來，但一轉想，似覺他別有體貼之意，並非邪辭之言，他大約着自己住在乾娘家裏，認爲是孤苦無依的人，今日爲救他性命，竟爾忍羞忍恥，以黃花少女之身，和他假充夫婦，他感激之下，自要爲自己着想，一個少女，和陌生男子同衾共枕，雖說本心潔白，但日後傳揚出去，旁人誰能相諒，也許因此敗了名譽，喪失終身幸福，豈不造了大孽，他想補這可怕的缺憾，只有以身相報，所以在這時迫不及待的說出，當然是爲着安我的心

由此看來，他倒是個忠實君子，絕非有意輕侮，但他那裏知道，我的心已經死了，自昨夜喬家歸來，就決定終身與男子絕緣，從此只和乾娘相伴，消磨殘生，乾娘若不管我，還可以投入尼菴，在木魚蒲團上，了此一生呢，他空有這番好意，可惜我不能承受了，想着只聽何鵬又道，妹妹，我知道你是孤苦的人，我也一樣天涯飄泊，舉目無親，這番奇巧遇合……我又迷信了，我想不是沒因由的，湘蘭覺得聽了不能不說話了，但既不接他這個禮見，也不對答他方才的暗示，只把他的言語，當作一句感謝之詞，就回他沒頭沒尾的話道，談不到，你我在乾娘的面前一拜，已成了兄妹，就是親骨肉一樣，何必說這種話呢，湘蘭言中，就是語妙雙關，機鋒深蘊，何鵬聽了，立覺撞了釘子，不由爽然曰矣，二人正在都感難堪，猛聽衙門一陣敲得山響，二人都驚得一抖，互相報告道，索了來了，立刻全都作好姿式，屏息裝睡，只聽外面連搖一陣，方問道媽媽在東房內，發出迷夢的聲音，叫道，誰呀，外面有人高聲應道，查戶口，快開門，趙媽媽應道，你們可等我穿上衣服呀，半夜查戶口，這是沒聽過的事，說完慢騰騰的從房中跑出，隨開大門開了，便有許多大皮靴

歌 舞 江 山

三 卷

窸窣而入，有的靴底釘着鐵掌，踏得磚地咚咚作響。腳步雜亂，何鵬和湘蘭都把心提到喉嚨口，把耳朵伸到額角上，聽那外面有人高聲問道，你姓什麼，住在那屋裏有幾口人，趙媽媽似乎故作怯官神氣，叫道，老爺，我姓趙，又孤又寡，只一個人住在東房，那門的人似已看過東房內絕無可疑，就又問道，這西房呢，可是姓朱的夫婦住着，湘蘭聽着，心想乾媽果然料得不錯，這問的人一定拿着戶口簿子呢，隨聽趙媽媽答道，不錯，是朱嫂兩口兒，另一人叫道，你快叫他們開門，趙媽媽諾諾連聲，似乎走過推着房門，口中喊叫朱嫂，但是房門本只虛掩，一推就撲的開了，趙媽媽自己搗鬼道，朱嫂怎麼忘記關門咧說着走入房中，便有皮靴聲同着走進，趙媽媽走近裏間門口，就住步叫道，噫，們他睡得真死，還沒醒，湘蘭聽皮

外間走近裏間門內，嚇得一顆心要跳將出來，每聽靴聲一震，便覺跳動喉嚨一下，身體也似乎僵了，想動也不能，這時房中一陣寂靜，似

正在向炕上注視，湘蘭知道這是千鈞一髮，生死分界的當兒，謹，過了須臾，忽聽門口皮靴聲一響，湘蘭以為他們要向炕

，那知靴聲一動，許多靴子隨着都響起來，隨聽有個山東口舅子，小兩口真睡得香想是前半夜練他媽的雙刀破花槍，練過

俱都大笑，接着步聲歷亂，都往外走去，到了院中，還聽趙媽媽說：

坐會兒咧，也沒喝盃茶，說完也沒聽見有人理她，只聽一擁出門，趙媽

上，對鄰的門又敲得亂響了，這時屋內的何鵬，知道大難已過，直如死後

被窩中使了個鯉魚打挺，便坐起來，但忘了腿上有傷，這一劇烈震動，猛覺痛入骨髓，忍不住切齒呻吟，湘蘭却因方才神經過於緊張，及聞官人走去，心裏猛然一鬆，便要坐起，不料何鵬又號叫起來，這一下比方才官人進來時還驚得利害，幾乎剛返竅了魂兒又給嚇跑，只疑房內還有官人，把何鵬捉住，他才如此哀號，倉卒惶急之中，那裏容得思索，她霍的一躍而起，翻身便把何鵬抱住，厲聲叫道，你們捉他，就帶我一同見李棲梧去，叫着只見眼前並無他人，只何鵬一個，皺眉咬牙的手抱大腿，才明白自己弄錯了，立時羞得頭上蒸響，耳根烘熱，眼中亂冒金星，急忙放了手，轉身跳到炕下，把被子都帶落於地，恰見趙媽媽帶着滿面驚恐，走進來着急

道，官人並沒走遠，還在對面，你們怎大呼小叫，湘蘭倉卒無話可答，何鵬這時似已深深領悟了湘蘭的關切，只不解她喊的話是何意思，更不解爲什麼她要見李棲梧，當時料難詢問，便把這疑團存在心中，及見趙媽媽進來責問，忙迎頭答道，是我起得猛了碰着腿上的傷，痛得一叫，李小……妹妹只當官人又來捉我，也嚇出了聲兒，趙媽媽聽了，笑向湘蘭道，孩子，你沒聽見我關門，把兇神都送出去了，屋裏怎會有人，湘蘭聽何鵬的話，明白他是以深悟自己所喊兩句話的意思，才替自己瞞上，未向乾娘直說，由此更可見他是有心的人，想着不由看了他一眼，又自嘲道，也糊塗了，趙媽媽嘆息道，你一個女孩兒家，這還不難爲你，現在大難已過，尋救人救到底，作成天大的陰德事了，何鵬你可不能忘了你妹妹的好處，何人，從今天起，就算乾娘和妹妹的了，我沒法表示感激，古語說，大恩不言來吧，湘蘭方欲答言，又想起方才他自誓之言，便……友，還可算是過大陰……

這，你也不用下地，就在原窩兒放心大膽睡吧，何鵬

就應着道，乾娘請安歇吧，妹妹明天見，趙媽媽和湘蘭就替他帶上門，

來，回到東屋內，又談了會微倖脫險的經過，才一同睡下，說來也是世間冤

，多半湊巧，趙媽媽因自己妙計成功，中心慶幸，又加新作了這件好事，精神

愉快，躺下便睡着了，湘蘭却因神經震動過厲，一時未能恢復常態，再加回想方才

山

與何鵬的一番離奇遇合，不禁由他的隱秘心情，發生了許多的思索，心中一陣動蕩

，一陣淒冷，一陣羞恥，一陣悲哀，她想想自己既和家庭斷絕，又與喬氏分離，如

今一身飄泊，確已成了沒有着落，沒有拘管的人，此後雖然孤苦，倒也自由隨便，

想死想活，或嫁人，或出家，都可無掛無碍的自作主張，方才何鵬那樣暗示，固然

感恩報德應有之舉，但爲自己着想，似乎未嘗不可接受他的好意，何鵬所作所爲，

實是個有出息的男子，再看他一言一動，心地也自光明，我倆又同是天涯淪落人，

若是結爲終身伴侶，定然從同病相憐中，發生幸福，保持愛情，何況還有這一層救命作保障呢，不過我自受喬志雲打擊以後，此心已冷如冰雪，自己立誓永不接近男子，自尋苦惱，何鵬這番好意，我只有辜負他了，湘蘭這樣想着，自己甚爲解脫，把以前的事看作浮光幻影，以後之境，也是水月鏡花。自己身體尙不覺置意，當然更難絕雜念，不使濶入靈府，但她的中心，却完全互相矛盾，立誓不念志雲，然而志雲的影子，一直不離開她的心頭，這時又決意把何鵬的請求，付諸一笑，不加理會，然而何鵬所說的真心話，好似灌了留聲機，放在她耳邊，反覆唱個不休，故而她雖然疲乏，却展轉反側，永不入寐，過一會又有何鵬在西房中的低嗽聲音，被晨風傳送過來，湘蘭知到他至今未睡着必在那裏想念自己，和自己在這裏想念他一樣，想到這裏，忽然醒悟，不由自己責問自己道，我爲什麼在這裏想他呢，立時非常，把頭兒縮入被裏，許久才睡着了，似睡想得很遲，竟而醒得也

十點多鐘，她作了一個夢，夢中仍是昨夜光景，好怕自己和何鵬

搜查的人又來了，却不是軍警裝束，個個都像戲台上的大

裝，手中都握着洋鎗，這夥人進屋，便要細綁何鵬，趙媽

們打了交手仗，自己也不知從那裏生的勇氣，那裏來的力量，

向外逃跑，跑了半天，到一座大樓前面，回頭見趙媽媽也跟來了，

進到一室，把門鎖上，方才喘息，不料官人們已追來了，在外面推門不開

重物來砸，湘蘭眼看屋門已被打開一道縫隙，就在驚恐中嚇醒了，醒後揉了揉眼，

心境尚在迷離，忽覺那房門聲音，似乎還在耳邊，砰砰聲不絕，她幾乎重又墜入夢

中，但稍一清醒，悟到才由夢中醒來，只是那聲音確仍在耳，凝神細聽，才聽出外

面有人敲打街門，不由暗叫奇怪，自己睡中被兩門聲驚醒，怎麼醒後恰聞有人叩門

，倒好像我被這叩門聲驚醒似的，這夢可作得奇怪啊，其實像湘蘭這種情形，很是

常見，只於是精神感應的道理，並沒什麼神秘，譬如我們睡覺被燈光照着，就許夢

見大火，睡中受到寒冷，就許夢見赤身雪地走路，湘見只是正作着夢，忽被敲門聲

傳入神經系統，夢境就轉入叩門的事，外面敲門一下，她心中就聽見敲門一聲了，

且說當時，湘蘭心中還留着夜中餘悸，初聞叩門聲，自有些驚恐，繼而想到未必仍

是官人，且到外面看看，再作道理，就不驚動乾娘，悄然下坑，開門走出，到了門口，就揚聲問誰，外面有人答道，請問你老，有位李小姐，可在這裏住麼，湘蘭一聽這人說聲很熟，眼珠一轉，已想出是喬宅老僕王升的口音，隨即憶到昨日乾娘曾說，有個僕人模樣的老頭兒，在門外張望，並且向她打聽主人姓氏，當時何鵬還疑是追緝他的官人，這時才明白定然就是這個王升，只是王升何以知道我在這裏，必是前夜我由喬宅溜出來時，這王升看見，便暗地追隨，看明我住在這裏，回去報告，今天又復前來，想是奉命接我回去，我和喬志雲業已陌路，怎能還弄這等牽扯，只可說謊擋他回去也能，想着就道，這兒姓趙，沒有這麼個李小姐，話未說完，只聽外面王升叫道，李小姐，愁別哄我，我早聽出愁的語聲，您請開門，我奉老太太的命，接您來了，湘蘭心想既已被他識破，不如爽性對他說明我的決心，教他帶信兒回去，使喬夫人絕了指望，從此免却糾纏，便把門開了道縫兒，向外一看，只見王升正當門而立，他見門開了，就要推門走入，湘蘭喝住道，你別進來，就站在那兒，聽我說，你回去告訴喬老太太，我已經跟喬家斷絕關係了，請她不要再念記我

，我主意已定，寧死不能改變。你回去就這樣說，王升聽了，似乎吃了一驚，叫道：「小姐，您這是爲什麼，老太太從前天您走了以後，急得坐立不安，幸虧我探知你的下落，老太太才安了心，昨天忙不迭就要親自接你來，因爲……，湘蘭攔住道，你別說了，說什麼也沒用，快回去，王升道，小姐，我可不敢傳這話，担不起這沉重，你同我們少爺說吧，湘蘭聞言愕然，方說出你們……二字，王升已把身向後一閃，只見在門旁赫然立着個喬志雲，先前湘蘭只顧王升說話，沒向兩旁瞧看，這時突然看見不由心中亂跳，兩人目光一對，志雲已趕上一步，叫道，姐姐咱娘請你回去呢，湘蘭望着志雲，見他面容憔悴，神情慘淡，方覺心中有些悽惻，但又看他眼泡帶着紅腫，似乎曾經哭泣，不由想起前夜他爲月娟痛哭，不顧自己難堪的情形，心想他既對月娟那樣情熱，此番前來，定是受母親逼迫，無可奈何，大約口說接我回去，心裏未必不怕我真個的回去，想着立刻把微熱的心，又變成了冰冷，忙把門一推，只留了寸許的縫兒，張口向外說道，你是有太太的人，不要胡亂稱呼，我跟你毫無關係，你接我幹什麼去，你請回去吧，說完猛把門關上，插了橫栓，身體向旁

一閃，却不離開，仍聽着門外聲息，隨聞外面又連連拍門，志雲的聲音連叫着姐姐你請出來，容我說一句話，湘蘭只咬牙不應，過了一會，外面不拍門了，只聽志雲低聲嘆道，這可怎麼好，她只不理我，也不容說話，停了半晌，才聽到王升答道，我看還得老太太親身來一躡，要不然簡直沒法罷，志雲拍手道，對了，咱們就回去請老太太，王升道，還得請老太太快來，若工夫長久，怕她又躲到別處，就不易再找了，志雲說道，對對，快走，說着便聽二人走遠，湘蘭知道二人走了，忽顫微微向後退了兩步，舉手搔着頭髮，仰天嘆了一聲道，完了，猛聽身後有人笑道，完了麼，完了正好，湘蘭大驚回頭，見趙媽媽正立在東房門口，招手笑道，來吧，好姑娘，你這件事作得好，我都聽明白了，喬志雲也應該撞這麼個硬釘子，省得他再小看女人，這一來他算死了心，你也解了氣，這才叫快刀切脆瓜，真教痛快，湘蘭搖頭道，還不能痛快，麻煩就在後面，志雲回去，就把他母親搬來，喬老太太待我極好，她來了，我怎能也把她關在門外，只要她進來對我一說好話，我真沒法兒翻臉無情，這可怎麼辦呢，趙媽媽也皺眉道，這倒是難題，喬老太太那樣年紀，倘若

說到分際，給你上下一跪，你可怎麼對付她，難道就拚着一輩子受氣忍辱，真跟她去麼，湘蘭道，我是寧死也不進他喬家的門，可是您料的真在禮上，只怕她軟磨苦央，就要了我的好看，說着只叫怎麼好，在滿院亂度，趙媽媽也想不出妙法，正在替她着急，湘蘭走到西房窗下，忽然拍手叫道，我有主意了，趙媽媽問道，什麼主意，湘蘭道，我先不能細說，您且跟我進來，一看就明白，說着拉趙媽媽進了西房，直入裏間，見何鵬還在熟睡，就拍打炕沿，將他驚醒，何鵬睜眼，看見她們，忙要坐起，湘蘭擺手道，不要起來，還躺着，聽我說話，大哥，我夜裏救了你的命，你現在可能幫我一點忙，何鵬怔怔的道，成成，當然成，你要我怎樣帮忙，就是赴湯蹈火，我也願去，湘蘭道，全用不着，我只要你還在炕上照樣睡覺，無論有誰來，也不許你動，我無論作什麼事，你也不許問，你可以答應麼，何鵬道，當然答應，不過你是什麼意思，湘蘭道，我已說過不許問了，你再問就是不肯幫我，何鵬不敢復言，只點頭表示完全從命，湘蘭道，好，你仍舊睡吧，幾時我叫你，你再醒，何鵬應聲，就又閉上眼了，湘蘭把被子整理整理，仍弄成夜中趙媽媽所創一宅兩院

的格式，收拾好了，才問趙媽媽道，你明白了嗎，趙媽媽點頭道我知道，你是照方也吃炒肉，不過意思不一樣，你是借這個陣式，把喬家母子擋回去，教他們永遠死了心，湘蘭道，對了，等他們來時，還得進去開門，她一問我，您就把這屋子指給她，教她們走進來一看，大概連話也不必說一句，撥頭就走了，趙媽媽挑着大指道，好主意，可是也虧我擺下這個陣式，本爲救何鵬的命，那知又救了你的急，說着忽聽外面大門敲響，趙媽媽吐舌頭道，好心急的人，來得真快，湘蘭連忙上炕鑽入被中，面向乾娘擺手，趙媽媽這才走將出去，這一開門，不打緊，正是，床頭景幻，才看偵騎回車，洞口雲迷，又阻漁郎路，這且不提他三人定計哄騙喬老夫人，反回再說在馬禿子變亂後的第五天，天津地面秩序，已完全恢復，帥府的解嚴佈告，已煌煌的貼在街頭，李棲梧本想捉回刺客何鵬，將功抵罪，以求保固祿位，却作夢也想不到，何鵬竟因他女兒的保護，得脫羅網，因此他自搜查多日，幾乎把全城都給翻個過兒，那何鵬仍是鴻飛冥冥，弋人奈何，這日帥府一佈告解嚴，他只得自認失敗，放棄了最後的希望，進府去報告，何鵬遍尋不獲，想已遠颺，當時被呂大

帥臭罵了一頓，他還忍羞忍恥，不肯言辭，到底自討沒臉，出府以後回到廳中，不大工夫，便接到褫職諭令，他才知到了山窮水盡，無可戀棧，垂頭喪氣走回家中，等候交代後任，家中妻妾僕婢，自然都遣了劫數這且不提，再說大帥府中的善後情形，經過這次變亂以後，馬禿子的一派，已然消滅，呂大帥對於這非嫡系軍隊，本不愛惜，自然並不急於補充，惟有新出的兩個要缺，一個是帥府衛隊旅長陶開遠的遺缺，一個是警察廳長李棲梧的遺缺，一是關係大帥安全，一是關係地方治安，任大責重，一日不可虛懸，但是人選問題，却是大費斟酌，一則因陶開遠李棲梧二人荒棄職守的前車之鑒，一則由於馬禿子的教訓，感到人心難測，萬一付託非人，更恐患生肘腋，不堪設想，因此帥府的主腦人物，爲這兩個要缺，曾密議了數日，直到下令罷免李棲梧這一天，尙未議得結果，這會議的中心人物，仍是郭馨夫，賈奎忠，朱玉堂，梁保粹，幾個人，而以梁保粹郭馨夫爲主腦，說來梁保粹真是神通廣大，她雖然是這次釀亂的罪魁禍首，幾乎因她一人，弄壞了呂家兩省江山，而且國人皆曰可殺，呂大帥也預備犧牲他了，後來雖然事機一轉，使他絕處逢生，在衆

歌 舞 江 山

人以爲呂帥既已知道他的非惡，縱不治罪，也該失寵了，那知在亂後數日之中，他不知對呂大帥施了什麼法術，說了什麼言語，呂帥竟似忘了他過去一切，又把權

仍交給他，並且言聽計從，一如往昔，梁保粹也似忘了過去學

威作福起來，郭雲夫向來和他是一對冤頭，雖然郭雲夫曾

保粹尙茫無所知，小人之交，本以利合，這時梁保粹既

仍舊貫，和他朋比爲奸，二人素知呂大帥脾氣，向來自己

作精明，表示不聽別人主張，所以他們每逢想要慫恿呂帥

妥當，設法把這辦法灌入呂帥腦內，再隔一天這辦法就變

發表出來，而實際却作了他們的傀儡，這時梁保粹知道新

要缺，後任人選，極關重要，呂帥必然有所諮詢，就

全家，悟到自己樹怨已多，性命時有危險，後日中

雖有大帥護庇，但這衛隊旅長若是馬禿子一

捉熬，而警察廳長掌管地方，關係自己身家

必須忠於大帥，還是次要，而求其善於自己

的人，必不出於現任的師旅長，而這師旅長中，

，任用何人，真難決定，但是終要自己先行選定，

萬一大帥竟派了自己仇人，那可如何是好。梁保粹爲“

，只得向郭雲夫求計，郭雲夫深知他的私心，就搜索枯

法，就是先選了幾個有繼任資格の旅長，作一番試驗，另

作他不堪梁保粹的尅扣，同情於馬禿子的行動，整要舉

個旅長加入，共同行動，却要把理兩說圓滿些，例如只要

，並且只待梁保粹出外加以暗殺，並不登陸請旨，等等

看那些旅長怎樣表示，其中嚴屬董絕，不肯相和的，必然

繼任的人，向大帥設法推薦，務求成功，以後還可引我

作亂，與我們爲仇的，也可由此明白他的心跡，從此嚴加防範，再俟機排除，郭雲

夫這個主意，本不算十分高明，但在好弄機巧的梁保粹聽了，以爲却是神機妙算，

決意照此行事，郭審夫又勸他索性把這計畫對呂大帥說明，可以直截痛快的排除異已，不過對大帥祇要說試驗期中是否尚有人包藏禍心，圖謀叛亂，並由此選拔忠義之士，好付以保衛師府，和維持治安的責任，大帥被馬禿子鬧得對部下頗有戒心必然聽從，祇要他答應了我門行事總可以便利，不過主試的人，却要尋個同黨，試驗時仍用清君側的原題，但若試驗出有反對梁保粹的人，豈不較爲痛快，梁保粹本來早把呂帥脾氣摸準，料着思此獻議，正中呂帥猜忌畏怯心病，必然能邀允許，就和郭審夫詳細商量了進言的方法，亂個機會，進內庭對呂大帥一說，果然呂大帥正因馬禿子這條魚，攪得滿鍋都有腥氣，又爲警衛兩處人選發愁，精神非常不安，一聞梁保粹獻此兩全良計，竟忘了這樣欺詐見賊辦法，不成體統，且將使人離心，反認爲適合需要，實確可行，於是又請來郭審夫，共同商議，結果選定了幾個旅長，江漢生，郎太化，胡楚天任緬壽等人，作爲被試驗的對象，至於主試的人却大費斟酌，因爲必須要個色彩不大鮮明，與呂既非嫡系，和梁保粹又素少瓜葛的人否則便爲他人所疑，不能達到目的，研究半天，並沒有適當人選，還是郭審夫心靈，臨

時又獻議教楊汝璉行回苦肉計，暫把他的第二師長職援，改委別人，降調他作暫編師長，可以宣傳梁保粹因兵變時他的部下救援不力，以致全家被馮禿子所害，故而向大帥進讒，把他降調，這樣一辦，外人自會深信楊汝璉，反對梁保粹確有原由了，暗地却楊汝璉說明內幕，並許另有酬勞，他自然樂於從事，可憐呂大帥祇由着羣小撥弄，並不顧這樣輕舉妄動，貽患無窮，就如此議定，梁郭二人自去分頭進行，這且不表，祇說呂大帥既定此議，好像得了什麼長治久安的大計，心裏非常高興，回至內庭，進七姨太太胡素媚房中吸烟，因為呂帥素信素媚有識，常同她談論大事，這時在閒談中間，不由便把這件事說將出來，素媚因為將領中頗有她的私黨，心中關切，便問明個中詳情，以及被試驗的人名，及結果有自己親信的江漢生在內，便想給他送個信兒，教他在被試驗時，故意裝得忠勇激發，由此便可博得大帥信任，倘若真隲了衛隊旅長，好處更是勝不可言。想着便暗打主意，素媚心思最細，知道此事機密非常，自己既不便由帥府給江漢生通電話，寫信又怕落痕跡，更不能在這時候親赴江宅，只好尋個秘密地方借打電話，於是就想到妹妹月娟家裏，等

大帥吸完烟，陪着用過晚飯，就借着上大仙戲院觀劇爲名，坐汽車出府，直奔月娟的新宅，到宅門外，將車停住，素娟猛瞥見門外立着個人，似乎見汽車開到，立即躲到一旁一恍就沒入黑影之中瞥然而隱，素娟以爲是過路行人，也未注意，便下了車，門房僕人聽得喇叭聲，早趕出來開了門，素娟直走進去，因爲僕人是胡宅帶過來的，便問二小姐可在家，門房回答正在樓上，素娟便走入上樓，直入起居室中，見月娟獨自一人，坐在大躺椅上，旁邊立着隻德國古典派的落地燭台式高座燈，在乳白的柔光下，照見她仰着脂粉不施的清水臉兒，正在看書，玉膚微黃，蛾眉淺蹙，一雙星眸，因爲目眶微青，顯得眼兒有聲回陷，似作深思，神采一點不似往日飛揚，而且身上只穿件淺綠色素絨睡衣，更顯得暗淡，素娟見她這般光景，而且當這時候，竟只一人獨坐，不見她的可人志雲陪伴，不由暗自詫異，月娟聽得履聲，抬頭看見素娟，就放了書，面上倏現笑容，盈盈起立，叫聲姐姐，就走過抱了一抱，携着手同坐在沙發上，素娟道，妹妹是病了麼，自從鬧了這回亂子，我因爲府裏嚴了門禁，出入不便，也沒出來看你，你也沒讓我去，只前天你打電話問候我，聽你

鼻子好像傷風似的，問你只說有點小感冒，現在看你臉上氣色很不好，也瘦了許多，這場感冒別不輕吧，月娟聽了，搖頭笑道：「沒有什麼，只涼着點兒，鬧了兩天，吃了劑藥，已經好了，素娟道，前天電話也沒得細談，除夕鬧亂那夜，你和妹夫都在那裏，可曾受着驚恐，月娟眼珠一轉，淡淡答道，我和志雲都在家裏，並沒出門，好在馬禿子的亂兵，不從這南城經過，所以一點沒有受驚，只於悶得難過，又擔心你和呂大帥，別提多麼着急，和志雲直在樓頂晒台上站到早晨，我就在那時候感冒風寒的，到元旦午前，才得了消息，知道馬禿子叛變已然平定，帥府平安無事，我才放下心，可是一回臥室，就頭昏眼花，病倒床上，也沒得去問候你，前天病好了些，才給你打電話，素娟因不知月娟近日所遭的情海風波，所以聽了他這一套謊話，毫無疑惑，就問了幾句害病詳情，隨即提起變亂之夜，帥府被擾情形，以及近日所發生的事，李棲梧已被免職，月娟想到湘蘭，莞爾而笑，素娟忽然問道，我進門見你只一人在房裏，就想問妹夫，却爲你的病絮叨了半天，把他忘了，他難道這麼早就睡了覺，怎不見面兒，月娟從姐姐來時，就已打點好回答的話，見問便道，

他出門上皇宮戲院看戲去了，素娟道，你的病才好，他怎這樣大的戲癡，把你冷清地拋在家裏，自己出去玩，月娟笑道，是我逼他出去的，這幾日他伺候我的病，一直悶在房裏，我看他精神也不大好，恐怕悶出毛病，今兒恰巧已解了嚴，從進這正月節裏，皇宮戲院今兒第一天唱，夜戲是梅蘭芳余叔岩的慶頂珠，案目老袁給送了包箱票來，我就強逼志雲開心去了，素娟點頭道，這就是了，我說呢，你倆這樣恩愛，他怎會教你自個兒冷清，月娟聽了恩愛二字，覺得刺心，鼻頭一酸，自料眼圈必然紅了，恐怕被姐姐看破，急忙裝作取煙上紙烟，背過身去，素娟立起道，志雲大概總得半夜回來，我也不多坐，這就得走，先打個電話，說着就先關了房門，然後走到屋隅，拿起電話耳機，撥了江漢生住宅的號數，叫通了，請江漢生說話，把呂大帥和梁郭等人，所計議以試驗要員人選的辦法，詳細說明，又告訴了內定被試的人名，教他善自爲計，江漢生那邊不知說些什麼，料想必是感恩戴德的話頭。月娟在旁，却把姐姐的言語聽得明白，心中暗自盤算，素娟說完，放了耳機，又對月娟把這件事略加解釋，月娟心內十分緊張，但表面上只裝着漠不相關，唯唯諾

諾，素娟又坐了一會，便告別要走，月娟挽他稍留，素娟道，我若不爲給江漢生送信兒，今天還不能出來，你不知道這幾天我們又變成鼎足三分了，本來從打……：說那伸出四個手指道，這個賤貨出了冷宮，又得了寵，我和她暗鬥，已很費心思，那知從除夕以後，大帥好像嚇了那一次，只鬧着要靜養，居然到三的二房裏住了兩夜，這一來，三的好像得了臉，這兩天直有點要成精，大帥昨兒才又到了我房裏，我怎能不防着那兩個賤貨，下工夫把着啊，你別留我，明天進府去瞧我不是一樣，說着反笑道，我忘了，你也跟我一樣，未必勻得出工夫來，那麼過幾天再見吧，月娟只笑着不語，送她出門，素娟因她病體初愈，推回房中，不許相送，自己下樓走了，月娟怔怔立在房門口，聽那鐵門開闔，和汽車鳴鳴之聲，須臾復歸靜寂，知道姐姐已經走了，才重仰在大榻椅上，痴思一會，忽地嘆喏一笑，自語道，姐姐這次來，直是給我送來一條妙計，這妙計可太絕些兒，未免對不住姐姐，還得害許多人，不過我這口氣是嘔定了，說着啞了一聲道，志雲的母親，把我看成仇人，志雲固然愛我，可是有他母親那樣看着，他未必不覺着我是一個狐狸精，迷住他的心竅，銷

磨了他報父仇的雄心，你們母子把我胡月娟看錯了，這次我作出來，給你們看看，不用你們費力，我自己一手把老呂毀了，給你們報了仇，那時再看是李湘蘭好，還是我胡月娟好，你們跪着來叩謝我，求我回來的時候，我再問喬老太太，胡月娟是你家仇人，還是恩人，可配作你喬家媳婦，再教志雲仍去尋他的湘蘭姐姐，要把他折磨够了，我才吐口兒呢，可是若把老呂毀了，我姐姐豈不跟着受害，我看姐姐對老呂本沒愛情，即使老呂死了，姐姐手裏已經有錢，還能另選個好男子作丈夫，享後半世的幸福，至於我自己呢，現在自是沾了老呂的光，才能安富尊榮，老呂倒後，是否不連帶受累，是否準能得到志雲的長久愛護，不致落到弄巧成拙，變福爲禍，也就顧不得那麼多，想不到那麼還了，我本自知是倒行施逆啊，可是倘若真由我一人手裏毀了老呂的基業，報了志雲的冤仇，真可算能以自豪的事，只是老呂也真是倒運，我和志雲母子負氣，和李湘蘭爭勝，本是極小的問題，都知竟因此牽連到他的百年基業，兩省大局，倘我真能成功，老呂這份兒冤枉，可實是古今中外所未有，不過他作惡多端，也許上天假我的手，給他報應，要不然我怎麼能想出這樣的

妙法兒呢，月娟正在像發神經似的，自言自語，忽由門外走進了看門的張升，向月娟垂手稟道，回太太，老爺又來老，從天夕就在門外打轉，直到方才，大帥太太來時，老爺才走，我因受了太太吩咐，不許老爺進門，在大帥太太進門時，我還怕他跟着擠進來，幸而沒有，老爺一見大帥太太汽車開到，倒躲走了，月娟聽着，明白他所為老爺，便是志雲，不由想到這樣冷天，害他犯風冒凍守在門外，直是可憐，但轉念到自己所定大計，就得狠着心腸，向門房說道，好，你還得加小心，若被他溜進來，一定趕你滾蛋，門房諾諾而退，原來月娟除夕夜在喬宅聽了喬夫人教子的言語，又見着她母子對待湘蘭的情形，一時傷心負氣，就說出退讓的話，及見志雲痛哭，心已稍軟，恰巧衆人因窗上火光照耀，失驚出去觀看，湘蘭趁機溜走，及至喬夫人發現湘蘭失蹤，喊叫起來，志雲在房中聽見，也自跑出，他母子都想到湘蘭一個弱女，冒着外面的槍林彈雨，出去亂闖，將有性命危險，都萬分焦急，喬夫人更因愛惜湘蘭，關心太切，竟忘了面前還有胡月娟，力逼志雲出去追趕，尋覓，志雲這時也因念湘蘭出去的危險，不暇思想，就跑了出去，這本是很自然的行動，莫

說湘蘭和他本爲夫婦，即使是不相干的人，遇到危險，也該捨身往救，但是立在反對地位的月娟，因爲妬嫉關係，竟失去理性，並不想喬夫人所以着急，志雲所以狂奔，只是因爲湘蘭身入險境，倒只想他她母子終是愛重湘蘭，故而如此關心，志雲聽得湘蘭走了，如飛追去，可謂深情流露於不自覺，他眼裏那還有我，由此看來，方才痛哭，也是假裝着敷衍我了，月娟這樣一想，那裏忍耐得住，就一直往外走出，喬夫人看見，急忙追喚，月娟不理，三脚兩步，已到了外院，這時志雲已出去半晌，而老僕王升，也早已自動的追趕湘蘭去了，月娟一路無阻，走到門房，喚出車夫，一同出門，就上了汽車，立命車夫開走，喬夫人追到門外，月娟的車已走遠了，這時叛兵已然去攻帥府，路上連警察都絕了跡，只趁火行搶的土匪尚在活動，月娟命車夫冒險開回家中，居然途中無阻，一直到家，月娟進門，先自哭了一陣，心中灰冷，而又怨憤，直想真個實踐自己的約言，和志雲永斷葛藤，從此離異，但也不能教湘蘭得意，自己總得設法蹂躪她一下，以洩今日之憤，當時自己決定這樣辦了，但是時光老人，最是排難解紛的好手，世上許多大事，都可以被他解釋得由大

化小，由小化無，月娟初回家中，憤恨不已，直有對志雲誓不相見之勢，及至經過一夜思索，漸漸氣平了些，又因乍嘗婚後孤眠的滋味，寂寞之間，不由想起志雲的好處，既然想起他的好處，自己不由便恨意漸消，嫉心漸萌，對他生了原諒，以爲志雲處在那樣局面，上有母親以大義責備，下有湘蘭以舊情引動，他當然心意慌亂，不能圓滿應付，細想他對我並沒有冷淡的表示，輕蔑的行爲，只於當着她們，未會對我特別偏袒，可是他聽了我退讓的話，情急而哭，那情意也就很可感了，至於最後他拋下我不管，出去趕湘蘭，雖很教我難堪，但他一也是半受着母親逼迫，一面震於湘蘭危險，才不暇思索的追出去，過後見我走了，未必不十二分懊悔呢，這是月娟到第二日心氣稍平時的想法，對志雲已大半諒解，直有意設法轉圜，使他歸來重溫舊夢，但又想到那夜自己負氣表明退讓，怎好輕易食言，把跟頭栽給湘蘭，而且自己走後，志雲若把湘蘭追着拉回家去，在喬夫人主持之下，勢必仍認她作兒媳，同時也爲她留住志雲，不放出門，或者進一步，使他二人從權合房，以安志雲的心，也未可知，難道我還用勢力欺壓，把志雲強奪回來，那可太沒味兒了，再想

山江舞歌

三卷

夫人背地批評自己的話，直把我當作報仇的障礙物。也等於他家的仇人，這真太屈枉我心，我自嫁了志雲，就已和他同心共命，及至第一次聽到喬夫人教訓志雲，更生了同情的心，我想帶着志雲上進，等到羽毛豐滿之日，再助他實行報仇，但是他們一點不知我這片血心，倒把我當作外賊似的防備，如今落到這步田地，我一賭氣，就得跟他母子絕情斷義，並且給他們樣兒看，可是我實捨不得志雲，若沒有他我，一世就算完了，但是跟他復合，却又大有問題，若動勢力壓迫，固然手到擒來，可是那種無味的事，我不願再作第二次了，何苦教志雲把我看成惡霸似的，而且旁人，也笑我無恥，仗勢力搶男人，我必得另想個法兒，教志雲與他母親知道我的真心，自動前來謝罪，志雲也拋了湘蘭，死心踏地的愛我，更教外人看看，我胡月娟並不會胡鬧，也能作出男子作不出的事，月娟這一打算，於是想到志雲母子所生的心，在念者只是復仇，所以愛重湘蘭厭恨自己的原故，也就是因爲自己是仇人的親戚，我若自己能把老呂毀滅，作她母子所不能作的事，我竟替他們辦了，他門本把我當作仇人，而我竟反替他毀了仇人，那時他該怎樣想，管保喬夫人跑來央求我還作他

兒子媳婦，那時我再把舊話提起，定要喬夫人親自打了自己的嘴巴，要志雲給我跪一天，我才順過這口氣呢，但月娟空自這樣打算，老呂擁着兩省地盤，數十萬軍馬，憑她一個赤手空拳的女子，想毀掉他，真是談何容易，那知月娟實是個奇女子，胸中富有韜略，又加自從知道志雲心事，發生助他復仇的意念，就常常暗自盤算，心中已稍有成見，這時又因鐘情和負氣兩種力量鼓動，苦心焦思，居然被她想出了眉目，就守在家中，仔細籌畫，預備把步驟佈置停妥，再出去實地進行，於是數日不出大門，只靜坐凝思，她又料着志雲或者難忘自己舊情，回來纏繞，應該如何應付，想了半天，決定自己既已定下這條大計，還是姑忍須臾，求個揚眉吐氣，一勞永逸，不要小不忍而亂大謀，就切實叮囑僕人，若是志雲回來，定要閉門不納，僕人知道月娟的脾氣，只有從命，那敢詢問原因，果然在正月初二午後，志雲真個來了，僕人對他說明太太命令，不許入門，可憐志雲才在貧民窟內，受了湘蘭欺騙，見她與男子同床，不但認她已失身他人，並且連帶想她這些日獨身在外，必然久和這男子發生關係，於是灰心氣短，倏然歸家連喬夫人也無以慰他，志雲因湘蘭已負了

山江舞歌

三卷

自己，更自想念月娟，強忍了兩日，到初三午後，可再忍耐不住，就偷溜出門，喬夫人雖然看見，明知他是去投月娟，也不能攔阻，任其自去，那知志雲到了自己的公館，竟吃了閉門羹，任怎樣對門房央求感嚇，終是無效，只得回去，但他終不死心，仍常到門外徘徊，希望見着月娟，對她細訴苦衷，但月娟因知志雲時在門外逡巡，就更深藏不出，到素娟來的這日，志雲正在門外，遙望樓窗中的燈光人影，見汽來了，方才避去，月娟這幾日在樓中，已把大計籌劃到十分之九，即尙缺少一步要着，未得完成，好似下棋好手，佈算一局，全盤都定，只差一個子兒，不能決定，恰巧素娟爲給江漢生送信，來到這裏，月娟聽她對江湖牛訴說的話，忽動靈機，立刻把那棋中未定的那一着給想定了，及至素娟走後，他又盤算半晌，門房進來，報告志雲行蹤，月娟揮門出去，凝眸想了想，忽地微笑道，我真佩服自己，居然想出這樣絕着，大約老呂真個氣數已終，要不然怎恰巧有這些好機會，供我利用呢，這也是果子不爛，不會生蟲，他這樣果子爛的地方太多了，又自語道，志雲你且委屈些時，我終久是你的，至多三四個月，咱們就團圓了，說着立起在房中走了幾步

，走到東面窗前，這窗子下臨巷，就是除夕那夜，志雲因聽見行路的小孩兒想念母親，大受感動，立逃回家，就是這窗子望出去的。月媚走進窗下，忽德有低喚之聲，發於樓下，因窗子緊閉，傳聲不暢，凝神再聽，才知是喚着自己名兒，月媚明白必是志雲，在外面看見這房中燈光，故而到窗下相喚，不由的一陣慘悽，怔怔的向前進了一步，忽又倒退，搖了搖頭，就循牆根走到窗旁，使人影不落在窗上，伸手把窗帘拉嚴，才對着窗外揮手送了個吻道，親愛的，你原諒我，爲着我們的將來，這時只得冷淡你了，說完忽的轉過身，搖頭自語道，我不理他，他若天天總來，可怎麼好，這大冷的天，倘若把他折磨病了，不是罪孽，我應該想法兒攔住他，不要再來，可有什麼法兒，我又不能跟他說話，若一開窗，怕就不易教他走了，我若被他央告得心軟，弄得進退兩難，豈不自等苦惱，還是狠住心，不理他吧，就走離窗前，轉到西壁下的沙發坐了，取下電話簿翻着，用纖指指着上面一行行的字，須臾尋到胡字部的中間，手指停住不動，念道，胡楚天公館四〇七六八，隨即向電話盤上撥對了號碼，叫通之後，便聽那邊有人問誰，月媚道，我找你們胡旅長，你不用

問我是誰，快叫他來接，那邊聽話的想是僕人，好像被女子聲音所震，居然不再詢問，立刻請來了胡楚天答話，月娟便問你是胡旅長麼，那邊答道是，又問你是那位，月娟道，我的名暫且不願明說，只能告訴你，我是令妹楚芳的朋友，因為楚芳的關係，所以通知你一個要緊的消息，那邊聽了噫噫兩聲，便問有什麼消息，月娟道，呂大帥恐怕人心不穩，已派楊汝蓮施行苦肉計，假裝要圖謀叛變，來試驗軍官們的心理，你就是被試驗的一個，可要留神，倘若露出不滿大帥的意思，恐怕立時就有危險，可是你若表示忠心耿耿，立時就能陞官，我只能告訴你這些，至於怎樣應付，請你自己斟酌，說完聽那邊胡楚天諾諾的問道，是真的……有這樣的事……：謝謝你，你到底是誰，請告訴我，日後……月娟接口道，真不真你過幾日自然知道，至於我是誰，你不必問，好在我是教你們對人時表示忠心，總不是害你，你自己想吧，說完也不等他再答，就把耳機放下，微笑自語道，這一着雖是利用胡楚天，却是無形中救了他的性命，自從呂克成糟踐了胡楚芳，他就恨透了呂家父子，楊汝蓮一試驗他，管保上當，如今經我說破，他自然有計盤算，但盼他裝作得好能

把楊汝連哄信了，教老呂放他衛隊旅長，就意教老呂來調養虎自衛，第一步便成了功，那胡楚天念着呂克成的仇恨，將來到我第二步發動時他定然裏應外合，作顛覆老呂的先鋒，只是知道這消息的，只還有江漢生，衛隊旅未準能落到胡楚天頭上，好在缺有兩個，他能得着警察廳長，也是爲老呂致命之患。且看結果如何，再作道理又想第一步根已經走了，我就跟着進行第二步，這二步的風潮，却需要個製造場所，這場所不須他求，早有個現成地方，明日我就出去撥弄好了，主意打定，又把前因後果，以及日後變化情況，想了一想，不由嘆息，老呂生了個佳兒，本希望可以繼成中業，那知竟成了顛覆江山的根原，倘若呂克成尚未歸國，老呂任如何作惡多端，我也沒有收拾他的把柄。看來世上的事，真是迷離莫測，老呂信託他的兒子，怎曉兒子竟是敗家禍根，老呂起初利用我誑絡志雲，又怎知我倒以爲志雲圖謀他呢，想着見時已不早，恐怕志雲仍在窗外守着不去，只得強狠心腸，又向窗外拋了個吻，才熄滅了室中電燈，使他知道自己業已就寢，今日再無相見之望，便可自行回家，但志雲是否業已走了，抑或熄燈後還在留戀，月娟回到寢室安睡，也不能知

曉了，按下這裏不提，且說到了次日，帥府果然實行了撤還楊汝璉的命令，因而軍政兩界，議論紛紛，人人傳說楊汝璉是爲梁保粹所誦，很有同僚爲楊汝璉不平，楊汝璉本人却從這一日就轉在家，不見賓客，而且那被派作繼任第二師長賈全忠，也恰巧在早一天害病，入了醫院，所以並沒有舉行交代，一恍過了兩天，這兩天軍隊中都把楊汝璉這件事當作談料，到處都聽到痛罵呂帥昏庸，和梁保粹奸佞之輩，楊汝璉却已暗中安排，派他的幾個親信部下，素日和那指定被試驗的各旅長較爲熟識者，分頭前去延請，因爲預定在一夜內試驗完畢，好向呂帥復命，而且這種事，恐怕他們各懷疑忌，便是素有異志的，也不敢顯露出來，故而斟酌好了約會時間，和他們分別見面，俗語說小人無信，真是不錯，梁保粹雖和楊汝璉結爲私黨，托他行此秘事，但還怕他或因感情作用，有所袒護欺蒙，竟約了郭雲夫，到時回來旁聽，在楊汝璉會客秘密的隔壁隱蔽，隔耳於門，偷聽實情，他們預備停妥，到了晚上八點鐘，第一個受試驗的第二師第一旅的旅長丁振遠來了，這人本是楊汝璉直屬部下，但是由帥府直接派的，和楊汝璉並無密切關係，而且感情不和，所以楊汝璉

倒很願意他失足落阱，毫無關照之意，當時延入密室，寒暄幾句，丁振遠作夢也不知幕內隱藏如許機關，提到楊汝璉左遷的事，自然要替他發了幾句牢騷，這本是應有之談，不能作準，楊汝璉先裝作不介意的樣兒，說這是平常的事，無所怨尤，繼聽人告訴，你老兄爲我的事，很抱義憤，非常不平，我是十分感激，丁振遠其實毫沒生過義憤，抱過不平，反而倒有些羞慚，但聽楊汝璉這樣說法，只得賣點人情，就趁披兒說道，實在這事太教人不平了，聽說都是梁保粹在內鼓動的，真是奸臣在朝，忠良被害，我爲這事直鬧得兩天沒好生吃飯，楊汝璉聽說提到梁保粹，便徐徐引入正題，先罵梁保粹怎樣奸惡，馬禿子上次的行動，深可同情，可惜沒有成功，留下他這個奸賊，事後只怕我們這班替大帥賣命的人，枉有汗馬功勞，終久都得受他的害，莫說別的，只說我們這班師旅長，本來除了齋餉以外，照例還可以有很多外快，就只爲財權在梁保粹手裏，把點好處都剝削了去，害得我們人人聞窮，這氣真沒法生，只怕還有第二個馬禿子出來，楊汝璉把話逼到這個分際，只望丁振遠自動的說出，勸他舉事除掉梁保粹的話，便算收了第一功，那知振遠閃轉騰挪，雖然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你了，只看他前後變得太快，又詳細問你起事計劃，同黨姓名，就爲打聽明白了，好去出首，他那樣裝作，只能瞞你，我從他一發誓，就看出破綻了，他和保粹向沒芥蒂，何致那樣憤恨，何況他的話頭雖兇，氣却不盛呢，你不信就看，他或者這時已進帥府，也許到了梁大人家裏，可是他若沉得住氣，却要等明天察明同黨，再去獻功，楊汝璉聽了，不甚謂然，但還未出言辯駁，忽聽外面鈴響，急忙溜了出去，這次來的却是暫編第二旅長郎大化，這人却是直性漢子，久已不滿梁保粹，經楊汝璉照着原套，對他一試，郎大化立刻表示贊成，但不像任緬吉那樣激昂，只答說久蓄此志，情願合作，不過他是一介武人，沒有藉路，只能暗地部署兵卒，靜候楊汝璉命令行事，商議定了，即行辭去，楊汝璉以爲這人意態平淡，跡近敷衍，未必不內藏奸詐，郭雲夫却認定這郎大化實是真誠的幫他舉事，其意甚堅，絕非詐僞，楊汝璉只是不信，梁保粹也有些猶疑，那郭雲夫眼力真高，到了次日，任緬吉果然到梁保粹家告密，再派密探向郎大化旅部窺探，果然他已暗地贖買許多白布，裁成臂章，預備作夜間起事的暗記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當時，梁保粹和郭雲

夫在密室中，聽得外面又來了八和楊汝璉互相寒暄，知道是江漢生，便傾耳細聽，楊汝璉漸漸提到梁保粹，率口舊章，越說越有氣，拍案大罵。只聽江漢生笑道，你真不英雄，這樣背地罵人，他又聽不見，當得什麼，楊汝璉以爲他已表同情，所以用話激動，就趁勢說道，我豈止罵，還想殺他呢，江漢生道，你要殺他，好大口氣，有什麼法兒殺他，楊汝璉道，只要有人幫我，我自然有法兒，江漢生道，對大帥怎樣呀，楊汝璉道，我怎敢冒罪大帥，只要弄死梁保粹，出了這口氣便罷，咱們是老朋友，你總能幫我，說完聽不見答語，楊汝璉又道，這件事我是爲咱們除害，並非爲己，話未說完，江漢生忽厲聲叫道，楊汝璉，你莫非活够了，要我不自在麼，什麼大家除害，我知道必是因爲大帥把你降了一步，心裏怨恨，要借題造反，什麼叫清君側，馬禿子也曾這樣說，可是架上砲打帥府，我看你跟他一樣心，我姓江受大帥深恩，怎能幫你這叛賊造反，可是以前既和你是朋友，也不忍把你獻功，楊汝璉你既然生了叛心，我爲大帥安全，絕不能容你在這裏，你快收拾行李帶着家，離開這個省城，限你明天早晨動身，若是不然，我就對不起，把你的陰謀揭穿，你喪

了小命，可別怨我，說着只聽皮鞋聲向外走去，走到門口，又高聲說道，你還是別想行險徼倖，我現在出去，就給帥府打電話，教衛隊防備，再派我的一連兵守在你門外監視，我的話一言一句，你可趁早走，說完鞋聲窸窣，漸漸走遠，楊汝璉好似赫呆了，聲息都渺，隨見他推門進來，向梁保粹苦笑道，二哥，瞧你賞我的好差使，無故的挨了這一頓窩心罵，還要驅逐出境，郭寒夫道，想不到江漢生這樣骨鯁，行事也大有道理，他忠於大帥，破壞的你陰謀，可是又願着朋友，不肯害你，只逼着你走，還怕你挺而走險，又說明他的佈置，教你不要妄想，這人真是有智有勇，又忠又義，我以前真失了眼，小看了他，楊汝璉叫道，你且別誇他，也替我想，梁保粹又道，少時我進府報告，先去對江漢生說明原由，他就不會再監禁你了，楊汝璉鼓着嘴道，反正他算走好運，罵我一陣，不是吃師長餉的衛隊旅長，就是發財的警察廳長，反正準有一份兒，我這費力挨罵，丟人現眼，爲的什麼，梁保粹道，大帥當然不會白了你，楊汝璉搖頭道，什麼白不白，反正是這一回我算嘗够了滋味，下次再遇這種事，就陞我八級也不幹，幸而只還有一個，就功行圓滿了，梁保粹

道，只剩了一個胡楚天，那小子量頭量腦，容易對付，準得和郎大化一樣，楊汝璉道，但盼如此，多毀兩個倒楣的，也替我解恨，說着外面雷鈴又響，楊汝璉忙跑出去，須臾迎着胡楚天進來，胡楚天舉止粗豪，向來不拘禮法，一進屋中，便坐在迎門的椅上，和楊汝璉說話，因為坐的地方，離着通隔室的門太遠，所以梁郭二人聽不真他們說何言語，過了一會，忽聽胡楚天大聲叫好，又哈哈大笑，楊汝璉也笑，梁郭二人以為果然不出所料，胡楚天胡被楊汝璉說得投機，表示同意了，那知笑聲未已，忽然拍的一響，肉聲清脆，隨聲楊汝璉高聲叫道，曖喲，你怎麼打我，一語未終，又聞咕咚噹啷，似乎踢翻了桌椅，胡楚天聲震屋瓦的喊道，好小子，你真想造反哪，還想拉胡大爺下水，你可大瞎眼了姓胡的殺人放火，啥壞事都幹，只不會忘思負義，小子別做媽的春夢了，你今兒不找別人，單跟我商量，看我是那種人哪好小子，我教你認識認識，打死你這反賊，替大帥除害，說着只聽楊汝璉那位百戰英雄，忽然噉的聲叫起來，聲猶未止，又聞桌椅亂響，脚步奔動之聲，楊汝璉又叫曖呀，胡楚天同時喝你那裏跑，接着似乎兩人互相追逐，隨聞撲咚一聲，似乎有人

山江舞歌

三卷

跌倒，楊汝璉叫你不要放槍，我我有話說，胡楚天作切齒聲道，你這反賊，還有什麼可說，楊汝璉好像掙着命哀號道，你們還不出來，他要殺了我，房內的郭梁二人，本想不到胡楚天如此忠置，竟要嚴懲這反叛的楊汝璉，正在聽得貌變色動，不料又變本加厲，動了全武行，眼看要出人命，又聽楊汝璉呼救，二人實在不能不出面了，只得開門奔出，連喊不要動手，楊師長不是真……：……：但這時胡楚天已把楊汝璉按在地下，一手抵住他的胸膛，一手持槍對着他的前額，似乎沒聽見有人出來，只低頭向楊汝璉喝道，我不打死你，也成，你起來老實跟我進帥府自首去，這時楊汝璉仰面朝天，却已看見梁郭二人，着急喊道，你們可拉開也，快說話呀，梁保粹這才醒悟，忙叫道，胡旅長，你放手，楊師長是試驗你，我……：……：話未說完，胡楚天抬頭看見了他，好似入了夢境，兩眼睜直，嘴兒大張，怔怔的說不出話，梁保粹忙拉他立起，楊汝璉也翻身爬起來，使勁拍着屁股，冤氣冲天的向梁保粹道，瞧我這份搗煤，你真害苦了我，差點兒挨了槍彈，你們還忍着不露而兒，要真教他打死，上那兒訴冤去梁保粹忙陪笑道，對不住，教老兒受屈，改日小弟請客賠禮，天

帥當然還酬謝你呢，又轉臉瞧胡楚天，見他直着眼兒，瞧瞧這兒，望望那兒，好似迷了魂一樣，正要對他細說原由，却不料胡楚天猛然眼珠一轉，似乎明白了個中秘密，立時顏色一變，轉身就向外走，梁保粹忙喊胡旅長別走，請回來胡楚天一聲不應，竟自走去，梁保粹第急忙蜂擁追出，正是，掛盜開門，女陳平展奇計，移薪就火，蠢公子再種禍根，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情場作戰場斬關直入

失馬翻得馬比翼難飛

話說呂將軍自從梁保粹郭審夫楊汝璉三人，用奇法選將以後，就下令派江漢生爲警察廳長，胡楚天爲衛隊旅長，楊汝璉不久官復原職，並且因人設職，特添了個軍官訓練處，委他作長官，以爲酬勞，至於那曾經試驗出心懷反測的旅長郎大化，自然藉題免職，另派他人繼任，經過這一着改革，呂將軍以爲保衛盡屬忠良，不肯都已黜退，自覺從此高枕無憂，江山更加穩固，却不知已經引狼入室，與虎同眠，危險更不堪言狀，那少帥呂克成，見胡楚天忽然越級高陞，負起拱衛帥府之責，想自己

會污辱過人家，結仇非淺，心中也很覺不安，但是他自己胡作非爲的事，既不敢直告呂帥，又想胡楚天耿直，不會陰謀，現在經呂帥以恩相結，或者他爲着前程，將舊憾忘却，因此也就不加防備，其實呂克成那裏知道的，胡楚天性情爽直，不會陰險，但被逼到極處，懦夫也會變成兇橫，直人也會變成陰毒，俗語說，老虎吃人，並不可怕，綿羊咬人，才真算危險呢，且說呂克成天性好色，却因久住外國，學得一身外國的紳士脾氣，一方面好像品行很高，對狎伶嫖妓等等污下之事，向不沾染，却只喜向交際場中，轉向一般閨閣的姑娘動念頭，他以少帥之尊，當然無求不得，自歸國以後，把文武屬僚的內容，已沾辱了不少，在這交際社中，有名的四大美人，他已到手兩個，一個是朱玉堂的寡媳韋種珠，一個是胡楚天的妹妹胡楚芳，至於胡月娟，他還因着輩分關係，怯着素娟，未敢即行追求，而且月娟因着志雲，竭力遠避着他，故而未曾出什事端，還有呂克成最迷戀傾軛的，朝思暮想的，就是岳慕飛的女兒岳雪宜，他雖極怕岳慕飛，但經不住色胆如天，竟有一度與走狗勾串合謀，藉邀請岳雪宜夜宴爲名，要灌醉她加以污辱，幸而恰巧那夜馬禿子鬧起事變，岳

雪宜不能出門，才逃脫這一切數，以後她又因害了一場小病，謝絕應酬，深居簡出，呂克成空害相思，也無法可想，他因為起首便遇着這領袖羣芳的四大美人，曾經滄海，眼界已高，再尋求好的人才，便苦不易。而且胡楚芳自經被他蹂躪，事後幾乎自殺，幸而婚期已屆，男女雖知此事，改作懵懂，到期仍娶過去，不幾日就藉着蜜月旅行爲名，和她的丈夫，遠避到上海去了，所以呂克成只剩了韋稚珠，韋稚珠貌美善媚，身體又完全自由，雖然和公翁朱玉堂有些說處，不過朱玉堂也以巴結少帥爲前提，只好妬在心中，笑在面上，絕不敢阻礙兒媳行動，所以韋稚珠很可無拘無束，長陪少帥行樂，但克成和她纏綿既久竟犯了久則生厭的脾氣，以爲一個美人，就好比一處名勝山水，任風景如何美麗，若長住其中，日夕遊賞，把好處全探盡了，就沒有再流連的價值，只苦一時尋不着替身，只可暫時將就，慰情勝無，但一心終在岳雪宜身上，屢次和親信人曹芝甲等，像會商軍國大事似的，研討圖謀岳雪宜之法，却因爲忌憚岳慕飛的兵權，足以左右大局，威脅大帥，若爲此事惹翻了，便將不了，故而結果都是搖頭而散，呂克成精神十分抑鬱，忽有一日，他在晚間

，感覺無聊，閒翻報紙，忽見戲園廣告上載清明大戲院，梅蘭芳演花木蘭，就對曹芝舉談起梅蘭芳，曹芝舉勸他去看看開心，呂克成一時高興，就立時前往，他因向來不上這等他方，也沒派人先去要廂定座，而且也沒預先吩咐下邊，當時說走便走，只帶着曹芝舉和一個副官，出府坐上汽車，便奔了清明戲院，到了地方，副官才知到少爺要看戲，急忙先驅而入，到了樓上，向戲園中人說明少帥要廂看戲，戲園中人嚇得屎滾尿流，急忙叫人跑到後台，通知止住了戲，先吹打一套得勝令，再跳一回加官，這本是當時一種風氣，戲園中畏懼軍人，如神如鬼，但求得免攪擾禳，便叫祖宗也所不惜，所以仿照堂會辦法，每逢有軍官入園聽戲，成是抱大令的，查街軍隊，入園歇腿，便要暫時停戲，吹打一套得勝令，以表恭敬，日久便成爲慣例，軍人們認爲是應該承受的榮點，若吹打稍有遲誤，這戲園主人便要遭到捶打，這時他們因少帥到來，不敢似常禮相待，所以外加一場跳官，又忙着給找包廂，無奈包廂都己人滿，只有第三廂的客人尙還未來，戲園中人也管不得什麼營業規矩，就請少帥坐了第三廂，呂克成並不曉得這等優待儀注，見台上空無一人，文場單獨

作樂，又出來跳加官，還只當方才開台呢，就向曹芝王說，我們來早了，幸而曹芝王還明白此中情形，對他解釋，少帥才曉得這是對自己致敬，須臾加官跳完，正戲又開了場，是王鳳卿的文昭關，少帥看着毫不感覺興趣，回頭見副官在廂後立着，就吩咐他自去尋座位聽戲，不必伺候，那副官巴不得一聲，就走出向戲園索要包手，戲園中人因實在沒法騰挪，央他在散座暫坐，副官那裏肯依，淘淘作勢，直要打人，幸而園中有聰明人，對他好央央，又暗含着塞給他幾張鈔票，他才不作聲，老實在散座看戲，再說少帥那邊，看了半齣文昭關，忽聽背後有高跟鞋聲響，回頭看時，只見一個艷裝少婦，穿着男式水瀨大衣，盈盈立在身後走道之上，眼看着這第三廂，而現憤詫之色，和少帥眼光一觸，那秋波中射出兩道媚光，黑漆般的眼珠，好像說出了話，質問是何人，爲什麼坐我定的包廂，少帥見這少婦生得秀麗異常，一張略爲清瘦的臉兒，沒有一處不充滿美意，整個窈窕的身軀，無一空不流露風韻，尤其那玉柱般的凸鼻，和那小得可愛而緊緊閉着的嘴兒，更襯出她的宜嗔宜喜春風面，只看她正當嬌嗔之際，已經美不可當，若是迴眸一笑，更不知怎樣迷人，

俗語說，天生麗質難自棄，真是不錯，大凡美人，都能自知其美點所在，必然以意表彰，不肯淹沒，這少婦不過有二十上下年紀，打扮得很是清雅，毫無妖艷之氣，然而她的面上，似乎隱有一種英爽氣分，有似美男，由此可見她穿這男式大衣，並非無意的了，少帥看得心動神搖，暗想這人怎好美貌，在四大美人之外，別有一種動人風度，此地有這樣人，我怎會不知道。正在這時，只見山前閃過一個案目，跑到那少婦面前，張手作勢，似乎請她出去，低聲叫着吳太太，您請這邊，說着似恐少帥聽見，神情非常詭異，那少婦見了大怒，高聲問道，你教我上那邊去，我定的包廂，爲什麼教別人坐，還不快給我開，那案目聽了，更嚇得變面變色，只向她擠眼努嘴，亂使眼色，那少婦更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要我定的廂，憑他是誰，也得講理，叫你們管事的來，那案目本是戲園中向派在樓梯口等候這第三廂的定主兒，就防着在少帥跟前鬧起糾紛，惹他生氣，偏這案目一時疏忽，竟沒看見這少婦上來，這時已急得要死，如何敢去招喚，只望着把這少婦叫到旁邊，對她訴說原委，料着她必然畏勢善退，自己就卸了責任，那知這少婦只立着不動，厲聲質問

，他急得沒法，正要說出包廂被少帥佔用的話，裏他一下，那知少帥這時已走出廂外，走到少婦近前，作出紳士派頭，鞠躬盡禮的道：小姐，對不起，是我佔了你的包廂，現在旁處實已沒了空座，今天我作主人，請小姐進廂去坐，千萬不要客氣，那少婦聽了，似乎一驚，望着少帥道：你佔了我定的……，如何反說自作主裁，好，我並不要聽識，就讓了你吧，說完回身就走，少帥見美人將要走逝，心中一急，想要伸手拉她，又覺不好意思，正在焦無策，旁邊知趣的曹芝草，忙對少帥使個眼色，自趕到少婦身旁，鞠躬叫道：小姐你請留步，我們怎能佔你的包廂，倒把你赶走，來來，你還請進去坐，我們走了，那少婦聽了，才止步回頭，曹芝草已伸手把廂中放的帽子手杖取出，裝作要走的樣兒，那少婦以爲他們知禮退讓，就點頭說聲對不住，走入廂中坐下，曹芝草又對呂克成使個眼色，呂克成就跟着進去，悄然坐在少婦身旁，那少婦方展開戲單，猛覺旁邊有人，轉臉看見呂克成，又驚又怒，急忙立起，就要向外走，呂克成一手擋着她的出路，一手取出名片，遞到她的面前，那少婦已氣得花容失色，叫道：你這是什麼道理，強佔我的包廂，還不許我走

，我可要噉了，呂克成仍鞠躬陪笑道，女士不必生氣，請你先看看我的名片，呂克成的意思，自然是想借着自己的勢力，使他懾服，那少婦本來憤恨已掉頭向外，不去看那名片，但那名片近在目前，不由用眼角掃了一下，似乎看見呂克成三字，立刻面色一變，又注目細看了看，猛然臉上一陣緋紅，又由紅轉白，現着驚懼神情，目光直注着那名片，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呂克成見她這樣，明白是名片發生了効力，她已知道自己是威威赫赫的少帥，想他芳心可可，生了愛慕英雄之意，只於尙含嬌羞，不肯自表衷懷罷了，於是就放下膽量，將手撫着她的香肩，低聲說道，吳太太，今日真是幸會，我對你實在萬分愛慕，要不然也不肯這樣唐突，請你原諒我，並且別當我是少帥，只當是尋常朋友，不要客氣，請坐下談吧，那少婦自知身落陷阱之中，不免悔懼交進，但態度尙還鎮定，聽呂克成說完，才勉強現出笑容，發出恭順而帶冷澀的聲音道，謝謝少帥好意，我能和少帥作朋友，才是幸運，不過：現在我還有點閉事，得回家一行，只得暫時失陪，你且請坐，我少時就來，呂克成聽了，明白她說話雖然委婉，實際是藉詞作脫身之計，不肯和自己親近，不由心

中微愠，但念頭一轉，仍攔住她，微笑說道，你這是說謊了，明明前來看戲，怎又說家中有事，吳太太，您這樣絕人太甚，太孤負我的誠心了，那吳太太聞言。似乎羞窘交集，把清水臉燒得紅霞片片，更顯出無限嫵媚，頓聲說道，我是臨時想起一件要緊的事，必得立刻回去，不過半點鐘必然回來，再和您長談，呂克成他是仗勢欺人，毫不講理，又笑嘻嘻的道，您想起什麼事呢，可以告訴我，那吳太太聽了，氣得星眼圓睜，銀牙直咬，秋波一轉，隨即恢復原來笑容，低聲道，我們女人的事，不能告訴人的多了，你問得不過分些兒麼，說你暫時納會兒悶吧，少時再見，說着又向呂克成嫣然一笑，向外便走，呂克成心裏也已改辦了主意，不再阻攔，又見她改變神情，作態相媚，而且口中稱呼，也改變爲你，傳神發話，俱都脉脉含情，心中雖明知她這是以進爲退的脫身之計，但愛心更自勃發，不可遏止，就一言不發，悄悄隨在後面，曹芝芝又跟在他的背後，遙遙相隨，那吳太太出了包廂，才覺得通身嚇出冷汗，一顆心也是要跳出喉嚨，腳底更酥軟欲跌，但心中却自念着阿彌陀佛，以爲得着上天保佑，居然脫此這身意外的危險，對免的羞辱，就好像漢高

祖逃出了鴻門宴似的，只顧奔命前行，那敢回顧，一直奔到樓下，出了戲院的門，暗叫一聲慚愧，這可逃出龍潭虎穴，便舉目尋覓自己的包車，急忙回家，那知這時呂克成正在身後，早已暗地吩咐副官，把汽車開過來，吳太太看眼前沒有自己包車心中焦急，她要走過對街尋找，不料由旁邊開過一部淨光耀目的紫色大汽車，直向她面前衝來，吳太太急忙退回便道上，那汽車恰恰在她面前停住，吳太太方要重下便道，不想左臂已被人握住大驚回顧，見又是呂克成，她直如一個落水的人，才得掙扎泅到岸邊，忽然又被一隻鱷魚咬住了腿，重拖下萬丈深淵，一陣又羞又急，幾乎暈倒，呂克成也善於利用機會，就趁她這驚惶失措的當兒，已拖入汽車廂內，曹芝皋和副官都上了前面，汽車就開動了，吳太太一清醒，已然是身在車中，並且入了呂克成懷包之內，急忙掙扎離開，就要和他拚命，捶着車窗，厲聲叫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還不停住放我下去，呂克成笑道，你別着急，到地方自然放你下去，吳太太瞧着他那狡惡的樣兒，直相給他幾個嘴巴，但一想他的威勢，再想到自身的利害，不由又膽怯了，只頓足說道，你打算把我帶到那裏，呂克成道，您不是回家麼

，我送你去，吳太太道，你可知道我家在那裏住，呂克成道，我自然不知道，請你告訴我，我好吩咐車夫，吳太太一聽，心中自思他既把我強劫入車，難道真的就能送我回家，但事已至此，只有告訴他住址，且看他如何舉動，就把住址說了，話才出口，心中又後悔起來，想到被他知道住址，以後必然常去纏繞，後患將無窮極，但是若不告訴他，他也未必就肯放我下車，勢必挾到更危險的地方，那就更不妙了，現在只可聽天由命，看他如何再作應付之計，想着見呂克成果然敲着車夫後背，吩咐開到自己家中，那車夫也居然從命，轉入大路，向自己家中開去，吳太太心中稍寬，呂克成握住她的手，很溫柔的笑着，你似乎太怕我了，我得對你道歉，我自知行動太已鹵莽，不過你也未免棄我大甚，只想躲避，我實在太愛慕你了，自從方才見你，就覺我的魂靈，已附到你身上了，倘若教你躲走，我就收不回魂靈，必然爲你害相思喪命，你明白我是爲着性命，才不得已冒犯你，總可以原諒我吧，呂克成這一套，本是在外國時，追逐婦女，早已學就的風月遊詞，自以爲十分漂亮，能動女人的心，但吳太太聽了，只覺肉麻可恨，但因鼠忌器，仍自不敢發作，只得

強笑答道，少帥好意，太教我榮幸了。不過我當不起，說着便要把手徐徐縮回，那呂克成緊握不放，又接着道：「你當不起，這世界上還有誰當得起呢，我敢賭咒，平生見的女子，屬你最美，今日實是我終身最幸福的日子，我情願把我的名譽地位，換你的一笑你真太美了，只恨我久在外國，直到現在才遇見你，哦，方才我聽戲院裏的人稱你吳太太，請問你那有福的丈夫，是……」話才話到這裏，吳太太已望見自家的宅門，不自主的喊聲到了。停住，呂克成聞言，很快的打了車夫一掌，車子戛然而止，副官首先跳下，開了車門，吳太太走下，就回身說道，謝謝少帥，您請回吧，改天……她因恐呂克成再作糾纏，故而先向他致謝告別，那知這樣言外示意之法，只是拘束知禮君子，怎能抵制懶賴小人，底下再見二字還未說出，呂克成已跳下車，扶着她走上門前石階，且行且語道，我既然到了貴府，怎能不進去拜望，說着就舉手去按門鈴，吳太太聞言，急得通身抖顫，恨不得立時死在當地，因為她知道丈夫現在家中，自己引了這霸王式的少帥來家，教丈夫何以爲情，而且還不知惹出什麼禍事，恐怕這安樂家庭，便要毀在今日，從此丈夫不能見人，自己不

能作人，一切都妥完了，想着就顧不得問罪少卿。向他說道：「你不能進去，你太逼我了，呂克成道，爲什麼我不能進去。」吳太太氣得把話見連頓，說道：「不成，我的丈夫在家，呂克成哈哈笑道，你的丈夫，我有什麼不能見的，吳太太發着要哭的聲音道，我……我丈夫是你的部屬，怎能……」呂克成拍手道：「這樣更好啦我見見面，以後好提拔他啊，吳太太見他只管纏磨，又央告道：「好少帥，你開恩請回吧，我萬萬不能讓你進去，呂克成方欲答言，只見宅門已然開了，一個僕人立在門內，呂克成不由分說，挽着吳太太直向裏走，穿過院落，直入樓門，吳太太抵禦不住，掉逃不脫，隨他走着，心情直比罪犯赴法場還要痛苦，因爲罪犯自知一經處決，便算一了百了，她却自知一進樓門，便有大禍發作，不知鬧到什麼地步，身體抖得如同秋風落葉，若非呂克成挽着，直將跌倒，果然一進樓門，才走到起居室的門外，猛見一個身着便服的翩翩少年，由室中奔出，口中叫道：「靜嫻，你怎這時就回來了，戲可聽完麼，說着已到近前看見靜嫻身旁還立着個男子，和她攜手攬腕，靜嫻神色又似醉知癡，不由大驚，立住臉目再看，才認出靜嫻身旁的男子，是自己的長官少

帥呂克成，他這時雖覺驚詫欲絕，但因久在軍中，對長官的禮節，已成習慣，當時也忘了身穿便服，不由就雙腳一併，右手上伸，行個軍禮，峙立不動，呂克成一見，認得這少年是自己的新軍第一師中的參謀吳凌亞，立刻鬆開靜嫻，趕前一步，哈哈笑道，我等是誰，原是我們吳參謀。這更好了，今天我是不速之客，你們不必拘束，我也不客氣，進房去談談，說着就昂然進入起居室中，吳凌亞峙立之間，心中想着少帥怎麼與自己愛妻攜手同歸，此事太已奇怪，而且既素知少帥風流偉績，又看着當前靜嫻神情，覺着好生不是滋味，舉着的手，不由就落了下來，見自己夫人仍痴立在對面，就用眼光向他詢問吳太太愁眉苦臉，只向他作無可奈何之狀，吳凌亞方要開口問她，那知呂克成進入室中，見主人跟隨着進來，就叫道，你們怎麼還不來，幹什麼呢，吳太太無奈，只得向丈夫使個眼色，一同走入，呂克成這時倒像到了自己家裏似的，早坐到沙發上，代為主人之禮，讓他夫婦就座，望着吳凌亞笑道，今天真巧，我在戲院遇見你的夫人因為戲太壞，她不願聽下去，我就送她回家，想不到又遇見你，這太好了，都是一家人，哈哈，說着又向吳太太道，吳參謀學

問才識，都是頭等，我早想調劑他，今天認識了嫂夫人，更提醒了我，明天我就去對大帥說，起碼給他個局長當當，說完見吳太太和他丈夫相視無語，就又問道，嫂夫人，你看怎樣，吳太太沒法，只得望丈夫使個眼色，夫婦同時立起，說了句謝少帥栽培，呂克成仍向着吳太太道，嫂夫人，不要這樣稱呼，更別客氣，咱們往後就是頂親近的朋友，說時眼光向他夫婦轉了一轉，似乎明白這時當着吳凌亞，不會得遂自己心願，再留下去也是無聊，不如且把種子埋在他們心裏，令其自行萌芽，等他們自將結成的果實，給我送去享受，想着就立起來，裝着正人君子的態度道，我已經把嫂夫人送到家了，因為想見見吳參謀，才進來坐坐，我還有事，不打攪了，改日再見，吳凌亞自見着呂克成，就又驚又氣，迷惑失智，一直沒說出話，這時見呂克成要走，才說出一句客氣話道，少帥何妨再坐會兒，吳太太雖巴不得呂克成快走，但也隨着丈夫讓了一句，呂克成笑道，不坐了，再見再見，隨說隨向外走，吳凌亞夫婦只得隨後相送，方出房門，呂克成回身攔住吳凌亞，連說不要送，不要送，吳凌亞以為少帥同他客氣，仍隨着向外走，呂克成忽一沉臉兒道，吳參謀，你是

軍人，該懂得服從命令，我說過不要你送了，吳凌亞聽了，方愕然止步，呂克成又轉爲笑容道，倒是嫂夫人送我出去吧，說時已拉住靜嫻的衣袖，向外便走，吳凌亞才明白他的用意，只是需要靜嫻相送，所以拒却自己，只氣得顏色更變，伸手向衣袋中去摸手鎗，直想把呂克成打死，那知把手空伸，却摸不着褲袋，方悟身上穿的是中裝便服，那手鎗却在西服袋內，只得眼望着自己愛妻，被呂克成拉出樓門，不過他這時便有手鎗，是否真個敢於動放，那倒是個問題呢，再說靜嫻隨呂克成走出，心中更覺驚惶，只恐這惡魔再動強把自己挾到別處，那可如何是好，不料一出樓門，呂克成便低聲說道，親愛的，恭喜你，明天就是旅長太太了，現在本地釐金局長出缺，我一定保舉你丈夫，這是發財的差使，你便明白，我是爲誰，明天委任準可以下來，可得你親自去取，明天下午六點鐘，我派汽車來接你，說着見靜嫻低首不答，就又說道，這可關着你丈夫的前途，吉凶禍福，都在明天咱們見面時決定，你可注意些兒，呂克成本是擁着靜嫻，且行且語，這時已走到街門，他居然賊不走空，抱住靜嫻重重接了一吻，靜嫻驚懼之間，還未及掙拒，呂克成已鬆開他，拉開

門走出，回頭說句明天六點，就跳上汽車，又從車窗中遙拋個別吻，得意洋洋，揮令車夫疾駛而去，靜嫻獨立門際，好像作了一場惡夢，知道自己已落入奇災難之中，這安樂的家庭，已似騰上半空，即將傾跌粉碎，再想起自己在前一時餘前往戲院消遣，丈夫送到門首，看着上車，那時心意暢滿，自覺是世上第一快樂的人，那知只隔須臾，自己竟把災患帶到家中，眼看自己的貞操，和丈夫的身命，已立於不能兩全之地，自己若拒絕呂克成，這家庭必然傾覆，自己若允從呂克成，這家庭仍是不得保全，凌亞豈是軟弱男子，能忍受這樣羞辱，只恨自己過於享樂，今天寧把凌亞一人在家，也要出去看戲，如今弄出大禍，連累凌亞，我可把什麼臉兒見他，靜嫻正在心醉腸轉，忽覺肩頭被人拍了下，知是凌亞，也不敢回頭看他，只嘆息說道：「凌亞，我害苦你了，咱們進去說吧，凌亞無言，就關上街門，扶她同入室中，並坐在沙發上，凌亞懷着滿腹疑雲，忍不住沖口問道：「到底怎麼回事，你怎跟他會到一處，靜嫻默然有頃，忽地眼光一亮，悚然立起，重又坐下，自語道：「我愁也沒有法，羞也沒用，現在最要緊是想辦法……」隨向凌亞說道：「我太對不住你，惹來

這樣大禍，不過現在也沒有話可說，先把細情告訴吧，你若愛我，千萬不要着急，不要生氣，隨即將自己到戲院遇着呂克成，以及被送回家的情形，都詳細說了，只於把他侮辱的程度，說得稍輕，因為恐怕丈夫神經承受不住，又接着道，他真是萬惡的魔鬼，明知丈夫你在家，偏要進來，當然是仗勢欺人，我很怕禍事就要發在今日，幸而一見你，倒規矩些了，我還不明白什麼原故，直到他走，強迫我送出去，才明白他是另有打算，借着給你發表什麼局長，教我親自去取委任狀。明天六點他派汽車來接，這是什麼意思，不用說我就可明白，吳凌亞聽到這裏，顏色大變，眼睛幾乎突將出來，拍案跳起叫道，好東西，我和他誓不兩立，你若早告訴我，我絕不教他出門，靜嫻忙揪他坐下，叫道，你先沉住氣，慢慢商量，吳凌亞頓足道，呂克成這小子，真瞎了眼，他把公家的官兒，換人家的妻女，便宜已經占得多了，今天竟欺侮到我頭上，看我也是那種無恥人哪，我非跟他拚命不可，靜嫻大聲道，你不是無恥的人，我也不是無恥的人，咱倆既是同心共命的夫妻，如今無端遇着災禍，只好來想躲避的法兒，若是沒有法逃避，至不濟還可以一塊兒死呢，你現在拿槍

去殺呂克成，管保殺不死他，你先陷進羅網，那時我可怎好，吳凌亞聽着，漸漸把頭垂下，頹然而坐，靜嫻又接着道，這禍事完全起在我的身上，若不出去看戲，何致有撞着太歲，可是現時我也顧不得埋怨自己，事到如今，只有先想法兒要緊，吳凌亞道，有什麼法兒，明天他必來接你，你若不去，他會派人強架你去，到那時我一定用鎗打死他們幾個，再打死你，我也自殺，靜嫻搖頭道，你且聽我說，事情還未必鬧到那個地步，我們也不致於拚命，……吳凌亞聽着，忽冷笑道，哦，到不了那個地步，你的命還值錢呢，我明白，你被呂克成說動心了，願意跟他……靜嫻伸手掩住他的嘴巴，氣得渾身抖戰，顫聲叫道，凌亞，你不能再說下去，咱們結婚三年多，難得你還不知道我的爲人，居然說出這話，可是不怨你，在這時候，你的心已經亂了，凌亞聽了，面上現出惶愧之色，似乎覺悟自己過於鹵莽，不該懷疑到靜嫻的人格，但口中說不出話，只握她的手，又用眼光向她謝罪，靜嫻也握住他的手，表示已經恕他，仍接着道，你以爲我想着作局長太太呢，那知你的局長作不成，連原有地位都要完了，我問你，你以前常說只要不我，什麼都可以犧牲，現在已

到了你犧牲的時候，想保全我，什麼都不能顧了。小呂心毒手辣，方才已對我說，明天的約會關着你的吉凶禍福，就是暗示我若不從他，他必然設法毀害你，再強奪我，現在這地方是呂家的天下，沒處講理，我們既不能忍受恥辱，就只能逃走，好在雖明天六點還有時候，可以從容逃脫，你想怎樣，吳凌亞拍手道，好，咱們就走，我除了你什麼也不在心上，靜嫻嘆道，可是太苦你了，自從你在學校畢業，總沒好運氣，從去年才在軍械處得個小差使，苦熬苦修，直到上月，呂克成回國組織新軍，又托了許多人情，弄得這參謀職位，日子過得稍得舒服，我才爲你前程高興，你也覺得以後可以好下去了，可憐我往時受的貧苦，只想教我快樂，就像今天你在戲院定了包廂，定要我去，就爲我隨你在天津住了幾年，還沒聽過梅蘭芳的戲，那知你的好心，竟鬧出這樣禍事，咳，我本該明白，憑我的身分，實不配花許多錢看這樣好戲，早些勸你去退票好了，如今弄得此地不能存身，我們逃雖容易，可是到外邊既沒有錢，又沒有熟人，你可怎麼掙扎啊，我真害煞你了，凌亞聞言，抱住她說道，且不要想得這麼遠，只要有我在身旁，我就是賣力服苦，也是樂的，何況

船到橋頭自然直，人生到處都有機緣，我們逃出去再說，靜嫻聽了，望着他流淚無言，說道，趁這時下人都在睡覺，我們快收拾東西，等天亮就走，凌亞點頭，二人又相視半晌，覺得在患難之中，更增加了無限愛情，心頭雖覺悽惶，精神却很安慰，雖然前途茫茫，渺無歸宿，但夫婦都互相看着落海的救命圈，以為只要緊緊抓住，就不愁沉落，任憑風濤如何險惡，終有得生之望，二人這時都把憂愁消失，一同收拾起來，靜嫻把東西檢視一回，覺得件件都需要攜帶，但逃難又怎能多帶行李，只得強狠心腸，減了又減，結果仍裝了三隻箱子，兩隻網籃，還有一個大褲套，二人一面收拾，一面商量去處，凌亞想起山東尚有一位軍界朋友，就決定前往濟南，及至收拾完畢，二人也不再睡，就在床上互相偎倚，坐以待旦，這時情味的甜蜜濃厚，直使他倆都想起結婚的前夜，也曾有過這樣感情，因為他二人在婚前，便常秘密往還，却為家庭管束，旁人議論，時常在提心弔膽之中，直到結婚前夜，才覺得從今走入光明之路，再不致畏首畏尾，接受精神痛苦了，這時二人因被愛情鼓動，完全忘了畏懼，忘了憂愁，只覺今日雖在難中，但明日一離此間，便算解免，而且

似乎前途處處，都有樂境在等待他們，於是這失意的逃難，直變爲賞心的旅行，只於靜嫻因丈夫熬到這樣地位，非是容易，如今移居他鄉，還要他重新努力，造就前程，應付環境，不知要受何等勞苦，不覺十分憐恤，但想到丈夫少年英俊，才能出衆，這番換個地方，倒許轉了好運，從此升騰也未可知，這樣一想，心中便又釋然，當下夫婦喁喁密語，直到天明，凌亞便喚起男女二僕，對她們說，因有急事要上北京，不定何日回來，也許就在那裏長住，你們趁這機會，回家看看，另投主人去吧，二僕聽了，既驚且悵，靜嫻就多給了一月工錢，又許她房中所遺東西，任意携取，二僕方才大喜，伺候他夫婦沈湫完畢，就去收斂東西，兩人說妥，衣服陳設歸女僕，木器什物歸男僕，倒沒起什麼爭競，女僕因所携輕便，就先帶着東西，辭別走了，男僕却要等主人走後，再尋車子把所得搬走，尙在等待，靜嫻見轉眼之間，這個家竟似遭了盜劫，滿目紛亂淒涼，回想這家庭是自己費了無限心力，無限錢財，許多光陰，才創造佈置，成爲夫婦雙棲之所，如今只一會兒，就完全毀掉，而且立時即將離開，不能再作須臾留戀了，不由泫然欲淚，凌亞也惘然無語，只握緊她

的手，又看看表道：够時候了，我們該要動身，就派男僕雇車，靜嫻見僕人出去，移步向各房中，都仔細看了一下，走到臥室，見壁上還有凌亞幼時的照片，就取下來，放入外衣袋中，向空房低聲嘆道，我要走了這住了好幾年，今天竟拋了你，咳，這是我享過幸福的地方，我到死也不能忘記，倘然上天見憐，我們有日再來，我仍要住在這裏，說着又手指窗上綉帘，和帳上繡額，向凌亞道，這都是我親手綉的，不知費了幾個月工夫，咳，又豈止這個，這房裏，那一處沒有我的手跡，當日不辭辛苦，實指望跟你長久享受，那知全留給別人，真好慘啊，凌亞知道她心中難過，只得勉強安慰道，你不必傷心來日方長，我們還都年輕，無論走到那裏，我都要照樣的給你立個安樂家庭，這點東西，值不得可惜，靜嫻嘆道，我不是可惜東西，是可惜我的心力，我的心力還包含着愛情呢，你可明白，這裏的一草一木，都是咱倆的紀念品啊，凌亞也自嘆惜，但仍勸道，你難過也沒用了，咱們且出去等車，省得在這裏傷心，靜嫻無言，隨他出了臥室，走進樓門，見外面天已全明，只是陰雲密布，滿天都作灰白慘淡之色，頗有雨意，似乎天公也悲悼這一對失路的人，將

要代爲垂淚，靜嫻走出樓門，立在階上，望着牆角的兩株香椿，高過簷頭，挺然並峙，因爲時在初春，尙未茁發枝葉，靜嫻想起自移居此宅，每屆春中，香椿綠芽初生，常在微雨之後，教人採下供膳，嫩碧清香，是凌亞最愛吃的東西，以後香椿重茁出新芽，不知供何人口腹，我們却不再見這綠葉繁殖，也不能再在夏中倚樹乘涼了，又見廊下擺得許多盆景，和院中數方花畦，畦中新經靜嫻種下花籽，尙未出芽，但標識花名的小竹牌，却縱橫排列，行伍整齊，靜嫻方淒然思想，畦中花開之時，自己已遠在天涯，不知花兒可會想念種籽的人，忽然看見廊下掛鳥籠的空繩，猛有所觸，忙回身走入樓門，須臾取出兩個鳥籠，一個鸚鵡，一個畫眉，她拿着鳥籠叫道，我要走了，你們也去吧。我不能教你們再受別人監禁，去吧，從此遠走高飛，在山林裏享受清福，千萬可別再到人世，這人世太壞了，你有好看的羽毛，好聽的喉嚨，都是殺身的禍根，我這是經驗的話，說完把籠門開啓，那畫眉首先飛出，飛到香椿樹枯枝上，落了一下，隨即在院中打了個旋，高飛而去，那鸚鵡却遲遲不出，靜嫻把籠搖了兩搖，它才緩緩飛出，那知竟飛到靜嫻肩上，用嘴兒輕輕啄着她

的鬢髮，口中叫着英語大耳令，這原是靜嫻夫婦，日常互相呼喚，被它學會了的，但此際靜嫻聽着，直如聽到良朋訣別的呼聲，不由淚滴如繩，伸手撫着它道，大耳令，我最愛聽的，除了凌亞就是你，但我有一絲之路，也不會捨你，你是靈鳥，要常想着我，去吧，那鴛鴦被靜嫻撫摩，也不動，它手方離開，它忽特的聲飛起來，越過房簷而逝，大耳令的呼聲，還從這兒叫着，凌亞靜嫻身裏，靜嫻倚入凌亞懷中，哽咽不已。凌亞正要舉她，想氣息，是人，原書早已屏到了，凌亞就吩咐把行李搬將出去，靜嫻又用禮送會，在凌亞的臂膀，才凄然挽着凌亞，一同出門，洋車一共五輛，三輛已裝滿了箱籠，夫婦坐上車去，見僕人立在門首，深有惜別之色，靜嫻忍不住，就又取了兩張鈔票，遞給他，却又怕他作謝詞，便催車夫急行，一行車走出沒有幾丈，忽然由宅旁小巷中，溜出兩人，望着車子，交頭接耳說了幾句，便見一人奔走如飛，隨在車子後面跑去，一個人却向着相反的路徑，奔馳而去，須臾杳無蹤影，真是世上萬事怕怨小人，若只有呂克成，靜嫻夫婦，本可安然脫逃，絕無險阻，只爲呂克的身邊，有個足智多謀，勇於助虐的曹芝華，竟使靜嫻的

謀劃，完全失敗，原來昨夜呂克成從吳宅出去，坐汽車回府，途中便把詳情告訴曹芝，曹芝自覺大功已成，美人必可到手，非常得意。曹芝却是眼光銳利，旁觀者清，既已在戲院中看出靜嫻，對於威勢震天，富貴絕頂的少帥，只有畏懼之意，毫無羨慕之情，又見過吳凌亞，少年英俊，和靜嫻必是恩愛夫妻。少帥雖然橫行情場，無戰不勝，但這次却未必能够得志。就這意思說了，少帥以爲若干大僚眷屬，尙對自己巴結惟恐不及，何況這處在自己手下的小小參謀，再說自己曾以肥缺誘她，好虛榮的女人，又怎會不上鉤呢。就不以爲曹芝所言爲然，曹芝一解釋半晌，呂克成才有些相信，就問倘然非真個不願，又有什麼法兒抗我，曹芝說，他們自然無法相抗，想不出脫於逃跑一途，少帥若是真愛這個女子，還以嚴防爲是，免得被她逃脫，空遺後悔，少帥覺得自己想娶御用某人妻女，便是賞某人的臉，只沾我雨露之恩，已是絕大榮幸，應該感激涕零，何況還以高官厚祿相酬，吳凌亞若是不識抬舉，反對供獻妻子，那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誅，就把這意思告訴曹芝，交他全權辦理，倘若吳凌亞真個拗着潛逃，便趁勢收拾了他，教他看着享受他的妻子。

曹芝暈得了命令，急去安排，分派手下走狗，分頭行事，不特實行監視，而且連以後應付步驟，也籌備停妥，故而靜嫻夫婦方一出門，就被人跟上，並且數分鐘內，他夫婦圖逃的消息，便傳到許多關係者耳內，但他夫婦還懵然無覺，自慶將脫虎口，只要踏上火車，一出這座危城，所向都是康莊，儘是徜徉，車子到了車站門外停住，便有脚夫奔過，代運行李，凌亞付了車錢，和靜嫻買票入站，那知才走到月台上，便見迎面立着許多灰衣軍人，正在檢查旅客行李，脚夫走至近前，便將箱籠放下，只見爲首一個小軍官，喝令打開，凌亞若在常時，很可以說出自己職名，要求免驗，但這時隱晦還恐不及，怎敢自露姓名，只得幫着脚夫把箱籠打開，那小軍官囑令手下檢查，立時過來七八個兵士，動手翻起來，忽見內中一人高叫一聲，隨即跳起，手中拿着一隻四寸多高的小瓶，裏面盛着白色東西，叫道，呀，這是海龍因，話猶未了，另一人也由袖中伸出手來，擎着同樣的瓶子，那小軍官本立在吳凌亞身旁，一伸手把他揪住，道，朋友，你好大胆，私運這些毒品，沒說的，認命打官司吧，凌亞大驚之下，立即明白是遭了陷害，連傍邊沒有閱歷的靜嫻，起初還只詫

異自己箱內何以出現兩個小瓶，繼而聽他們喊出海龍圖，又見那小軍官很快的抓住凌亞，便也明白了内幕，本來這陷害手段，如同兒戲，很易看出，不過主使的人仗着勢力，並不怕顯露破綻，只要借個罪名，陷人入罪，又怕誰來打不平，但是那知這時旁邊竟立着五十多歲的婦人，身穿黑衣，頭裹黑帕，神情猥瑣，像是個僕婦，到車站送人出門的，但當兵士搜出毒品，小軍官捉住凌亞的當兒，她忽然雙目直瞪，射出神光，面上現出驚憤之色，緩緩舉步湊近，這是兵士已把吳凌亞細住，簇擁着向站外面去，靜嫻紅了眼睛追上前去，高叫凌亞，但凌亞被兵士揪住頭髮，旅頭也不能回，靜嫻此時想與丈夫同死，就拉住那小軍官叫道，我是他的妻子，你把我也帶去，那小軍官把手一揮，說走開，不要胡吵，就跑出站間，靜嫻再向前追，不料一個兵士擋在門前，不容她走出，靜嫻亂罵亂跳，眼看着凌亞被架上一輛汽車飛馳而去，猛然兩眼一直，雙手一伸栽倒在地，這黑衣婦人由人叢中掄出，就將她抱在懷中，正是，望斷蓬仙之路，風引仍回，歸來環珮之魂，花開復落，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隨路拯婦神龍露尾

現身施法力暴虎馭河

山江舞歌

話說靜嫻眼見丈夫被軍警捉去，一時忿怒攻心，不由栽倒在地，這時有個穿黑衣的婦人，上前將她抱住，盤上腿兒，又插入中，掩後背，救治半晌，靜嫻方才醒轉，哭出聲來，那黑衣老婦人，態度十分沉着，見着熱鬧的圍人圍繞滿前，也不問靜嫻所遇何事，只有她向低聲說道，你不要哭，哭也沒用，現在你一個人料想不能出門，還是先回家，再打主意吧，靜嫻神智俱昏，正在六神無主，見這不相識的婦人前來相助，就好像遇着救星一樣，自己也想丈夫既被捉去，儘留在站上，也於事無補，只可先回家去，就點了點頭，也沒顧得詢問老婦姓氏，就扶着地立起，老婦道，你家在那裏住，好吧，我送你回去，你的箱籠行李呢，說也奇怪，那班軍警查得毒販，理應將同伴的人以及所帶行李，完全帶案，但這次却破了舊例，只帶走凌亞和搜得的毒品，不但把同伴的靜嫻留下，而且連箱籠都置而未動，此際老婦叫了幾個脚夫，把行李送到站外，自己扶着靜嫻走出，問明住址，雇了幾輛洋車坐上，便離

站歸家，靜嫻心中只想着丈夫，神志迷昏有若痴呆，只由着那老婦擺佈，及至到了家門，老婦在前揚聲問她可是這個門兒，靜嫻猛一張眼，看見自己舊居門庭，忙招手令停住，這時他那僕人尚在裏面收拾東西，聽得門外車聲，走出來看見主婦一人獨歸，神色大異，又不見主人，倒多添了個面生老婦，不由詫異非常，忙問太太怎麼回來了，靜嫻聽了，不禁哽咽難言，那老婦就向僕人道，你們太太遇着事，你不必問，快照管着把行李運進來，打發了車錢，說完就扶靜嫻，竟入院中，一進正房，靜嫻看見房中殘破之狀，到在一點鐘前，尙與丈夫相守，那時只打算比翼同飛，永遠離開這舊宅了，怎想得到須臾之間，自己又回到這裏，已變成隻身孤影，想着心腸崩裂，撲到迎面的大椅上，放聲大哭，那老婦走過，用力在她肩上一拍說道，你年青青的人，怎麼沒出息呀。遇着逆事，得挺着肩膀担承，儘哭有什麼用，靜嫻被她打的肩上甚疼，才抬起頭看了她一眼，老婦就坐在她身邊，正色說道，你的事我已看出大約摸了，一定受人陷害，只還不知細情，你對我說，靜嫻這才詳細打量那老婦，見她衣衫寒素，形容猥瑣，形骸若非僕婦，也是寒家老嫗。心聽雖甚

感激她的熱心相助，但覺看絕非有智識的人，莫說用她帶忙，就只對她訴說原委，也恐未必聽得明白。自己當這樣時候，這樣心緒，那有工夫和她閑談，不如謝她幾個錢，打發走了，先圖個清靜，就含淚說道，老太太，多謝你替我，我的事你管不了，現在也沒工夫對你說，這兒有幾塊錢，你拿去買茶喫罷；話未說完，只見老婦臉兒一沉，眼光一亮，似乎憤然將有所言，但隨即恢復原狀，冷笑說道，吳太太，你的眼力不強，只當我是求財來的麼，哈哈，我也不怪你，現在你且別管我能不能帮你，你權當發洩冤氣。把細情對我說說。萬一我能給出個主意呢，靜嫻見老婦人此時目光如電，瞳子比孩童還加黑亮，而且灼灼逼人，已知有異，又聽她言談不俗，立刻心中一動，自思平常人怎敢管這樣閑事，也不會有這樣言語，或者是有人來歷的，我何不就對她談談底細，忙立起說道，老太太你原諒我，我乍遭禍事，神經錯亂，說話太已冒昧，你跟我進來談吧，說着就拉着老婦進到起居室，在沙發上坐下，這時僕人來到門外，報告說東西已收進來，車子打發走了，說着就要向裏走，靜嫻尚未答言，老婦已向他揮手道，好，你先出去，等會兒太太再和你說話，現在先

給泡些茶來，僕人因爲心裏憤記所得東西，只怕主婦回來，又要收回成命，所以中心懸念，急欲探知底細，又不知這老婦是何如人，見她代主婦發令，心甚不悅，但見主婦無言，只可應聲退去。這裏靜嫻又問老婦貴姓，家住何處，老婦道，我姓趙，人們都叫我趙媽媽，你不必細問。且說自己的吧，靜嫻便把所遭的事述說，才說到一半，趙媽媽忽然跳起，叫道，呂克成啊，呂克成啊，好好，真是父是英雄兒好漢，我還忘想……說道這裏，猛然住口，見靜嫻愕然相視，忙擺手道，你別理我，且往下說，靜嫻心中打轉，覺得她有些可疑，對後半段事情，就不敢再加絲毫議論，只據實直述，趙媽媽聽她說完，愣了半晌，忽對靜嫻挑起大指道，你是好的，你丈夫也是好的，現在有許多無恥人，想尋你們這樣巧宗兒，還尋不着呢，好吧，現在你總明白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了，靜嫻搖頭不語，趙媽媽道，你何必還裝糊塗，事到如今，還有什麼怕的，這件事就是三歲孩子，也能明白，定然是呂克成弄的圈套，給你丈夫栽贓，他看透你這步棋，所以先派人在車站等着，把你丈夫收進去，再收拾你，靜嫻本已想到這層，聞言點頭，切齒說道，你看的對，我也明白是這個路

數，說着又頓足咬牙道，千刀萬剮的呂克成，你是白費心思，你的勢力雖大，我的命却屬自己管，我寧死了，也不從你，趙媽媽微笑道，可是他把你丈夫捉去，作押包兒，這種官司，說大就大，說小就小，你不從呂克成，他必把你丈夫問販毒犯，軍人販毒，準定死罪，你可該怎麼辦呢，靜嫻聽着，悚然無措，忽厲聲道，那我就拚着和丈夫一塊兒死，趙媽媽笑道，只怕你死不了，便是死也不能一塊兒，靜嫻聽着，忽然眼珠一轉，跳起叫道，哦，我還當你是好人，原來你就是呂克成派出來的說客，怪不得這麼巧呢，你快滾出去，告訴呂克成，昨天我對付應酬她，是爲着丈夫，現在我丈夫既已遭禍，我還有什麼可怕的，蓋着這條命，跟他拚了，趙媽媽聽着，只向她笑，靜嫻正要趕她，忽聽外面有敲門之聲，隨見僕人在門外出現，稟告道，外面有位姓曹的，要見太太，說有要緊的事，靜嫻方自一怔，趙媽媽拍手笑道，你罵我是說客，現在真說客來了，快請進來問問吧，靜嫻還不知這姓曹的是誰，但也不甚信趙媽媽的話，心想也許是丈夫被捉在什麼地方，托人來送信息，自己總要問個明白，想着不由走出門外，向院中張望，只見一個獐頭鼠目，身軀瘦長，直如

抹了臭油的電綫杆的人，已走入樓門，脫帽向自己鞠躬，靜嫻一見，便認識是昨夜與呂克成同伴的人，心中方明白趙媽媽的話不錯，方要罵他出去，但轉想自己總要問明丈夫消息，如果呂克成以此相逼，自己便尋死路，反正既立志守身不辱，現在便與這姓曹的說上幾句，也不爲喪節，就沉着臉兒說道你是誰，見我有什麼事，曹芝呈鞠躬說道，吳太太，我爲吳參謀的事，特來跟您商議，請借一步說話，靜嫻無語，向後退了幾步，曹芝呈鞠躬而入，靜嫻也不讓他坐，但向房中一看，那趙媽媽已經不在，這房中另有側門，通着別室，料想她必是躲了出去，靜嫻也顧不得尋她，就向曹芝呈道，吳參謀已經被呂克成陷害了，我心裏早清清楚楚，你又來送什麼信，曹芝呈張嘴道，罪過，這怎麼能說少帥陷害，少帥連影子還不知道呢，我是才聽見信兒，因爲素日與吳參謀至好，急忙四處打聽，原來是爲了販毒案，聽說毒品很不少呢，靜嫻憤然道，你住口，我嫁了凌亞許多年，就是不知道有你這位朋友，再說你們栽贓的鬼計，連小孩兒却都瞞不過，何必跟我裝好人，曹芝呈臉上一黑一紫的道，吳太太你太冤枉人，我實在是關切吳參謀，來跟您商量營救他的法兒，您

聽我細說，靜嫻冷笑道，我倒要聽你怎麼個說法，其實你不說我也明白，曹芝臯逡巡坐在椅上，把手杖放在桌旁當先咳嗽了一聲，然後開口道，我實在不信吳參謀會作販毒的事，吳太太猜的不錯，許真是受人陷害，不過我聽軍法處人說，確實當場從吳參謀行李裏搜出兩瓶海龍因，約有七八十兩，現行法律，販賣五兩以上，就要鎗斃，這罪案情太已嚴重，太已危險、論吳參謀的年歲才志和前途希望，若因此：咳，那不疼死人麼，何況還有嫂夫人你，莫說真遭不幸，便能從輕而又從輕，只得個十年監禁，他把青春歲月都糟蹋了，多麼慘呢，所以我想必得用大力量，根本解決，不從法律上着手，只由人情上想法，求個人把他硬保出來，靜嫻接口道，求誰呢，我並不認識有大勢力的人，曹芝臯以為逼到分際，但還不願沖口說出，正囁囁着要使個迂迴轉折的筆法，再轉到正題，靜嫻已戟指向他罵道，也不必多費你那狗肺狼心，我替你說了吧，這事就去求呂啓龍，也不成，必得求呂克成，呂克成把我丈夫捉進去，當然也能放出來，可是有個交換條件，就是拿我的身體來去抵丈夫遭的罪名，服服貼貼，任憑少帥玩弄，姓曹的對不對，你再說也不過這一套，可以

免開尊口吧，我若肯答應呂克成，樂得的等着官局長太太，何必奔奔逃逃，倒落個丟臉求人，呂克成也許認爲世上女子，真沒有廉恥，見不得金錢勢力，今兒教他開開眼，你回去告訴他，這一段小事，用不着張皇，不過兩條人命罷了，曹芝玉又鞠躬說道，吳太太，真是聖明，把我的話都聽了，我不敢絮叨，不過還請你念着吳參謀的生命和前途，不要爲一時負氣，把他害了，你現在家中，自覺這樣才對得住吳參謀，可是怎麼能斷定吳參謀不盼望自輕一節的小節，保百年的永好呢，他若知道你這樣固執，全不以他的性命爲重，又怎敢保他不怨你呢，靜嫺聽到這裏，忍不住一口吐沫，噴了他個滿面生花，大聲罵道，你不要拿小人心來度君子，凌亞才沒有這樣卑鄙思想，一定贊成我的行爲，除非你這樣無恥東西，才願意用女人巴結上司。曹芝玉一聳肩兒道，是是，不錯，只可惜賤肉臉子太壞，一直沒巴結上，我就不在乎這個，我認爲夫妻只要有真愛情犧牲身體，並沒有一點關係，少帥對於女人，向來不貪長久，只三朝五日，就算了事，便是屈辱，時候也狠短，得的利益，却是享用無窮，你只要答應，釋放吳參謀不算，局長的事還照原議，另外少帥還有幾件

好首飾奉送，說着又低聲道，吳太太想我說句放肆的話，少帥是最能給女人快樂的，凡是和他有過關係的人，都……：靜嫻聽他居然說出這樣混的話，氣得星眼圓睜，跳脚大罵快滾，又怕他再說出難聽的話，猛見桌旁立着他的手仗，就抓起來，向他沒頭沒臉的亂打，曹芝芝被打得咳嗽亂叫，一面舉手遮攔，一面向外逃跑，靜嫻本是個深閨弱質，有生以來，也沒打過人，今日却因怒氣沖心，不由主的動起武來，而且不知那裏來的若大氣力，打得曹芝芝鼻青臉腫，抱頭鼠竄，靜嫻好似瘋了一樣，直追到院中，追到街門，見曹芝芝到街上，才把手仗拋了出去，關上大門，這時覺得怒氣稍減，心內一鬆，全身失去緊張，才覺得氣力俱盡，手脚一軟，就伏到門上，噓噓嬌喘，汗流淚溢，但曹芝芝還在外未走，又捶着門叫道，吳太太，多謝你這頓他打，打我沒一點關係，只求你詳細想想，聰明人別作糊塗事，少帥爲你費盡了心思，萬萬不能罷手，你要明白些，別鬧到沒趣兒的地步，敬酒不吃，倒吃了罰酒，何苦呢，現在我走了，下午還來聽信兒，告訴你吧，下午你再不應，吳參謀在獄裏就受受苦，晚上你再不應，吳參謀的尸首，就從狗洞裏往外拉了，請你詳細

忖度，我午後再來，說完就聽他上了汽車，嗚嗚的開走了，靜嫻仍伏在門上，心中自思，這可算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自己若不從呂克成，丈夫就難活命，若從了他，即便能救丈夫性命，日後又何顏相見，何況我自幼會受閨訓，深知女子貞操的貴重，又與凌亞情深義厚，寧死也不忍失身於人，固然凌亞性命危急，他的遭禍，完全受我所累，我應該學達權變，忍辱救他，即使在他脫難之時，我以一死相謝，也未爲不可，但是凌亞爲人，我所深知，這時他寧願喪生，也不願我受辱，而且他一心在我，我死了他也未必能活，那我救他等於不救，反而白落個失身喪節，這可怎麼好呢，靜嫻左思右想，毫無善計，只有仰望蒼天，抱怨招魂太甚，人生到此，真落入最艱難的境地了，她一陣焦灼欲死，一陣忿怒攻心，忘了呂克成，和曹芝的仇恨，也不再思想吳凌亞的危機，只自己對自己動了肝火，一想自己不該生來這樣惹禍的容貌，既生了這容貌就該善自隱藏，怎竟出去討人消氣，就說昨夜老實在家和凌亞廝守，有何不好，偏偏要出門看戲，可見我實是一個不安分好浮華的女人，本來容易惹是招非，可是惹出禍事來，自作自受也罷，却偏偏害了丈夫，自己倒安

然無事，現在即使上天保佑，立刻教凌亞無恙歸來，我也沒臉見他，何況當前還擺着絕大難題呢，靜嫻既然痛恨自己，又感到無計可施，不由把心完全碎了，只覺局勢萬難，怎樣辦也沒有好結果，自己既罪孽深重，而且伶身弱質，無智無勇，又無幫助，遇此奇禍，實在無力支持，而且軟弱神經，也禁受不住，只可自己求死，且走出這傾苦境，口眼一閉，後事茫茫，全不管了，靜嫻想到這裏，猛覺凌亞影子浮在眼前，心中又有些猶疑不決，但忽一轉想，呂克成與凌亞本無仇恨，目標本只在我身上，我若一死，呂克成又何苦害他。必然釋放出來，想肅猛然精神一震，就離開大門，一直跑上樓去，進去臥房，回手把門關上，心想要給丈夫留數行訣別之言，但覺寫了也未必能到他手，人已將死，何必還顧念後來，凌亞日後知我自殺，當然明白原由，我無須多增加他的悲慟了，主意已定，便坐在床上，從手上擲下隻金指，看了又看，心知吃下去就要斷腸而死，不由落下淚來，正在這時，忽聽門外脚步聲響，隨有人高喊吳太太，靜嫻聽出是那趙媽媽的聲音，不自主的應了一聲，外面的趙媽媽聽了，循着聲音來推房門，一見房門緊閉，就驚問道，吳太太，你關上

門作什麼，靜嫻在應聲以後，便覺後悔，聽她詢問，只得答道，我要睡一會兒，請你回家去吧，話方說完，外面的趙媽媽，不知是觸動靈機，還是聽出聲音有異，猛然叫道，你必是胡鬧，這可不成，快開門，靜嫻道，你去吧，我不開……：：：底下

的門字還沒說出來，只聽哄的一聲，那很結實的門鎖，已被踢斷，門便大開，趙媽媽直奔而入，靜嫻驚惶之下，倉卒把手中的戒指，很快的送入口中，在她的意思，本想把戒指先吞入肚中，再和來人說話，那知道趙媽媽眼光更快，一見她把個金澄澄的東西，送入口內，就從門口一躍已到床前，那行動比猿猴還要敏捷，一隻手先又住了靜嫻的頸頸，另一隻手就向她口中攝取，靜嫻沒得把戒指咽下，就被她掐得喘不出氣，就閉緊了嘴，咬定牙關，伸手和她支拒，趙媽媽一面挖她的嘴，一面叫道，你這是糊塗主意，事情不是沒有活路，爲什麼尋死，快吐出來，咱們好商量，

靜嫻只是不應，支持半晌，趙媽媽着急說道，你真糊塗，怎不替你丈夫想，你死了他怎麼活下去，靜嫻這時才在牙縫斷斷續續的道，我死了，他倒可以活，趙媽媽道，錯了，你活着，他才可以活，救他的法子有的是，何必行這短見，靜嫻聽着，似

乎疑惑她所言是暗示自己順從呂克成，就罵她滾蛋，又用力掙扎，趙媽媽道，你還把我當奸細哪，實告訴你，我另有救你夫婦的主意，決不勸你去丟臉的事，你要信我，快吐出來，聽我慢慢的說，靜嫻仍不肯信，氣急僅罵的道，你瞎說，一個婦道，會能救我，去去，別管我的事，趙媽媽見事在危急，不由歎道，我二三十年沒有露過形跡，今天可沒有法兒，要她信我，只得說實話了，就向靜嫻道，這樣說吧，在世界上能管呂克成的，除了呂啓龍就是我，你大概還不明白，現在且吐出戒指，聽我幾句話，若是還不信我，或是覺得我不能救你，性命還是你自己的，接着再尋死也就誤不了很大工夫，靜嫻這時心中盤算，這老婦來得形跡詭秘，而且眼光怪異，言語離奇，我已看出她不是常人，再加方才把這麼結實的門一脚踢開，我只覺眼花繚亂，不知她怎麼到了跟前，直彷彿飛進來的，靜嫻平日好讀小說，腦中常有渺渺思想，此際尋思小說中常見患難中人，意外遇着俠士拯救，雖然尚不認為實事，但今日這老婦實在可怪，自己何必固執，就聽聽她說些什麼，也無妨害，如其語出虛誑，我再死不遲，想着就點點頭，把喉張開，老婦一伸手，把戒指接住，但仍交

與靜嫻道，你收着，預備第二回死，靜嫻顧不得回答，嘔逆了一陣，又用水嗽了口，喘息略定，才向趙媽媽說道，老太太，你是真心來救我的，我可太失禮了，趙媽媽道，不用談這客氣話，我今天本是送一個人出門，才在車站遇見你，當時覺你怪可憐，才送你回家，等到知道了細情，心裏很是不平，就打算救你，可是還沒打好主意，那姓曹的來時，我聽你說的話，暗地直挑大姆指，更決定非救你不可，那知你心眼這麼拙，跑上樓來就要吞金死，靜嫻道，老太太，多費你的好心，可是是誰，有什麼法兒救我，要知道呂克成的勢力，在這省裏沒有人敢惹，老太太你救我一個人沒用，除非救出我的丈夫，才算真救我呢，趙媽媽默然半晌，才道，現在我問你一句，你可能一心信服我，別問我是誰，只要聽我的調動，戚不成，靜嫻搖頭，老太太，你要明白，這事關乎我的真節，我丈夫的臉面，性命倒在其次，我怎能問明白，就冒昧信服人，不怕你過意，呂克成若料到我要尋死，他也許先派人來使穩軍計呢，趙媽媽拍着靜嫻肩頭道，你是好的，真稱得起外美內秀，這樣非得問個明白不可了，好，我就實告訴你，可是你不要害怕，也不許告訴人，靜嫻點頭道

，我到這時，還有什麼怕的，你要我守秘密，自然從命，趙媽媽道，你若聽了我是誰，還不驚慌，我更服你，至於洩漏我的形跡，只怕於你沒有好處，要記住了，現在先告訴你，害你丈夫的呂克成，就是我親生自養的兒子，靜嫻聽了這一句，就好像中了電一樣，霍然立起，兩目如痴，趙媽媽笑着拉她坐下道，你怕了吧，可是別當我是帮着呂克成來圖謀你，他還不知道有我這個母親，連呂啓龍都不知道我還在世上，我且把身世對你說說，前二十多年，呂啓龍在河南作武官，我那時也正在河南邊境上作女賊頭，呂啓龍奉命去剿我，論勢力，他有一千條性命，也被我收拾了，可是我一時動了凡心，竟改邪歸正，嫁他作了太太，又把我同夥都替他收撫過來，呂啓龍從我身上，陞官發財，轉了好運，過了一年，我生了個兒子，就是呂克成，正過得好好兒的，不料我的同夥部下，因為弟兄受了軍法，都譁變了，帶着軍械，跑回老巢，呂啓龍因此受了處分，回家開槍打我，我奪過槍，本要打他，但一想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就沒忍下手，可是鬧到這個份兒，決不能再跟他了，當時就拋下孩子，自己跑了出去，投到山中一座尼庵去當尼姑，過了沒幾個月，被我的同

夥知道了，大家跑來央告我，還出去帶領他們，我辭不脫，就又幹了七八年舊營生，年歲漸漸老了，覺得在綠林殺人害人，終久沒有好下場，就遣散了同夥，自己單身各處飄蕩，本打算幾時遊倦了，就仍回尼庵修行，了此殘生，那知我自從離開呂家，雖然已經把男女之情全看淡了，但是兒女情腸，却斷不了，這事和年紀很有關係，初從呂家出來，丟下親生孩子，滿沒理會，以後簡直忘掉，可是一到老來，竟另換個心情，在前二年，偶然聽說呂啓龍已經作了直隸都軍，我忽然想起，我還有個兒子在他呂家，我在世上孤孤零零，心懷冰冷，但一想兒子，忽然又熱起來，覺得自己身上落下的肉，雖已離別多年，却不能不於出世之前，見他一面，以慰淒冷的心，就因爲這個念頭，把我從四川引到天津，細一打聽，原來我的兒子，已被送到外國留學去了，我只得投到人家作女僕，安心等待，因爲我既不願露出形跡，更不願和呂啓龍相見，其實我與老呂一年夫妻緣分，到如今我雖沒有恩情可戀，也沒有仇恨可記，去見他本自無妨，而且我若真的前去，莫說老呂不忍不認我，也不敢不認我，只於老呂在我走後，早已另娶太太，我又何必多留一次痕跡，使他不安呢

，我在天津隱居二年，暗地查考呂啓龍所作所爲，俱是傷天害理，天道循環，終必受到慘報，而且我更算出他不得好死，結果家破人亡，無法挽救，我對他認爲是自作自受，決不關心，只關心我的兒子，就決定長住此地，等待將來呂家遭到報應之時，我或是事先超度，或是事後拯救，無要傷全了呂克成，也算盡了母子情分，然後我再出家修行，了却夙願，這心就可以海闊天空，無掛無碍了，及至等到年前克成從外國回來，我裝作乞丐，在大門外見了他一面，他因爲乞丐到了跟前，埋怨警察護衛不力，警察廳長幾乎丟了官，其實警察就再多些，也攔不住我啊，以後我再留心克成的行爲，敢情比他老子還加倍萬惡，回國不多日子，就像對待你的這種事，已作過多次，因爲大家太太小姐，被他強姦軟誘的，都沒有數兒，我已經十分寒心，想不到今兒又遇見你這件事，你總以聽明白我的來歷了，但不知可信不信，靜聽聽他說得奇怪荒渺，心中半信半疑，見他相問，只可點頭道，我信，我信，從方才我已覺你不是平常人，却想不到竟是呂克成的母親，趙媽媽笑道，你還是未必信我，本來我的經歷，太已奇怪，也難得人信，其實這也沒什麼關係，現在說說我的

來歷，只爲教你明白我有能力救你，可以安心等我施爲，不致再尋短見，靜嫻這時，望着他倒不知怎麼稱呼是好了，吃吃的道，老呂呂老太，你打算怎樣救我呢，趙媽媽道，你不要這樣叫，我不姓呂，你還叫我趙媽媽，凡是認識我的全這樣叫我……說完沉了一沉，我救你的法兒，想了兩個，頭一個，你聽着更不會信，我想教你先躲到一個地方等着，我在夜裏飛進軍法處獄中，把你丈夫救出來，你夫婦還是一同逃走，靜嫻聽着，覺着她說得大有張桂蘭盜金牌，十三妹能仁寺的風味，未免過於戲劇化，在這時代，誰聽見過飛簷走壁的人，進牢獄偷走囚犯，何況又是個女子，不由呆目無言，只自發怔，趙媽媽道，你不信，是不是，其實我說的真話，我本是個出名的女賊，得工夫可以給你試驗一下，不過這一着我還不想用，預備先使第二個法兒，靜嫻道，第二個怎樣呢，趙媽媽道，我本來是爲着救你，可是也想藉着救你，假公濟私，圖自己的方便，你也得幫我點忙，靜嫻道，我怎能幫你呢，趙媽媽嘆道，人老惜子，這話實在不錯，呂克成這孩子，本不是好來頭，我在他初生時，已知道了，爽性都告訴你吧，我在十九歲時，已經嫁給一個鄉農人家，

正在懷孕，恰趕上我父親被人連累，打了盜案官司，官府判成死罪，我在產褥上聞得消息，急得要死，央我的公爹和丈夫，出頭營救，他們偏生怯官，袖手不管，我要自己上衙門喊冤，他們又藉口孩子初生，不能離乳，不許我去，我心疼父親，怨恨婆家，就狠心不給孩子奶吃，生生把他餓死，以後我就跟婆家強逼休書，斷了關係，跑出救我父親，可是已來不了，等父親死後，我立刻上山作了賊首，陸續把害我父親的人都毀掉了，報完大仇，闖蕩了二年，以後嫁給呂啓龍，生下克成，在落生時候，我一看就嚇壞了，原來克成的相貌，和我以前餓死的那個孩子，一模一樣，連臀上的紅痣，都不差分毫，我知道不是討債，就是報冤來的，打算拋棄，結果沒有捨得，我又不好對人訴說原故，只好將就撫養，生下幾個月，就妨得我幾乎被呂啓龍打死，如今看他這等行爲，可知實是個逆種，不過我終想是自己親生，又是世界上獨一的親人，不能不關心他，所以還得借這機會，超度他一下，他若還有一點福分，就許聽了我的勸，從此改邪歸正，或者將來在呂家勢敗時，得以保住性命，若是不聽我勸，那就算他在劫難逃，我也許早處治了他，免得再多害人，自己生

的，自己殺掉，倒也不錯，靜嫻聽着打了個冷戰，顫聲問道，這個我可不敢參預，不過我想你最好還是善勸，趙媽媽笑道，你當真我忍心殺死自己生的兒子麼，你儘管放心，無論如何，絕不會連累你，靜嫻這時由趙媽媽的言語神色之中，已看出她誠實懇切，心中已轉疑猜而爲信賴，就又問道，你打算怎樣對呂克成，他對我逼得很急，再過一會，那姓曹的又要來了，趙媽媽道，他來時你就答應他好了，說那見靜嫻面色又變，趙媽笑道你又不放心我了，你不答應他，我怎能近到呂克成跟前呢，隨又附在靜嫻耳邊，低聲說了許多的話，靜嫻聽得忽而詫異，忽而驚駭，忽而猶疑，忽而思索，最後才現出領悟之色，趙媽媽又提高聲音道，你只依我的話，準能轉禍爲福，至不濟也能教你夫婦重新團圓，我既出頭管你的事，定要救你救到底，你只靜等丈夫回來，不要再犯愁了，靜嫻點頭，望着她道，你這樣好心救我夫婦，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趙媽媽攔住她道，現在談不到這個，你且依我的話去辦事，不要再耽誤了，靜嫻聞言，便下了樓，叫進男僕，向他說因爲凌亞遭了意外事故，自己暫時還得在這裏再住幾日，但已另有女友作伴，用不着男僕伺候，你可仍依舊

議，立時離去，至於宅中傢俱，業已說明贈你，總不為言，只是還得借用兩天，你到第三日早晨，再來搬取，那僕人不知是依戀舊主，還是捨不得離開已得的東西，自言情願仍存宅伺候主人，無論日期長短，不受工資，靜嫻却堅執不可，必令他立時離宅，僕人只得悻悻自去，靜嫻放他走後，又上樓去，見趙媽媽已代她把箱籠行李，把臥室又重新佈置陳設，靜嫻也幫她工作，忙了一會，這房中雖未盡復舊觀了，但起居已足可舒適，趙媽媽收拾完了見天已將午，就笑道，你把你的僕人打發走，現在到了吃飯時候，我該替代他的差使，下廚給你作飯去了，靜嫻道，這怎敢勞動您，我自己去。趙媽媽道，我是伺候人慣了的，你這飯來張口的嬌慣人兒，怎能下廚，靜嫻仍自不肯勞她，結果二人一齊到了廚房，草草弄了些飯菜，端回房中，靜嫻讓趙媽媽上座，趙媽媽却放下捲着的袖子道，我不能陪你吃，得回家了，靜嫻大驚道，您怎能拋下我去，趙媽媽笑道，你別慌，我回去瞧瞧，一會兒就回來，你不知道我家裏還有累贅，一個乾女兒，一個乾兒子，今天早晨是送乾兒子出外，在車站和你見過，到這早晚還不去，我那乾女兒必不放心，我得回家，告訴他一聲

，今夜好在這裏替你辦事，靜嫻道，你便是回家，也可以吃過飯再去，趙媽媽笑道，世界上小姐太太，不會作飯的不止你一個人呀，我那乾女兒，也是要人伺候的，我不回去，她守着乾糧也會挨餓。靜嫻聽了心想她自言爲人傭僕，乾女兒也不會高貴，何以說得如此嬌氣，但這時也不暇詢問，只叮囑她快回來，趙媽媽答應道，我自然不會就悞，倘若我沒回來，那姓曹的先來了，你就照我的話對付他，可是不要露出破綻，惹他疑心，我想你這聰明人兒，一定能裝得像樣，這本和演戲一樣啊，靜嫻點頭會，趙媽媽便自下樓，靜嫻直送到門外，又諄諄叮囑，趙媽媽應着，見街的東端，放着個賣糖的担兒，有三五兒童圍着買，那小販雖然衣裳破爛，但面目豐潤，神情精悍，一望便知是出於喬裝，再回頭看街的西端，在一家大門階上，有一個乞丐跼坐向陽，滿臉都塗着污泥，但是目光灼灼，只向這邊張望，不由心裏好笑，呂克成對付情人，竟如同盜賊，在門外都下了套子，到這時還怕靜嫻跑了呢，但這想是走狗所爲，呂克成倒未必有此細心。於是也不對靜嫻說破，只囑他快回房去，切記不要出門，就自走了，靜嫻掩上街門，回到樓中，獨坐自思，這趙媽媽形

蹤過於詭秘，她又自稱是呂克成母親，所述情節，直比小說還要荒渺，實在令人不敢盡信，但是她好像心腸極熱，意思很誠，自當當務要救我夫婦，但細想起來，她這人是否可靠，已自難定，而且即便她真是仗義而來，是否能制伏呂克成，更自難保，不過我的境遇，已壞無可壞，前衫左右，俱是絕路，只有她這一條可望的牛機，縱使明知難恃，也只得權行一試，這就是病急亂投醫的話了，若是此舉失敗，我仍不過一死，還有什甚顧慮，想着心裏倒覺鬆許多，生死既置度外，便委心任命，不再焦慮，只打點精神，籌備應付曹芝皐，凝思許久，見鐘已到了三點，料着他要來了，果然不大工夫，便聽門外有汽車聲音，靜嫻立起由樓窗中下視，見曹芝皐由外面推門而入，先向門房扎了一頭，看見裏面無人，又走出來，直入樓門，口中直喊吳太太，靜嫻只不作聲，回房便就椅上低首而坐，須臾樓梯聲響，曹芝皐上來，又叫了兩聲吳太太，詫異得自言自語道，人上那裏去了，莫非又……不能啊，他叨念着已到臥房門外，用手掀開門帘，瞧見靜嫻，不由哈哈笑道，吳太太原來在這裏，害得我好找，您也不答應一聲，說着就鞠一躬，僮僕而入，靜嫻仍坐着紋絲

山江舞歌

不動，毫不理他，曹芝軍又道，吳太太，怎一人在家，貴管家呢？說着見靜嫻不理，就搭訕着拉過一張椅子，坐對面，發出好笑之聲道，我才從軍法處來，看見吳參謀還平安，聽說晚飯前就要過堂，只怕吳參謀，一定不肯招認，可是軍法處的刑法是厲害的，動不動的就是一百蟒鞭，說着吳參謀比劃道，這麼長的特製皮鞭，打起來真像一條怪蟒似的，從背後下去，蟒鞭正掃着胸口，打上廿下，胸口就破個大窟窿，若打百兒八十，從傷口就看得見五臟，那真吓人哪，靜嫻初苦尚堅持不動聲色，及至聽道後面，突然身體亂抖，淚如泉湧，抬頭看看曹芝軍，又低下頭去，以手掩面，曹芝軍看着，覺得她已爲自己危詞所震，心中暗喜，又接着這，打蟒鞭打得暈死過去，就用草紙薰活了，連着三打三薰，若還中招，就要動新鮮刑法，什麼竹籤扎指甲縫，什麼豬糞探馬……說着忽啞了一聲，自打嘴巴道，胡說，該死，對吳太太怎樣說這個，反正刑法都兇極了，我曾親見懲治一個拐軍械的逃兵，用一塊鐵板，燒紅了，教他光脚在上面走，只見那兵嗷嗷亂叫，跳一下，板上就冒一股青烟，燒得嘖嘖的響，好似熱鍋煎魚聲音，頂到搭下來，兩隻脚都焦了，直流黃油，

你聽慘不慘話還未說完，忽見靜嫻身兒一歪，倒在地上，噉的聲哀號起來，曹芝舉一見，心想那怕你不動心，這一哭竟是屈服的先聲，我算已有五成把握了，就急忙屈身來扶，靜嫻推開他的手，坐在地下，哭叫道，凌亞凌亞，我可害苦你了，這……以下就噎住了氣，似將暈絕，曹芝慌忙扶住她叫道，您先不必這樣難過，吳參謀現在並沒到這地步，還有法兒轉圜呢，您只要回心轉意，立刻他就能平安回家，這不是沒指望的事情，靜嫻聽了，忽轉身伏在椅上，仍自哭泣，但哭聲漸細，似乎心中已在思索，曹芝更覺有望，就又問道，我並不是勸您作壞事，實在因為吳參謀太危險了，若一受刑，便是不死也要落個殘廢，您難道一點不可憐他，凡事都要審量緩急輕重，不能只看一條道兒，我說一個故事，出在我的……：……痛快說吧，就是出在我家，這事並不算丟人，可以說得講得，我家三世單傳，四十年前，我的父親被瘋狗咬了一口，過了兩天毒氣發作，身上都生了白毛，滿地亂爬，見人就咬，據說七天準死，把我的祖母和母親，急得要死，當地只有一個醫生，會治這病，沒有二份，我祖母前去求他，那知醫生說，這是向他買命，定要二百兩銀子，還

得先付，可憐我家連一兩也拿不出，只得向他苦求，誰想那混賬醫生看上我母親姿色，生了壞心，對我祖母說，當天晚上教你兒媳到我來住一夜，就算抵了二百兩，明天一早，我便救活你兒，我祖母無法，回家對我母親實說，婆媳對哭了半夜，我祖母疼兒心盛，勸我母親從權，我母親節烈冰霜，怎肯答應，但眼看丈夫性命，就在自己身上，若不依從，曹家定要斷根，那份爲難，就不用提了，熬到定更，我祖母忍不住給兒媳下了一跪，我母親把腳一頓，一言未發，對鏡擦粉梳頭，換件乾淨衣服，就出門去了，次日那醫生果然把我父親治好，這件事後來傳說開了，沒人贊成我母親作得好，雖然失身，可是比節婦還加倍可敬，當地知縣還要給立牌坊，後來因爲研究不出用什麼字眼，才作罷了，我父親病好，對我母親更加敬重，只怕她爲前事芥蒂，就和那醫生認了乾親，常常往來，好漢去以前的痕跡，直到如今，我作了官家，鄉人還都說是母親賢孝之教呢，吳太太，我這是現身說法，請你細想一想，靜嫺聽着他擺出家譜，述說先世盛德，暗想天下還有這樣無恥的人，直恨不得打他一頓嘴吧，但爲着自己計畫，不得不裝糊塗，而且還要表示已受感化，就

停住哭聲，又哽咽半晌，才一抬頭道，好話好話，虧你厚臉說得出來，我一點也不聽你這無恥的道理，可是從你的話裏，我明白人到了不得已時，也只好犧牲自己，不能猶疑，凌亞也是單薄，我怎忍他家絕後。何況禍事本是我惹起的，怎忍單教凌亞當災，便是他死了，我嫁了去，也是對不住他，咳，我只得走這條路兒了，曹曹芝真大喜道，吳太太，這才是聰明人的行爲，太已好了，我就去報告……靜嫺沒等他說完，已哼了一聲道，放屁，你當我是答應了，少要妄想，我是決意自殺，捨了這條命，呂克成沒的指望，沒的挾制，何苦還害凌亞，當然可以把他饒了，曹芝初聞一怔，繼而笑道，這樣吳參謀死得更慘，少帥在你身上失望，還不在他身上解恨，少帥心恨手辣，一受打擊作事更毒，你把他當作慈心人，可就錯了，靜嫺聽着，二目失神，怔了半晌，忽地一躍而起，咬牙冷笑指，着曹芝道，曹先生，你勝利了，回去報功吧，現在只問你，我丈夫可準能沒事出來，曹芝學道，只要……靜嫺很快的搶着道，那是自然，呂克成現在放丈夫回家，我就任她的便，曹芝沉吟道，只怕不成，少帥絕不騙你，和你見面以後，吳參謀必能回家，靜嫺

道，這是怕我變卦，還要留着押包，好吧，呂克成目的在我，本與凌亞無仇，我應了自不致害他，這倒可以相信，我現在只求保丈夫性命，管什麼貞操，莫說呂克成，就是阿貓阿狗，我也甘心受辱，曹先生，你可也有親近我的心，不妨就來，靜嫻說着好似狂了一樣，直曹芝一撲去，曹芝倒嚇得倒退，張手遮攔道，不敢，不敢，吳太太請坐下說話，靜嫻才笑着坐下道，你既不敢，還賴在這裏作甚麼，你還不忙回去報功請賞，曹芝這時倒被他鬧得不知所以，但心裏却深信她已無奈屈服，這反常的現象，不過是神經受壓迫的反響罷了，就鞠躬問道，我當去回覆少帥，可是你幾時和他見面，靜嫻發怒道，我不能像你娘似的那樣湊合人家，教呂克成上這裏來，他若嫌加尊，就不要來，他怕我害他，也不必來，曹芝一驚，道，請知她這是牢騷餘波，又曉得少帥對於追求女人，常是隨遇而安，不嫌言簡，就代為答應道，是是，那麼我就回去，少帥今日早晚必來，這就一言為定了，靜嫻哼了一聲道，你快滾吧，可是我一夜沒睡，這時要歇息會兒，你教他晚上過才請再來，可不許帶一個狐羣狗黨，我丟醜給一個賊就夠了，不能教許多賊眼看着，如若不然，我可把他罵出去

，曹芝是聽着，心想這婦人雖然口硬，却已心蕩，只聽她說先要歇息，便見休養精神，預備奉承少帥，這些硬話，不過對我遮羞臉兒罷了，就故意調侃她道，是是，少帥一定聽你的命，不過夜間少帥來時，你可對她溫存些兒，其實這話不用我說你自會……話未說完，猛見靜嫻由桌上抓起一隻花瓶，就對他劈頭擲來，撞到牆上，落地粉碎，曹芝嚇得叫的一叫，把頭鼠竄，方跑到樓下，便聽靜嫻發起凌厲幽長之聲，哈哈大笑起來，正是，朱幡何處樹，風雨欺花，白壁幾曾瑕，蛾眉歷劫，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懸崖勒馬天意判興衰

鑿石引泉人心微詭詐

話說靜嫻依着雪裏紅的計策，對呂克成走狗曹芝單，作了一次表演以後，就等待雪裏紅歸來，待至日暮，雪裏紅果然來了，靜嫻見他言出有信，更覺放心，二人又下廚通力合作的弄了晚飯，一同吃完，時將入夜，外面市聲漸寂，宅內更是萬籟無聲，二人同坐在樓下客廳裏，靜嫻心中害怕，瞧着燈光，都覺分外慘淡，不安的程度

山江舞歌

，過一刻便增加一些，天才九點，她就向雪裏紅商議，說小呂眼看就來，您要和他親面，我却不敢再看他，您看我應該躲在那裏，就快躲進去吧，別等他來時閃避不及，又撞上了，雪裏紅想了想道，他不會這樣早來的，不過衙門又不能關，也得提防他萬一闖進來，好，咱們就上樓去吧，說着便一同出了客廳，靜嫻要熄電燈，雪裏紅攔住道，不必，也得給小呂留個眼目，要向然摸黑兒怎麼上樓啊，隨即挽着靜嫻上樓，進了裏面臥室，雪裏紅笑道，這是正式的戰場，你當然要在臥室等着他啊，說着見靜嫻一怔，就又笑道，不是你，是代表你的我，應該在這裏等他，你却應該藏起來，藏在那兒呢，最好近些，能只隔一道牆，才可以聽見我對他說什麼話，靜嫻起初只是胆怯，恐怕萬一有什麼意外變化，自己再落呂克成圈套，在這黑夜之中，更無脫逃之計，所以希望越離得遠越妙，能避到室外，或暫居旅館，把善後事宜都交給雪裏紅獨任，明日再聽她報告一句經過，最爲上策，但這時一聽雪裏紅的話，忽又生出欲明真相之心，又想臥室通連一間小屋，是素日僕婦所居，既可鎖閉，和臥室斷絕交通，又另有側門，通着外面陽臺明梯，自己何不躲在裏面，竊聽雪

裏紅與呂克成作何交涉，以免被人蒙哄。即使雪裏紅與呂克成同謀，我還可以由明梯逃走，否則由陽台跳下去自殺，也能自保其操。急爲所好，想着就道，好吧，我躲在這小下房裏就成，雪裏紅指着那下房道，這門從裏面能鎖吧，辭嬌一怔道，你怎麼知道，雪裏紅笑道若不能鎖，你絕沒胆量敢得這麼近，辭嬌不由苦笑了一下，當時便避入下房，把門關閉，雪裏紅也把電燈熄了，坐在床上，閉目養神，只聽聲息，這時光景，大有水滸傳上，小霸王醉入鎖金帳，花和尚魯智深假扮新娘，等待周通前來，用特種佛法度化他之勢，豈不好似一齣變相的桃花村，但是事實既截然不同，結果也完全相異，因爲桃花村全本連台，魯智深到底用拳頭度化了周通這齣新桃花村，却只排成了而未能演唱，這一點差異，可關着呂家江山的氣運，讀者試想，譬如呂克成來到吳宅，必然和雪裏紅相見，雪裏紅必然施展武技，先將他制伏，然後加以勸告，呂克成若是不服，雪裏紅勢將說明自己來歷。以母訓勸誡，呂克成對於生母軼事，未必毫無影象，聞言一動天性，使得唯唯從命，而且回去報告父親，老呂對雪裏紅，即使久別情淡，但看在兒子面上，也必對故妻有番敬意，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脆弱，無論何人掛印爲帥，都能以摧枯拉朽之勢，收開疆闢土之功，當時論到拜帥領兵的資格，盧岳二人却是位望相等，無可軒輊，呂帥很費了一番斟酌，結果畢竟因盧鳴天營謀有術，爭得先着，以總司令名號，帶兵進攻隣省，大獲全勝，呂帥因之成爲兩省巡閱使，自然把盧鳴天保爲隣省都督，盧鳴天雖然名義上仍受呂帥節制，但在鄰省却已惟我獨尊了，岳慕飛相形見绌，自難免抑鬱不平，呂帥也深知對他不住，也曾多方籠絡，但無論如何，總是徒受虛榮，不得實權，呂帥又不肯只留撫閱使虛銜，把本省地盤勻出給他，所以終無法使這兩個比肩事主的舊人，得到地醜德齊的待遇，呂帥曾表示第二次擴充地盤，必由岳慕飛儘先享受，但是隣近諸省，都畏懼呂帥野心，已成立聯盟，共同整軍經武，成了合縱之局，呂帥在衆怒難犯的局勢之下，怎敢惹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禍，故而岳慕飛對於呂帥的許可，認爲是抹在鼻尖上的糖，聞得着香到不了口，當然毫不知情，最近又籍馬占魁一番變亂，岳慕飛獨力勘平，建下大功，呂帥仍是無以爲酬，除了贈以崇高的榮號，大量的寶玩，別無使其滿意之道，不過岳慕飛心地深沉，雖然他手下將官都替主將抱屈，言說

盧鳴天不過因利乘便，替呂帥佔了一省地盤，我們主將却是竭智盡忠，給呂帥保住全家性命，若沒我們主將，他的命早沒了，還說什麼名位地盤，可是我們主將現在仍是個光桿師長，盧鳴天竟成了一省首領，手下人人升官發財，我們還隨主將挨窮受氣，呂大帥總這樣裝聾作啞，真是令人寒心，岳慕飛有時聽見這些怨言，就把說話的人痛加申斥，並且解釋自己和呂帥關係久遠，情誼深厚，一時待遇稍差，不足掛懷，你們只爲着自己不得升騰，嫉妬他人發達了，以後再有此言，定然重責不貸，因此手下都抱怨岳慕飛庸碌無能，沒大志，而岳慕飛在表面上看，也真是呂帥的不二之臣，好像即使待遇再涼薄些，也不致稍萌異志，而且他善於治軍，威望最著，有他在省中坐鎮，呂帥天下真有磐石之安，就如蕩平馬占魁的事，便是榜樣，月娟深知呂帥的安危，完全關係在岳慕飛身上，若要顛覆呂氏，非先去岳慕飛不可，但去岳慕飛絕不可能，若要從岳慕飛身上想法，倒許有望，一則岳慕飛久爲盧鳴天所抑，雖然表面上善自稱誨，內心未必無所期望，不過他老成持重，不肯妄爲而已，若再過有特殊戟刺，也許一發而不可制，二則恰巧有着絕妙機會，呂克成正

在暗謀他的女兒雪宜，只因雪宜齟齬靜淑，不肯上他圈套，呂克成又有所顧忌，不敢使出對付胡楚芳橫暴手段，來對付她，因此遷延多日，未得到手，直到除夕那夜，呂克成實忍耐不住，又得到薛壽富夫婦的幫助，就設下陷阱，預備乘岳雪宜到薛宅降宴，用藥麻醉，加以姦污，想不到馬占魁亂事一起，路斷交迫，岳雪宜不能出門，無意中得免此劫，以後她因害小病很少出門，最近病已全愈，却仍深居鮮出，想是聽得小呂在閨閣羣中的不法情形，故而蓄有戒心，也許受着庭訓，令其隱晦，現在若趁此機會，把岳雪宜引將出來，使其受到小呂侮辱，再設法傳到岳慕飛耳裏，岳慕飛絕不是能忍受這等恥辱的人，那時對呂家舊怨新仇，一時並發，必然大動干戈，呂家就算完了，月媚有這等主意，就盡力進行，她爲着志雲和自己的前途，還要殺人不落兩手血，以免爲岳慕飛仇視，到他得勢時，不能在此地安身，於是就先去拜訪津海關監督薛壽富的夫人馮燕真，和他的女兒薛鳳枝，這薛壽富向以懼內著名，任憑太太在家橫着霸着，車夫僕役，都是太太的近人，他一個在津海關署中，有着很優越的位置，但總夫婦雖然爲他人所間隔，好似肉體

上不甚親密，但精神上，却是非常融洽，因為夫婦都是醉心利祿，但求有官可作，有官可作，有財可發，不論什麼無恥的事，都能道同志合的通方合作，薛壽嵩的初步混入官途，就是仗着太太雷帶之力，所以太太才得了永久的自由權，絕不受丈夫限制，即如這次薛壽嵩所以得到副監督的美缺，太太也與有力，不過這時太太業已年近四十，任如何善於修飾，也戰不勝光陰的痕跡，除了賣弄持有的風情，去迷惑中年以上的人，還有力量外，若追逐少女羣中，向少年對壘，那就軍容欠整，軍威不揚了，自從少帥回國以後，萬菲貞觀察他的行為嗜好，認為這是一座寶山，若能接近，便能富貴無窮，於是施展媚術，向呂克成面前幌了幾幌，但結果都遭了失敗，她知道少帥年紀正青，閱歷尚淺，並不知道徐娘風味勝離年的玄妙，只解追逐少女，自己眼見無望成功，就急忙退下陣來，換上她的女兒薛鳳枝，說也可憐，這薛鳳枝小姐，年方十七歲，新從學校畢業，還是染出淤泥而未染的蓮花，竟因她母親的利祿薰心，臨時教以作人道理，媚人法術，就驅上疆場，代替作戰，鳳枝生得本來不錯，又是黃花少女，天然有一種嬌怯風神，少帥一眼看中，就和她跳了兩場舞

萬菲貞見大功將成，又恐良機再逝，急忙上前代女兒邀少帥到家中小坐，少帥居然慨然恩允，同至薛家，萬菲貞備了一席盛筵，飲宴之後，硬說少帥醉了，不能歸去，把她扶入女兒妝閣，萬氏便替女兒完結了終身大事，萬菲貞滿以為從此就把少帥把持住了，那知少帥不甚愛惜鳳枝，只來往了兩三夜便自絕跡，薛家白賠了個黃花女兒，連一張空頭支票也沒換得，自然大為失望，而且萬菲貞更自惹了麻煩，原本她之所以勾誘小呂，原不爲自己丈夫升遷，因爲關監督已是極品美缺，若再高升，便作了財政廳長，反倒減少實惠，她所望的，一在虛榮，能把持住少帥，誰敢不來巴結，二在實利，有少帥常常來往，自有入來說事謀缺，便可擅權納賄，但她空想得好，少帥竟淺嘗即止，不受牢籠，眼秀黃熟肥鴨，又飛走了，反落個賠了夫人又折兵，她已然有苦難訴，有淚難揮，那知她還有個很心窩子的面首，就是第一回書中所述，因爲呂帥四姨太太和票友合影照片，被累落職的帥府財務所長王開元，最初本是薛宅管帳先生，因爲人材出衆，特爲萬菲貞鍾愛，加意提拔，先隨薛壽嵩作事，薛壽嵩無論到那裏爲官，都是他作會計課長，以後又磨着萬菲貞，代謀獨當

一面的事，在外辦了幾年稅務，積有多金，廣行交接，又借着萬菲真的代爲鑽營，竟漸漸打進帥府，作了財務所長，但是和萬菲真的關係，仍是親愛如初，萬菲真也對她異樣深情，十幾年來情人換了不知多少，只與王開元永好不衰，而且不知何故，對他竟有些由愛生懼，王開元每到薛宅，不但薛壽嵩望影先逃，叫誰走開，連萬菲真也不能挽回，據人說萬菲真私囊，歷年來也不知被他淘去多少；這次他被累革職，已常來纏磨萬菲真，替他設法，及至萬菲真用女兒作階梯，結識了少帥，王開元更認爲天賜良機，覺得菲真若對少帥代爲說項，不難重膺顯職，自然竭力催促，又那知呂克成並沒容萬菲真得到進言縫隙，便已飛鴻冥冥，萬菲真又具有愛好虛榮的根性，起初既將交結少帥的事，對衆人誇耀，以後受了少帥拋棄，她認爲奇恥重辱，恐怕被人譏笑，便盡力隱諱，連王開元前也諱莫如深，只暗地圖謀，把少帥重拉回來，以圓臉面，但少帥以行雲流水之身，到處作拈花惹草之事，行蹤天矯，比神龍還難捉摸，又那容易拉得回來，可是王開元以爲少帥仍在薛宅走動，對萬菲真愈逼愈緊，萬菲真這時再對他說實話，也不能得他聽信，正在苦惱非常，忽然有一

日少帥自己送上門來，萬菲貞以為他又想念鳳枝，重來叙舊，正在歡喜，那知少帥說明來意，原來前日在房廳長宴會上，看見鳳枝和岳雪宜在一處談笑，情誼甚密，向人詢知鳳枝和雪宜同學，並曾結為姊妹，故而來托菲貞母女代為設法，使其了結對雪宜的相思舊債。菲貞聽了，當然掃興，卻覺少帥前來相托，直是賞下絕大面子，而且若立下這件奇功，報酬當然不小，起碼也可以把替王開元的事辦成，當時沒顧細思利害，慨然承命，情願巴結這件差事，但是這女兒鳳枝，却沒有她令堂那樣雅量，見少帥全不自己為念，氣得哭了幾天。然而畢竟拗不過母親，終在哄勸逼迫之下，收拾起本身幽怨，暫昧下天理良心，打疊出虛偽面目，幫着母親，安排騙局，因為雪宜曾到薛家去過，頗為稔熟，菲貞費了許多心計，才預先邀定雪宜，除夕到她家小坐，並且也已通知少帥屆期前來赴約了，不料馬占魁大煞風景，恰在除夕作亂，以致雪宜臨時被阻，少帥却早來竭誠恭候，進門不久，外面槍聲四起，及至辦明起了亂事，知道雪宜絕不能來，他也不敢冒險出去，自然焦急非常，菲貞却以為這是天賜女兒的幾會，就和丈夫避開，使鳳枝與少帥清靜談話，少帥也慰情

勝無，把鳳枝消遣了一夜，次晨臨走，仍是托付菲貞，繼續辦妥雪宜的事。他辭待佳音，事成必有重報，說完揚長而去，鳳枝才知自己又白獻了一夜殷勤，少帥仍是只串皮經，未入內臟。這連替代品都够不上，直如戲台上演大軸的正角悞場，一個小丑臨時墊一齣大逛燈，台下觀眾只等待正角，任這小丑賣盡氣力，簡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小丑怎能不傷心呢，萬菲貞却抱怨女兒不善逢迎，發了一大篇理論說這種事兒，既不在乎年紀，也不用人教導，只要自己能够悟會，你天生沒有出息，攔不住少帥的心，不自己害臊，還有臉兒生氣，我可惜歲數大了，外貌引不動人，就叫沒法，昨夜若是我當你那份兒差使，到這時候，小呂還想什麼風宜雪宜，連他自己的姓都得忘記；管教他從此捨不得出這門兒，鳳枝聽了，更氣得要死，跑回自己房中，關門痛哭，自此以後，萬菲貞仍緊記少帥重託，多方和雪宜聯絡，無奈雪宜一次小病之後，就不大出門，任她屢次延請，終不一至，少帥也絕跡不到薛宅，只偶然來個電話，詢問雪宜的事可有希望，菲貞怎敢令他失望，只向後推延，許以過幾日便有佳音，一面王開元又常常催促，問以對少帥請托的事，可有眉目，菲貞

歌 舞 江 山

也只得應付少帥的派兒，對他地地，她處在這境地，正在歎覺萬分苦惱，月娟却已探知底細，這一日就去薛宅拜訪，弗貞見大帥的小姨到來，真乃貴客臨門，自然竭誠接待，月娟述明來意，說有幾位要好姐妹，因閒居無聊，聽戲打牌都玩膩了，想作點清雅的事，多約些朋友，組織一個益友會，在會中聘請教師，學習中西音樂，以及書畫等等，現在已有多人加入，大家商議請鳳枝小姐作一基本會員，特來徵求同意，弗貞素日就好聯絡逢迎，鳳枝又喜熱鬧，聞言便欣然應允，既而問起加入的都是何人，月娟舉出幾個人名子，都是當地品行高尚的閨秀，又說預備邀請，尚未接洽的，還有幾位，如黃道尹的小姐，岳師長的小姐等等，隨即提到岳雪宜，月娟說雪宜人品極好，這會中一定要請她加入，不過我和她沒什交情，不好登門造訪，聽說鳳枝小姐和她至厚，可否轉邀一下，弗貞便說鳳枝與雪宜是手帕姐妹，代邀本沒問題，只是近來岳慕飛對女兒管束很嚴，不大教她出門應酬，就連我們這裏也有很多日不來了，鳳枝邀她一下，自然可以，不過恐怕徒勞無功，她父親不放出門，怎能加入這會呢，月娟道，岳慕飛管束女兒，是怕他學得浮華，失了規矩，像

我們這會學習音樂書畫，都是有益的事，又不許男子加入，可說再正當沒有，任憑多麼頑固的父親，也不會反對的，今天我把印的簡章帶了幾份來，鳳枝小姐送給雪宜，可以請她父親看看，說着就把印的簡章遞過，萬菲貞看了看，心中頓有所觸，暗想我屢次約請雪宜，都被她回絕，大約因為出的題目不好，吃彼打牌觀影聽戲等事，她家人認為無聊，又不正當，所以攔阻雪宜，不令前來，可是我又想不出能够引動她的新鮮題目，今日胡月娟忽然為組織這小姐益友會而來，真是提醒了我，這題目確是堂皇，岳慕飛總不能攔阻雪宜交結女友，學些書畫，雪宜靜極思動，也必願尋這合乎閨秀身份的消遣，借這題目，必然能引她出門，我也可乘此機會，克獲全功，我以前用了許多心思，怎竟想不到這好辦法，今天胡月娟此來，真似上天特意助我成功，要不然怎這樣巧呢，她想着欣喜不勝，覺得月娟大可供自己利用，就滿口答應，教鳳枝極力向雪宜勸駕，但她作夢也想不到月娟安排巧計，倒是前來利用她呢，當時月娟見大事停妥，就約定次日再見，起身告辭；臨行又托切菲貞代為覓尋會址，最好就在薛宅附近，因為此處居於城市住宅區中心，交通便利，而且清

靜，這一着更中了萬菲真的意，一口担承起來，月娟離開薛家，又到幾位女友處相訪，仍是接洽益友會的事，但把發起人的名義，却推在薛鳳枝岳雪宜身上，她自稱是受托代邀朋友入會，那班女友都是好玩的人，又關着月娟情面，無不應允，跑了半天，已邀得十餘人，足夠敷衍一時耳目，也就不再多邀，次日又去薛宅討信，原來萬菲真因別有用心，對於邀岳雪宜入會，比月娟加倍熱心，當日月娟走後，她就交給鳳枝一套說詞，令其親往岳宅，對雪宜當面接洽，鳳枝還不解他母親暗蘊奸謀，只當是有意巴結月娟，就從命前往，到岳宅直入內室，見雪宜正在綉闌中間聽無線電，身穿布素衣服，脂粉不施，雅淡得一朶白菊似的，迎着鳳枝，寒暄之後，問你怎不常來看我，我很想念你呢，鳳枝說你家裏一股嚴肅空氣，又不許跳舞，又不許打牌，能把人鬱悶死，誰又願意來，我三番五次，請你出去散心，你又不肯嘗臉，這時倒有嘴說我，雪宜拉住鳳枝的手道，妹妹，我得對你道歉，前者你和伯母屢次約我，我都沒去，實在太對不住了，你可別惱我，鳳枝道，我知道伯父不大放你出門，怎會惱你，雪宜搖頭道，我父親倒不十分管我，只是我天生不好熱鬧，往日

出去應酬，也只出於勉強，父親倒常勸我常上外面散心，不過前些日老人家對我說，近來外面太亂，頂好少上亂雜地方，我也沒問什麼原故，反正老人家說話必是道理，妹妹你想，像我這大歲數的人，若再致老人家多担心，惹老人家多費話，還有什麼意味，何況我原來就不愛亂跑，所以一直守在家裏，沒有出門，有時也受悶得慌，想有人來談談，偏你們嫌我家古板，都不肯來，鳳枝聽着雪宜的話，深深佩服她的溫柔淑婉，真是少有的好女子，但同時想到自己的墮落爛污，不由心內慚愧，面上發熱，再想自己母親對她的陰謀，更覺臟腑都被尖針刺疼一下，所幸她還不知此來的另種作用，所以尚能運用後天習染的惡性，壓下了先天具有的良心，勉強盡其性命，倘若她知道乃母的老謀深算。差她來作劊子手，她手中所持的益友會邀請函，便是雪宜的勾魂取命符，恐怕她的惡性，就要戰不過良心，難免露出破綻了，當時她定了神，便徐徐逗引道，姐姐在家裏，天天作什麼消遣呢，雪宜笑道，左不過是些無聊的事兒，你知道我好種花養鳥，現在天冷，房裏幾盆花，都是花窖送來的，沒有一點意思，只簾前那兩架鸚哥，和這三間房裏十幾盆小盆景，每天得費

時候收拾，是我的功課，前幾日我拾掇舊箱子，尋出幾部在學校內的畫譜，就動筆塗抹了兩張，自己看着很不是樣兒，就急忙撕了，鳳枝聽她說到這裏，急忙擒住題目，笑着說道，姐姐想學畫兒麼，雪宜搖頭道，在學校就沒用過心，現在再想學，又跟誰學去，鳳枝道，你要學，我有地方，今兒就爲這事來的，雪宜方問什麼事，鳳枝把益友會的章程遞過，雪宜愕然看着，鳳枝又從旁講解道，這個組織太好了，聯絡友誼，修養性情，對我們益處很大，而且完全女性團體，連請的音樂書畫各門教師，也盡是女子，再說會期又不多，每星期只兩三次集會，並不礙我們的正事，不過因爲限制人數，免得雜亂，就糜費多些，我們也出得起，姐姐務必加入，我們要請你作會長呢，雪宜搖頭道，你先別胡扯，我還不認識這會裏的人，人家也不認識我，世上有這樣冒請會長，混充會長的麼，鳳枝道，不然，不然，這會裏發起人，跟你多數熟識，說着就把月娟告訴的人名，轉述一遍，這些人本是月娟精心選擇的閨秀淑女，絕無聲名狼藉之人，雪宜聽着，由發起人的本身，而看重這會的價值，覺得必是正當組織，又看那黨章上則例，真是宗旨正大、立場光明，想到自己

性情不近繁華，厭惡俗事，平人所好的娛樂，一概應付不來，因而漸絕交游，連朋友都稀少了，自己索然家居，也覺寡趣，正需要有這樣的一種清雅組合，供我養性怡情，消閒遣悶，並且因此也可得幾個素心之侶，時相往還，免得旁人議我孤介，想着心裏已經動了，但她向來性情謹慎，事無大小，自己既要三思，還須稟明堂上，這時雖已願意，但仍拿着那簡章不作表示，鳳枝忍不住催促道，姐姐到底怎樣，可願意加入麼，雪宜道，這個會確是很好，對我也極合適，鳳枝道，那麼你當然加入了，雪宜道，現在我還不能決定，明後天再給你回信吧，若是加入，就請你介紹鳳枝道，那不成，人家已經預備差不多了，三兩日就正式成立，從前天已托我來請你，我因為有事纏住，已經耽誤了兩天，你可不能再耽誤，快給個痛快話兒，說着又柔聲道，好姐姐，你不知那些人對你多麼敬重，多麼盼望呢，就是妹妹我，以前跟你同了四年學，那時天天見面，耳鬢廝磨，何等親熱，自從畢業以後，雖然誰也沒離開天津，可是弄成分居兩國似的，輕易不能見面，姐姐也許忘了我們舊日交情，不理會妹妹了，可是妹妹那一時也忘不下姐姐，每逢請你我家談談，三催四阻，

總請不到，你家裏我又不願常來，難道我們這裏冷下去麼，姐姐你忍得，我可忍不得，現在好容易有這機會，我姐妹每星期可見幾次面，我是多麼高興，姐姐你就……說着忽然停住，小嘴一鼓，似乎氣得要哭，她這套話，本是菲貞所教，居然大有功效，雪宜被她用舊情感動，又加姐姐叫得震心，立時軟了心腸，也連帶決定主意，就撫着她肩頭說道，看你氣得這小樣兒，何致於呢，我本贊成這會，現在就答應你加入，不過……我們還得去問問父親，明天再回覆你可好，鳳枝不肯，定要當時回信，雪宜無法，只得拿着簡章去向父親請示，岳慕飛恰巧在家，聽得女兒一說他本深知雪宜品格高尚，向來守禮，若是不正當之事，根本不會向家長請求，又見那簡章所列，都是合乎女孩兒身分的作業，有利無弊，當下就慨然允許，雪宜回房報告鳳枝，鳳枝大喜，就說本會不日要開籌備會議，凡是加入的人，都要集齊，互相介紹，並且研究進行事宜，姐姐那時可得準去，雪宜答應說，我只接到通知，屆時準到，鳳枝見事已成功，又坐了一會，便自告辭回家，把經過對母親說了，菲貞更喜得心花怒放，好似雪宜一來，自己便算揪住呂克成的龍尾，立即一步升天，

但却沒想此事一成，就如搗了岳慕飛的泥鬚，先將自身難保，其實她並非未慮後來禍患，而是認爲根本沒有禍患，因爲普通人常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比如小竊眼中，看看世界下人人都有偷盜的嫌疑，蕩婦看着世界上人人都是邪淫嗜好，萬菲貞因本身閱人甚多，就不信世上會有貞女，他的理論，是放着快樂不享的，只有呆子，所謂貞潔的人，多是故意裝作，以博美名，或是未經人道，根本不解個中滋味，所以她對於雪宜，認定她的守身如玉，是由於知識未開，只要經少帥給以甜頭，就會一變初心，從此成爲同道，那時瞞哄家庭尙恐不及，又怎能洩漏呢，他這樣着想，自然肆無忌憚，欣然布置，當天便在附近租下一處樓房，作爲會址，把自己家中的富餘家俱，搬過去許多，並且打電話喚來津海關署中的庶務課長代爲辦差，限令一天內布置完成，及至第二日月娟再到薛家討信，才知不但約請雪宜的事已經成功，連會址也已收拾停妥了，月娟雖曾料定菲貞必然從中取事，却想不到竟如此風熾火急，明白她的機謀已然發動，即將用捷速手段實行，這樣一看，自己只出個題目，把文章起個頭兒，她就立刻順着筆路，滔滔汨汨的作下去完篇了，這婦人作惡的

才幹，真不可及，自己起初本想替她開一條路，待這益友會組織成功，把雪宜誘出家門以後，再慢慢把她點醒，替他參贊，使她撮弄雪宜失身少帥，以挑起岳呂兩家的風波，如今想不到她竟如此腦筋靈活，行動迅速，看來這件大事，竟是由她一手包辦，真乃天緣湊巧，既使我省了無限力量又替我泯了許多痕跡，這才是百年難遇的俏事呢，月娟想着便把自己進行的也報告了，菲貞萬分熱心，催促月娟急速召集會員，先開籌備會議，月娟聽着菲貞的急迫語氣，心想她替少帥辦事，比少帥謀岳雪宜的心，還來得急，看這情形，大約已預備在開籌備會議那天，便要教岳雪宜不得完壁而返，這婦人狠心快手，好生可怕，也許她是恐怕雪宜萬一對會中有所不滿，第二次謝絕不來，又失機會，故而在第一次便來個當機立斷，岳雪宜只怕難逃定運了，當時自然樂得應允，菲貞又提議次日便發出通知，約於第四日下午七時，在新會址齊集開會，作初次的會見，由薛宅廚房代備酒筵，請大家飲宴，月娟明白她的意思，贊成不迭，就開出各會員的姓名住址，把發送通知的責任，也推到菲貞身上，菲貞那知月娟深心，便自欣然允諾，當時月娟又和薛家母女同去看了新會址，就

告辭回家，覺得天大一件事情，竟輕輕易易的移與了責任，好似萬鈞重担，得到代爲肩負的人，並且還担保她能盡力執行，底於成功，自己只作到這個階段。就算功行圓滿，以後就可袖手旁觀，一個主謀的人，竟作得如此乾淨，連嫌疑都受不着，天下還有比這再便宜的事麼，月娟快樂非常，回到家中，就閉門不出，將息前些日奔走籌畫的勞倦，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接到薛宅代發的益友會初次召集的通知，

她看着笑了半晌，因爲她這主謀的人，不但屆期決定不去赴約，而且決定永不再和這會發生關係了，她知道這會的生命止有一天，萬菲貞毀完雪宜以後，再不會熱心會務，而且那時不知鬧出何等巨變，刀兵一動，這會自然隨而失之，在萬菲貞已代自己安排停妥，到了會期，無論自己不到，即使其他會員完全不到，也沒問題，只

要岳雪宜一人到了萬菲貞，就不會放她逃走，我又何必白去現形，多留一回痕跡，惹後來的嫌疑呢，於是月娟從此便置身事外，蕭蕭閑閑的靜聽消息，但萬菲貞那邊却忙碌非常，到了會期前日，又派鳳枝去岳宅再申前約，雪宜答應必到，萬菲貞雖然放了心，但不敢先向少帥報告，因爲除夕曾使少帥掃興，這次雖然把握，但恐怕

臨時再生意外變化，雪宜托詞不來，便要重犯誑駕之罪，於是特別小心謹慎，決定等雪宜入了羅網，再請少帥光臨，也給他個意外的驚喜，及至到了會期，萬氏母女早把會址收拾得十分華麗，恭候佳賓，真比她自選主人還要盡心，天到黃昏，會員陸續到來，大家因多半是月娟所邀，進門都問月娟，見她未到，正在詫異，僕人進來報告，喬太太府上來了電話，說今天因為帥府七太太害病，喬太太進府瞧看，還未回來，大約要在府裏住下，請各位太太小姐不必等候大家聽了，自不免有些掃興，所好相互間多半稔熟，無須介紹便可作笑酬酢，又過一會岳雪宜來到了，萬菲貞如接着寶貝一樣，竭力周旋，及至入席，萬菲貞以長輩資格，被推為會中顧問，坐了首座，她本來心裏只注着岳雪宜，並不要談什麼會務，就說今日你們會員來的不齊，不能開議，這一席就算大會聯歡，我來領頭，跟你們痛飲幾杯，說着就勸起酒來，萬菲貞本意是要灌醉雪宜，無奈座中閨秀，都不善飲，也鬧不出高興，雪宜更滴酒不聞，百勸無效，既而把飯吃完，大家見無事可議，無話可談，都紛紛告辭，雪宜也要同走，菲貞對他人都不挽留，只拉住雪宜，說少待有話說，雪宜只得稍候

，及至衆人散盡，菲貞又邀雪宜到家中小坐，雪宜推辭不肯，菲貞使出親熱的勁兒，像綁票似的把她挾至己家，雪宜無奈，只得稍留和她母女閒話，過了一會又要告辭，菲貞留她喝杯咖啡再走，雪宜却不過她的盛情，只得從命，那知一杯咖啡飲下，就覺頭目昏眩，心神迷亂，搖搖欲倒，菲貞扶她倒在床上，雪宜兩眼一閉，就失了知覺，菲貞喜得直拍屁股，教鳳枝給她脫去衣服，送入衾中，鳳枝這才明白母親的用意，望着雪宜，一陣惶愧，一陣羞憤，猛然把身一轉，跑到別室中哭泣去了，菲貞也顧不得呵斥女兒，自將雪宜安排睡好，便去給少帥打電話，那知她請少帥來償夙願之際，正是少帥將要別赴幽期之時，原來無巧不巧，這一日正是少帥施用手段，震伏住吳太太靜嫻，由曹芝蘭代定了夜中約會，少帥得報，欣喜非常，晚上理完公私事務，天已十點多鐘，正要出席赴約，不料這時恰接到菲貞的電話，真是妙境逼人而來，好事連天而降，少帥怎會不喜上加喜，但是兩下時間衝突，魚與熊掌，怎能一口同吃，到底是消受久縈魂夢的雪宜呢，還是去享用新經獵取的靜嫻呢，少帥真煞費躊躇了，著者這時日斬猷禿筆，容他考慮一下兒吧，正是春色兩家分，

羊車安適，芳魂一劫盡，鵲血空留，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毒計發東窗蛾眉落劫

亂源生暗室冰雪完貞

山江舞歌

三卷

話說薛宅裏面，自從萬菲真將好事通知少帥，聞聽少帥在電話中稍一沉吟，隨即答應就來以後，萬菲真可就忙了手脚。預先發下第一道命令，教他的德配薛壽嵩先生，作外庭戒嚴司令，執行歡迎接待事宜，並且犧牲一夜睡眠，督同僕人廚司，預備茶水酒筵，若有遲慢，惟他是問。第二道命令，派個心腹僕婦，令其在少帥進門入了洞房之後，就把電話的電流塞斷，只使少帥得以裝歡，不受外間擾擾，這兩道命令，都立刻順利頒佈下去，但到第三道命令，却發生變態了，因為萬菲真心細如髮，把一切都想得週到，務求盡心竭力。把少帥伺候得無微不至，她想到少帥今夜初入桃源，岳雪宜又在昏迷之中，遞過這茶，既有人服侍，而且萬一岳雪宜清醒，有撒潑嘔氣，扭手扭腳，更需要有人解圍，要尋長適當的人選，自然非女兒鳳枝莫屬，於是她派人去喚鳳枝，去人回報說，小姐還在屋中哭着生氣，只不肯來，萬

菲貞只得屈尊自往，到了女兒房中，見鳳枝正倚枕而臥，眼圈通紅，小嘴兒鼓得包子似的，菲貞走到床邊坐下，揉着她道：「好孩子，你也得打扮打扮，少帥一會兒就來了，鳳枝不應，菲貞又說了一遍，鳳枝猛然推開她的手，憤憤說道，他來關我什麼事，他爲的雪宜，有雪宜在那裏就得了，我出去算什麼的，菲貞道：「呦，孩子，你別說假話，咱們是主人，不出去應門，這什麼禮數，再說你跟少帥又有過好兒，怎能不照面兒，鳳枝睡了一口唾沫道，別提他與我的事，那是扯淡，人家爲死爲活，只爲着雪宜，你發瘋把我自填了限。還有臉兒說呢，菲貞道，你糊塗，這好比作買賣，各人作各人的生意，俗語說車多不碍路啊，譬如說你到瑞林祥買了兩件衣料，又到敦慶隆買了兩件皮袍子，兩家都能從你身上賺錢，都認你是好照顧主兒，瑞林祥見你買別家皮貨的就生氣把你推出門來，沒這理兒吧，孩子，你等着，早晚你從少帥身上得着好處，那時就明白娘的心怎樣爲你了，現在已沒有工夫，你快起來洗臉擦粉，換件衣服，還有很要緊的差使，等你官呢，鳳枝翻身坐起，揉着眼道，哦，這倒怪了，今兒還有我的差使差使，菲貞道：「這差使還是非你不可，

雪宜在房裏昏睡，少帥來了，面前總得有個人伺候，也許得要人帶把手兒，再說夜裏端茶送水，時時都得用人哪，你這官這差使，管保得少帥喜歡，鳳枝聽着，臉上

一陣發紅，條又發白，搖頭說道，什麼話，人家兩個在屋裏……我憑什麼去當這份

梅香，我死也不幹。那貞道，好孩子，別听我自說，你不去可教誰去呢，你別忘了，咱們一家都沾着呂家的光，吃着呂家的飯，往後還有多大指望，不巴結好……鳳

枝憤然接口道，怎麼沒人，咱們這些了頭老媽，誰不能去伺候，再說你要巴結他，

爲什麼不自己去伺候，鳳枝也是氣極了，才對母親說出這樣無理的話來，那知那貞

竟然不以爲忤，啞然說道，我倒願意去，而且也曾打算看去，只因細想覺得不妥，

才來找你，你想少帥不論怎樣，總是年青人，臉皮還薄，我跟他連手都沒拉過，總

算是生人，強湊到屋裏，少帥一定是着不方便，把我趕出來，落個沒面子，還是好

的，倘若他爲這個不高興起來，我們這股子心血，不都白費了麼，鳳枝插口道，別

說我們，我沒費過心血，那貞道，好，就算我自己的事，孩子今兒也總得捧我，你

和少帥有過好兒，原是一床上人，進去伺候，他一定喜歡，明兒你爸爸一升官，我

準教他給你立一個十萬塊錢存摺，等你出嫁時帶去，還有你上回要買的大鑽石戒指，你爸爸嫌貴沒有給買，這回包在我身上，明天少帥一走，我就打電話給三德金店把那戒指送來，不到正午，准帶到你手上，好孩子，你快洗臉吧，鳳枝還是不肯，但禁不住乃堂妙舌翻花，連哄帶嚇，結果鳳枝終於屈服，只得起身強打精神，抱着無謂的心情，作無謂的修飾，萬蓮真把女兒勸好，又叮囑了些話，才離開另行佈置他事去了。及至天近夜午，門外忽有汽車到來，嗚嗚兩聲，門內恭候已久的薛壽嵩，已如飛奔出迎接，只見車上走下來那西裝筆挺的少帥，帶着滿臉的雲情雨意，滿身的粉膩脂香，神情好似戲台上跳花牆的張生，和自日在帥府或師部威武嚴厲的少帥，似已另易一人，但車中並無一人護衛，他下車就擺手令車夫開回去，自行走入門內，薛壽嵩把腰兒彎得到九十度，在門旁敬禮迎接，少帥把手杖向他背上敲了一下，笑道，老五車，你少鬧這些閒文，誰倒是誰對誰，快進去，再彎腰擻臀，我就敲破你的硬蓋兒，薛壽嵩聽着，毫不感覺侮辱，只覺受寵若驚，連聲諾諾，其

實少帥也只是素日和他當作談話，今日又看他後肩駝背，以爲頗有所似，故而信口

加以比擬，絕沒有得着便宜反賣乖之意，兩人向裏走着。少帥向來具有領袖氣派，與人同行，總是走在前面，好似自負有領導之責，要別人追隨着他，這時他大踏步前行，薛壽嵩兩條羅圈腿兒，向不合作，左腳尖兒向着右方，右腳尖兒向着左方，一走起路來，左腳只想向右方橫行，右腳也想向左方橫行，兩腳相反的力量，雖因全身的平衡力而得互相抵觸，但右腳總是較爲雄壯，於是走路常向左方偏斜，譬如十步外有人喚他，他不是要對着那人走去，倘若路一失神，忘却努力幫助左腳，身體便要出軌，必然走到目的地左方三尺之外。少帥因少帥走得太快，盡力追逐，脚下常常失却管束，離開原定路線，需要時常加以矯正。而且走得很快，兩隻腳尖互相爭鬥，屢次幾乎跌倒，少帥走到樓門，薛壽嵩見他要自己開門，恐怕失禮，急忙叫道：少帥，等等，我來，我來，少帥聞聲回頭，薛壽嵩才一溜歪斜的趕到，將門推開，少帥看着他，不禁好笑道：你何必呢，我們自己入，不客氣，壽嵩那裏肯聽，直追逐少帥上樓，到起居室內，看見弟貝母女已在門外迎候，他才覺得接引職責已盡，以後的正式工作，自有妻女担任，他再慇懃，反倒惹厭，於是急流勇

過，向少帥鞠了個加深加長的躬，便自坐下，這度萬氏母女，延少帥進了起居室，萬氏因逢迎貴人，早已吩咐婢僕遠遠，自己送煙遞茶，少帥見房中沒有雪宜，並不落坐，只在地板上站着，露出情思迫切的樣兒，萬氏因爲自己這場汗馬功勞，得來不易，想要先和少帥說兩句閑話，自己表表功，使他多多承情，就陪笑說道，少帥今兒公事忙吧，這半天才來，呂克成道，軍倒不忙，不過今兒夜裏正有件要緊事，幾乎不能到這兒來，萬氏笑道，喲，什麼要緊事，比這真還要緊，今兒你若不來，我豈不自費了心，少帥道，所以啊，我就怕教你自費心，才臨時丟下那邊的事，來辦你這邊的事，說着面上微露笑影，但隨即消逝不見，這時風杖遞過一支紙煙，呂克成把手一插，說了一句我不用，眼中好像淚光看見風杖，又轉問萬氏道，你說雪宜是誰在你這兒，到底她在哪兒呢，風杖插了個小款釘，又見少帥對她的存在，根本沒加注意，不由又感難堪，赧然躲過一旁，萬氏在少帥跟前，全部精神向他專注，那還留得回半隻眼注意女兒呢，聽少帥一問雪宜，纔得到了自己表功的機會，就撥出早已打好的腹稿，預備作篇定長的敘事文章，惟覺帶道，雪宜在旁邊房裏

呢，我爲弄她來，真是不易，費了千方百計，經過許多日的預備，又——少帥已聽明雪宜在旁邊房中，就已急不可待。萬氏這一刺刺訴說，他更大不耐煩，擺手叫道，好，她既在旁邊房裏，就快領我去，別的話以後再說，萬氏見少帥不許她再說下去，甚爲掃興，但知他心急，怎敢遲擱，只得應道，是，是，就在旁邊我的臥房，少帥一聽，好像對於她的臥房，久成熟路似的，轉身向外便走，萬氏忙叫了聲鳳枝，你陪少帥去，當時才想起一件事，覺得有向少帥釋明的必要，忙又趕了兩步，叫道，少帥，我請您說，雪宜可是被湯藥酒送過去的。大約三兩點鐘內就要醒過來，那時候，請您一撥動，少帥可出汗發熱，只覺喉嚨乾一乾，以後就好了。這回家不說以後就回手易如了，少帥到了酒亭才不覺煩燥，原來受了這六百天，還用這般辦法，我這就爲你把藥酒服一服，試看試看一服，又服一服，不論怎樣，我總算如了心願了，少帥口里說道，好，你就領我去，當時少帥直走進去，那貞初因少帥不許她去，這時少帥又領着她是件空前的奇事，制勝出奇的偉大動搖，竟似尚有所不滿，不由有此懷疑，等少帥隨鳳枝走出，鳳枝退幾步，頽然坐誦椅上，自語道

，少爺真難伺候，我使盡了心機，又白饒上一個黃花女兒，到如今倒落得他一口冷氣，真是教人窩心，我到底圖的什麼呢，想到這裏，忽想起自己並非無所貪圖，本來這大舉事動機，第一就打算利己替己，保全富貴的身體，恢復情人王國元失去的官職，呂克成無論如何，總算欠下人情，略略念他起來，必然向我道謝，乘機向他請托，他絕不好意思駁我，這事自有九成希望，何況得宜和少帥一發生關係，以後更要借我家中官作國會，外人見少帥時常蒞臨，誰敢不來巴結，走門路，買缺分，更要爭來投止，我幾利用雪宜家教嚴厲的弱點，對她挾制，令她轉去纏磨呂克成，任我撥弄，從此財勢俱得，簡直可以操縱一切了，想有又時興起來，立起對着大鏡，作了個得意笑容，過一會聽得外面靜悄悄，渺無聲息，她就想出去向臥房外聽聽少帥的動靜，正要推門走出，不料外面有人也正推門闖入，和她正撞個滿懷，菲貞大驚看時，原來是女兒鳳枝，她慘白着面色，十分氣恨的樣兒，進門便直奔到大椅上，撲地坐下，屈臂抱頭，將臉埋在椅背之上，菲貞大為詫異，忙趕過問道，你怎麼，自己出來，少帥……鳳枝猛抬起頭，望着她娘的臉兒，說道，都是你出的倒

楣主意，還有臉兒問我，真真大爲道，怎麼了，少帥有什麼事，鳳枝發恨道，他有什麼事，他沒一點事，只我無故的吃虧受氣，往後甯死也不聽你的話了，萬氏聽了半天，仍是莫明其妙，只得耐性連哄帶問，鳳枝才氣憤說道，你想昏了心，只用我填限，人家可用得着我啊，白去討沒味兒，方才我隨他進那邊房裏去，雪宜還在床上昏睡不醒，他摸着我，愛了半天，一句沒答理我，等到他上床時候，我又過去伺候脫衣服，那知他把手一擺，像吩咐下人似的，說這兒不用你，快出去吧，我聽了這話，還能再賴着不動麼，於是乎就出來了，這都是你的好主意，害苦了我了，說着又落淚哽咽，萬氏聽明只是鳳枝吃了沒趣，並非少帥有何問題，心中方才釋然，就勸慰了鳳枝幾句，送他回房安息，燕真仍回到臥室門外，屏息站立，一面兼代少帥的近侍護衛職責，一面滿是自己耳官的好奇熱望，這時若有人在旁看着，一定可以見到她忽而聳肩，忽而傾耳，忽而繃眉，忽而翻眼，忽而面紅耳赤，忽而微笑搖頭，種種表情，真是瞬息萬變，好像電影公司招聘新進演員時，在鏡頭前試而表情的光景，但演員若能由她這樣的全能悉心表演，恐怕定要迷着幾位導演，還不定

羞殺幾位。且呢，那貞聽了見有一點意思，以為這句的意思，她自己想少帥真不愧將門之子，大約他山外軍中奉命討伐的，這句話當然是發展了，可惜雪宜未經人道，又在香夢之中。等於韓湘人，在說這話楊，儘想好蘭芳的新玉蝴蝶、白白作踐了名角好戲，若是換上我這樣願與同歸，如香夢子，那才是人間大快事呢，那貞這樣一想，不由有些心跳，因心跳而覺心酸，因心酸而腿軟，正想回起居室中休息，忽聽遠處有鼎沸之聲，急忙回頭看時，只見自己丈夫薛壽嵩正立在丈許外的樓梯口，揚着蒼白的臉兒、揮着顫抖的手兒，口內發出舌抵上顎的聲音，似乎要招呼自己，又恐驚動少帥，改而此做伴。那貞連忙向他奔去，走着似覺兩股之間，有些不得勁兒，腿也酸軟異常。勉強奔到樓梯口，薛壽嵩已拉了繩，氣急敗壞的嘩聲叫道：「要命，這可怎麼好，你作個家你作已掃，我可不惹不了，那貞聽他這聲鳥煙瘴氣，並沒有一句話實，就打了他一掌，老強等，喚什麼，到底是那兒的事，值得大驚小怪，薛壽嵩頓足道：「還怨我大驚小怪，人家已找上門來了。立等着要把人接回去，那貞聽着，心中已有了幾成失料，頭頂轟的一震，但口中仍照接誰呀，

薛壽巖着急道：你還裝瘋，接這雪官呀，草草真吸了口冷氣道，是岳慕飛來了，岳壽巖道：還用甚麼親身來，……罷矣自坐車來接，傳他主人的話，立刻要接他們小姐回去，來勢緊急，好像你披掛了龍韋策，不知誰說走了嘴，岳慕飛知道了什麼做的，這……這……我看快再起來，教她回家，要不然老岳……萬氏沒等他說完，已搖手道，胡說，這怎麼成，少帥正在高興頭上，誰敢打斷他呀，再說雪官還在香着，怎麼……說了不住搔頭，薛壽巖本來蠢然無知，素日只倚仗着太太，這時見太太連彷彿無策，想到岳慕飛慣動手槍的兇相，立刻惹起腎虧的病根，脊背一陣發冷，不自覺的走了小水，和太太一樣有了更換中衣的必要，但當時尚不覺察，只急得亂拍屁股忘了鎖匙監雪官話，發出鄉音，直叫唔呀弗得了哉，我得逃上海，你當替我了，叫着又往裡回，但忘了正在樓梯口，一足踏空，就落了下來，幸而七八級下，這一道馬折，被樓欄把他接住，雖未受傷，但額上已起了個絕大的舍利子，左臂擦破一塊肉皮，鮮血淋漓，痛得他，直作鹿鳴，萬氏趕下去，把他扶起，厲色斷喝不許作聲，可憐薛壽巖，以如柴之身，突遭墜樓之禍，一縷幽

魂，雖未離殼而飛，通身骨節，却將解體而散，疼痛程度，可想而知，無奈賢妻竟禁止呼喊，他只有張着大嘴流淚，飽嘗酸辛吃黃連的味道，萬氏這時更不顧丈夫的死活，只凝神思想主義，猛把手頭前額上打了三下，便已得計，忽用力一推薛壽嵩，叫道，你給我走開一邊，夾着梆子睡去，我自己會辦。說完，跳下樓，直入客廳，按鈴招呼僕人進來，問岳宅來人在那裏，僕人回答說在門外車上等候，萬氏便罵一羣不明人事的東西，怎麼把人家蹲在外頭，越不快請進來，僕人唯唯，將要退出，萬氏又叫住吩咐道，你把那弁目請到這裏，你就出去，不要守在旁邊。僕人出去，須臾便把岳宅派的弁目陪入，望着萬氏介紹了句這是我家的太太，便自退出，那弁目給萬氏行了個軍禮，萬氏看來人身軀高大，面目庸俗，却帶着愚蠢貪婪的神情，就含笑說道，你貴姓啊，那弁目又行個禮，惶恐道，報告太太，我叫張德標。萬氏笑道，你家師長怎樣不得人心哪，你家小姐輕易不出大門，今兒好容易跟小妹妹湊到一處，正玩得高興，偏又派人來接，這不成，你回去見你們師長，就說我們小姐不放他走，一定要留住一夜，明兒我這裏有車送她回去，不用派人來接，那弁目

聽了，搖頭說道，太太，我們師長諄諄囑咐，務必接小姐立刻回去，你知道我們老爺的脾氣，說話就是一句，我若接不回小姐，準得挨一頓皮鞋，太太就教我們小姐走吧，萬氏聽了，眼珠一轉道，今天我就是不放她走，你知道……回去可不要對你們師長說，今天恰巧是我的生日。凡是來的太太小姐，都不許走，給我湊個熱鬧，你們小姐引頭兒一走，大家全要散了，你就依我的話，快回去吧，那弁日本是貪鄙之徒，又在闊人家裏間走動慣了，時時張着鼻孔，嗅取財喜的來路，這時聽萬氏自己說祭壽日的話，怎能放過機會，當時就拋開正文，向她猛然跪下，叩了個頭，口說給太太拜壽，萬氏正要他這樣，很客氣的禮堂起來，又從身上取出二十元鈔票，遞給他道，拿去買茶葉喝吧，那弁首先怎麼敢領太太的賞，隨即伸手接過錢去，又說了句謝太太的賞，同時找補了個軍禮，認真笑着說道，好，你就回去吧，對師長說得好些，那弁只得這二十塊錢，雖然中於拜壽，與接小姐的事無關，但他既因拜壽而得錢，對接人的事就不好意思再堅持了，心中固然知道回去不好交待，好在有二十元錢在身上壯胆，居然忘了憂慮，諾諾連聲而退，那真見他走了，不由倏然

自笑，心中深服自己的才能，這樣一遭難關，居然將施小計，就拈奪過去了，這弁目回去當然善爲說詞，使高慕禎不再交差，這一夜工夫，既使少帥得以盡歡，並且對雪宜也可以應付圓滿，我真是萬幸人，這事一動政治手腕，無不成功，可惜生爲女子，不能馳騁宦途，若是蒼天變我作男兒，就不知怎麼得意呢。高氏想着，欣然自得，須臾聽得門外汽車聲響，知道那弁目已自驅車歸去，就出了客廳，尋着在後房榻上呻吟的丈夫，說着風波已平的佳音，又罵了半天他的庸碌無能，誇了半天自己的神機妙策，自己得意洋洋的重復上樓，走到自己臥室門外，忽然想起稍時雪宜醒來，發覺自己已爲少帥所污，也許有一番做作，我雖有法應付，但總不如風波和她容易說話，還是去看看風枝，教他暫且不要睡覺，想着就推門而入，見風枝正靠床上倚枕而坐，仍是全身衣服，呆呆的伏眸視地，似有所思，看樣兒便知她這姿人已憔悴得入了骨，高氏便過來勸她休息，教她身段，徐徐訴說來意，風枝起時仍是不肯，但高氏不過老計百端，教她休息，教她身段，都是女兒心官反抗，結果屈服，幾乎已成公式，這次自然也是照樣，高氏因夜已將闌，恐怕風枝獨

自無聲入睡，就拉着她出來，走過少帥洞房門外，又立住竊聽，裏面已竟悄悄地，沒了聲息，萬氏算算時刻，少帥自入洞房，已有兩點半鐘，在這長時間裏，當然他完了心猿意馬豪情已倦，想必巫峽雲停，陽台夢斷，正在酣睡養神呢，但三雪宜過這大的時候，藥力已減，應該醒來，怎麼還沒有氣息呢，正在想着，忽聽屋中嚶然有聲，似嘆似息，似喜似吟，聲音非常哀怨，聽起來，這本在預路之中，但聽着聲音，不自覺的毛髮悚然，通身發冷，忽然心血來潮，低聲向鳳枝，道：「他醒了，你進去看看好麼，鳳枝咬牙搖頭，照本無聲，但已示意誓死不從之意，萬氏力要再用別的話語勸導鳳枝，其中久聞房中有一聲微微的聲音，先是床欄微響，接着響板有拖曳之音，好像一個人坐在床邊，將身下的人連下的鞋內，用力略重，將鞋擦動，發出很輕的響聲，但在這響聲中，又有一聲低低的嗚咽，彷彿人在深悲極痛之際，竭力遏制悲憤，不許發洩，這在禁絕不住的場景，萬氏聽着，又低聲道：「她下床了，少帥一定正睡着，你進去……」；話未說完，猛聽樓下砰七聲音大作，像是有人亂打門，萬氏心忖着是賊，不由把身體圍圍外牆石，她母外立的

地方，正是樓上甬道，後面是一溜房間，前面却是一面明窗，可以看到院中和街門，這時二人由玻璃窗向外窺視，只見僕人向外詢問，外面的人大喊是岳公館來的，僕人更亮了門燈，開了街門，萬氏借着燈光，看見門外停着部黑色大汽車，車內坐着車夫，車前立着兩人，一個軍裝的是張德標，一個穿着長袍馬褂，却不認識，本宅僕人向他們問了幾句，因為聲音甚低，沒有聽見，隨即那穿長衣的大聲叫道，我們接小姐來了，請你們太太快放我們小姐回家，我們師長在家正發脾氣，把張德標也打了，又派我接小姐立時回去，片刻不能就悞，你們快給回聲兒吧，萬氏聽着雖甚吃驚，但想雪宜已經使少帥償完心願，今天的節目，總算演唱完畢，可以放她回去，不過自己對雪宜本預備有一番挾制，一番發導，現在時間已來不及，只可叫出她來，囑咐幾句，就放她走吧，想着一面叫風枝去喚雪宜出來，不料正在這時忽聽身背後門聲一響，萬氏回過頭來看時，猛然打了個冷戰，幾乎呀的叫將起來，她眼中看見向門內出來的，確是雪宜，但幾疑是另一個人，因為雪宜幾乎完全變了，那張玉面可愛的瓜子臉兒，本來很豐滿的，此際好似肌肉都已消蝕，顴骨突起，兩頰

深陷，兩隻水明眸，此際也枯涸失神。現出幽迷天智的光，頭上秀髮蓬散，臉上顏色變綠非青非黃。而且浮有一層很奇怪的油光，再加眼兒一着，嘴兒哆嚅着，這付神情，非常怕人，簡直就是舞台上演紅梅劇，或陰陽河女鬼帝的那付鬼臉兒，風枝也回頭看見，三點鐘前花嬌月媚的絕代美人，轉瞬間竟帶了鬼氣，不由嚇得叫娘；你看她：：雪宜兩眼發直，由箱內走了出來，搖搖的挪了兩步，身上四肢百體，好似都已失了連繫，雙手亂擺，腳步飄浮不定，直像影子移動似的，一團陰氣逼人，不但鳳枝看着害怕，連忙躲得遠遠中，就是萬氏也覺奇怪，心想雪宜和少帥合歡，正該喜氣透酥胸，春色橫眉黛，那便初春風雨，不禁摧殘，也不過類氣氣霞，目凝清淚而已，又何致發昏了這大病似言，幾欲暈死，而且她眉目間隱含死氣，看着怕人，這是什麼原故呢，想來不由的發發抖。口中却叫道，番小姐你起來了，這屋裏坐：：雪宜對她的說話，好似夢中聽見，眼睛明明望着她母女二人，却似並未看見她們，直着眼睛向前移動，萬氏更爲害怕，心裏她這樣兒好像神經錯亂，將近瘋狂，莫非犯了什麼毛病，聽人說不穩夢中遊行的怪病，睡着覺起床亂跑，但

她的神氣也不像啊，想着只見雪宜已走到近前，萬氏和她一對臉兒，才看出她的眼中白睛通紅，烏珠發凸，射出一種陰慘的凶光，驚得通身發冷，連忙擁着鳳枝向旁躲開，雪宜就挪到她母女原立處，臉兒靠近坂齒，立住不動，萬氏母女在驚疑無措，只見看門的僕人，由樓梯上來，看見她們在窗首立着，就跑過稟道，岳宅又派人接小姐來了，一定要立刻……萬氏擺手道，好，我知道，教他們等一下，岳小姐再喝杯茶就走，那僕人應聲退下，萬氏心想雪宜這樣兒回家，被她父親看見，定要詰問，固然雪宜必和普通兒女一樣，萬不會對家人聲說失身的事，必然設詞遮掩，絕無後患可慮，但只愁她閱歷太淺，口齒欠利，又加正在迷迷糊糊，萬一回去說得驢唇不對馬嘴，岳慕飛看着她這難看的樣兒，就許生了疑心，不許她出來，以後少帥再向我要人，豈不仍要為難，想着就打算先把雪宜扶到起居室中，一面替她稍加修飾，一面對她略行教導，再送出門去，這些念頭，在萬氏腦中，不過轉了兩三秒鐘，便已打定主意，急忙轉身，向雪宜道，岳小姐，你家過來車接你了，先上你妹妹屋裏擦擦臉再走，我還有話囑咐，說着見雪宜仍似木雕泥塑一樣，毫無反應，就又

向鳳枝道，你扶姐姐……不料才說出這幾個字，猛見雪宜身體，好似機器驟然開動，突然挺身向前一躍，有如運動場上立定跳遠的姿式，用的力量非常之大，因爲前面緊挨玻璃，就把頭撞到窗上，大塊玻璃撞破兩塊，碎片直落到樓下，發出巨聲，鳳枝嚇得狂叫欲逃，還是萬氏較比鎮定，且有急智，知道事有蹊蹺，急忙奔過，將雪宜抱住，一面叫你怎麼了，一面對她細看，說也奇怪，雪宜撞碎玻璃，臉上竟連油皮都未擦破，精神仍和方才一樣，兩眼勾勾向外注視，僵立無聲，萬氏知道事情並不能如自己急的那樣順利，要出意外麻煩，急得頓足叫道，鳳枝，鳳枝，你別儘怔着，快幫我把她……話未說完忽覺雪宜猛一掙扎，隨即發出像被殺時將絕命的一聲慘叫，又哀聲喊道，表舅表舅，我被人害了，萬氏大驚之下，急忙伸手去掩她的嘴，那知雪宜這時兩眼一翻，雙手上舉，向後一仰，就栽倒在地，萬氏望着她手足無措，想把她扶起來，無奈雪宜身體僵直，她也因驚惶而沒了力氣，只得無理由的亂罵鳳枝，鳳枝更嚇得軟癱，連本身的腰力支持，莫說要她幫助這賢母了，二人正在手忙腳亂，那家中岳府差人，早聽見雪宜喊叫聲音，那個穿長袍的已帶着張德標

直奔上樓，萬氏聽得脚步聲，更自驚嚇欲死，但同時又心中生智，忙蹲在雪宜旁邊，用手先撫着她的口鼻，覺得尚有呼吸。先放了一半心，就裝作用力要扶的樣兒，口中喃喃說道，這多麼糟心，年青人不管不顧，一味逞性，我沒口的彌，直說小姐不能喝酒，你們一勁兒灌她，醉到這樣兒，我怎麼對得住岳師長，說往已聽得脚步到了背後，回頭看時，見張德標和一副穿長袍的中年人，正立在窗前，對地下的雪宜愕視，萬氏立起，向張德標說道，天對不過你們府上了，岳小姐和小姐妹們鬧酒，竟喝醉了，方才你來接的時候，我因為醉着，怕她回去快說，所以托詞兒打發你走，想把她弄醒了再送回去，那知她這般沒酒量，直到這時還睡迷不醒，神夢謔語的其實喝了不過三兩盃酒，何致於呀，這次你們又來接，說岳師長犯脾氣，我知道留不住，就喚她起來，她也好像清醒了些，還說要走回頭，擦擦臉，我和我們小姐才扶她上臥室來收拾，誰想半路又發了酒瘋，胡喊亂叫，還捶窗搥牆的，差點吓掉我的魂兒，她又倒在地上了。這可怎麼辦呢，張德標聽了，只把眼望着那穿長袍的似乎要他作主，那穿長袍的看着地下的雪宜，直順牙縫，臉上現出疑詫的神情

，搖頭說道，喝兩盅酒，何致於這樣兒，你看，姑娘臉上都成了杏灰色，眼泡也昏了，好像害過大病，出來時候，好好的呀，高氏聽着，一顆心都躍到雲霧口，又聽這人說話口氣，料着不是下人，就噤了聲道，我還忘了，他會出過一回酒，岳小姐身子太嬌，禁不住折騰，又向那人道，您貴姓啊，那人還未開口，張德標已代介紹道，這是我們表舅老爺尤潤官，高氏明白這必是雲霄外家的長親，在番宅管理內庭庶務，故而岳慕飛才派他來接甥女，就向他說道，尤潤官，你有甚麼話，番小姐這情形，怎好回家，只好還在雲霄兒住，後，你回雲霄說些話，現在我們都有點兒吓糊塗了，竟看着她在屋上躺了半天，來，尤潤官，快帶着她到屋裏去罷，說着又蹲下作勢，預備動手，那尤舅已拍手道，不必，不必，我們何必在這裏發脾氣，吩咐一定要小姐立刻回去，你不知道他說的言語話呢，我也明白，姑娘這樣兒不便回去，住在貴府最好，可是……沒有法兒，姑娘的衣服在那裏呢，啊，怎麼身上只穿這點衣服，還沒繫好扣兒，高氏聽着又一陣心跳，忙道，咳，都是喝酒的害，她嘔吐的時候，只喘着心裏發慌，把衣服全脫了，一剎時身上衣服，還是我強逼她又重

穿上兩件，尤表舅搖頭沉音道：「姑娘向來可沒這樣過，我是看着她長大的，永未見她錯過格兒，得得，薛太太快把姑娘的衣服拿過來吧。」萬氏因不放心雪宜這樣回去，仍苦苦挽留，無奈尤表舅畏懼主人，不敢違令，定要帶雪宜同回，萬氏無奈，只得把衣服取來，和尤表舅將雪宜扶起，替她穿單上外衣，尤表舅見雪宜仍然暈迷不醒，雖覺有異，但因萬氏已說明酒醉的話，心雖疑惑，却不好詰問，及至雪宜衣服穿好，就和萬氏一左一右，連扶帶拖，三人勉強搆上樓去，直出大門，將雪宜推入車中倚定，萬氏已累得嬌喘吁吁，但還得竭力強支殘喘，向尤表舅深致歉意，假裝關心雪宜，托他在岳慕飛面前代為遮飾，免得使她挨說，尤表舅答道：「那是自然，不瞞您說，我這外甥女兒，素日別提多麼疼我，我還有不衛護她的，您放心吧，萬氏聽了，果然真放了心，因為他替甥女遮蓋，就等於替自己遮蓋，聞言自然如意，當時尤表舅和張德標也上了車，萬氏還不住叮囑，不住道歉，直等汽車開行，方才轉身入門，且不表她回去怎樣對少帥邀功請賞，對丈夫如何耀德誇能，以及怎樣刷洗她臥床上的被褥，如何添補樓窗上的玻璃，凡是府內一應大事小節，俱都拋

開不管，只說岳府汽車，飛駛而歸，在途中尤表舅便已打定袒護甥女的主意，第一先決定雪宜這付神情，絕不能和她父親見面，第二既在外就誤了半夜，只有把酒醉的話實說，但把罪過都推到薛太太身上，好使雪宜不致過受斥責，及至將到家門，先令車夫不要按動喇叭，靜悄悄在門前停住，輕輕的叫開大門，然後尤表舅抱起雪宜，同張德標在旁扶掖，悄悄走進去，從側面過道轉至後面樓門，由後樓梯走上，進到雪宜綉房，輕輕將她放在床上，尤表舅目極畏懼岳慕飛，今日爲護庇甥女，第一次作欺瞞的行爲，心裏非常慌亂，而且因爲相信雪宜只是醉酒，並無他異，把她放在床上以後，也沒顧得細察情狀，立即自己走出，到後房叫醒一個侍候雪宜的婢女，告訴她說小姐已然回來，令其速去侍候。說完便跑到前向，向岳慕飛報告了，不料他所喚婢女，年歲甚青，只有十三四歲，正在打盹，睡熟了，這時被尤表舅喚起來加以吩咐，在尤表舅以爲她已醒，醒明白，定能遵命行事，但那知這婢女只由黑甜鄉中伸出個頭兒，聽他說話，他說完一走，立即又把頭縮回，重續中斷之夢，把這件實事也當是夢境的一部分，隨着麝香播散於空氣中了，尤表舅却以爲料

理停妥，到前而見着岳慕飛，報告小姐已經接回，岳慕飛憤然拍案道：「他在那裏，怎麼不來見我，想不到她這姓沒道學，說些什麼辭他不可，要不然以後更不知鬧出什麼事來。」尤表舅一聽這女兒名聲，雖然替他煩了官場上的煩惱，但也代為吃驚，就答道：「雪宜已被我送進醫院去了。」岳慕飛方一眨眼，尤表舅忙接着道：「我回明白了，這還不上雪宜，因為今天這酒家吃飯，有她許多的同學，拚命逼她吃酒，她却不過兩杯，只得喝了一杯，那酒量竟醉了，一睡倒起不來，頭一次張德標去接，薛太太因為她正睡着，不肯放回來。這次我去，她雖醒了，還鬧頭暈，勉強回來，我見她實在站不住腳，只得把她送到房裏去睡，雪宜素日最守規矩，這回定是駁不過別人面子，才吃醉了，也罷薛太太不好，縱着她的孩子胡鬧；岳慕飛聽着，猛把桌子一拍，大喝道：「一個女孩子，在外面吃酒，什麼規矩，這薛壽嵩本就不是好東西，我今兒只知她上什麼益友會，若知道上薛家，早就不許去了，你去告訴門上，以後薛家來人別敢來問，雪宜也不要接，尤表舅唯唯應命，岳慕飛又道：「雪宜已經醒了，尤表舅道：「醒了。岳慕飛嘆了一聲，便揮他退出，尤表

舅知道他已不再追究了，心中方才安穩，以爲一天雲霧盡散，雖然還不放心甥女，但料着早有婢女侍候，自能舒貼休養，明日酒醒，便可霍然，也就沒再向後面去看，自去睡覺不提，如今再回頭來說那冰清玉潔的雪宜，論起雪宜，確已被少帥沾污，似乎不該稱以冰清玉潔四字，但作者援着春秋褒貶之法，略跡原心，認爲雪宜受人陷害，事非由己，身體雖污，靈臺自潔，再看她受污後的行爲，豈止清潔，直更可證明她是處女呢，原來她自被藥力蒙住以後，知覺全失，呂克成的侮辱，全在夢中度過，直至呂克成完全得償大欲，倦極而眠，又過了半刻，雪宜方悠悠醒轉，先覺身體似在半空飄蕩，體又徐徐落下，心上微微明白自己是在床上睡着，但下部着實感覺不好受，待要睜眼看看，眼及眼裏有清汗，只張不開，待要細想自己睡前是在何處，腦中又似變成石塊，不記起用，未幾過了半響，腦中神智稍清，身上神經也很爲靈敏，她猛覺身上一部分非常刺疼，而且疼得非常奇怪，不由把腿兒一擡，更感覺有異，心中突有感覺，想到一件可怕的事，一陣發急，竟不自覺的把眼睜開，眼光最先看到床頭的淺玫瑰色電燈，更似神經一驚，明白不是在自己家裏，眼珠

再一轉，看見牆上掛的裝飾品。心思，她感到一方高麗日，這就到了那兒，但身上那一部分又作痛楚，這一來使她觸動，把心頭的主張，和身體的變裏，聯想到一起，立刻大驚欲絕。這一吃驚，更把她激得全身震動，喘着氣動，這一翻身，便要坐起，身方移動，立覺腳際，地阻礙，回頭一看，看見一個男子向大手。由手再看過去，才瞧見身旁睡着個男子，雪宜在宴會上會見過呂克成這次，這時一瞥即已認識，同時也明白了自己的全部遭遇，在睡夢中已被呂克成污染了。雪宜本性清潔，又自小受禮教的薰陶，把身體看得比性命還重，這時一覺悟此身已污，更無暇尋思怎樣來到這裏。如何受了欺騙，只覺腦中轟的一聲，似乎靈魂出竅而去，又似乎坐的地方，突然陷成空洞，把身體直落下去，萬丈深淵，一墜無底，胸中又似乎暴發火氣，要把身體漲裂，心中別無他想，只想自己遭到奇恥大辱，比死還酷，盼望立時死去，又想這恥辱到死後也不能消滅，這種刺激，實在太深刻了，她的軟弱神經，怎能禁受得住，閉着眼睛，對着呂克成，却似看着一張白紙，茫然無睹，忽然眼睛又恢復了作用，看見呂克成的臉兒，心中隱約明白他污辱了自己，猛然推開他的

手，好像瘋子似的，一躍下床，又在床前立住，將手掩住臉兒，隨又放下手，喉嚨啞聲自語道，完了，完了，茫然向前走，忽覺脚下有什麼東西絆住，低頭看時，原來鞋子直落到脚下，這還得多謝呂克成，只給她解開紐扣，並未脫去衣服，否則雪宜就光着身體出去了，這時她茫然把鞋子提起，又把旗袍的鈕子扣上，這些動作，全不由理智支配，而是由於動作的習慣性，因為這時雪宜的靈性，已然朦朧，唯一的念頭，就是思想，循着床走了兩步，無意中眼光觸到牆上，牆上掛着兩隻大鏡，是薛壽嵩夫婦的放大照片雪宜一瞧到萬氏影像，心內忽又一陣清白，因認識是萬氏的住室，而想到自己受少帥污辱，是王氏安排的陷害，由萬氏再想到鳳枝必然同謀，不由把怨恨羞恥的繁情，百作一團怒火，這怒火都在一瞪目一咬牙中勃發出來，但一部發洩不出的怒火，挾着積鬱之氣，上沖腦府，使她又復迷昧，而且由這一剎那的刺激過度，竟使身體全部起了變化，四肢變鬆弛，臉上肌肉驟然消失，面容現出死氣，倏然帶上鬼臉兒，這種現象，作者不會用生理學解釋，只能用舊話來講，好似她已心碎腸斷，或是魂魄喪失，所以雖然活着，却已似行尸走肉，介於人鬼

之間了，此際她如在夢中，人也如不見影。飄忽走出門外，看見萬氏，好似仍把她當作鏡中虛像，毫不理會，信步過去及到了窗前，眼光射到外面，不想正看見院中立着的尤表舅，人的神情真是奇怪，不可思議。那尤表舅本立在大門之下，離樓窗約有兩丈遠，而且尤表舅立的地方，又正燈影掩映之間，常人尚看不清面目，那知惘惘的雪宜，倒看真切了，因着腦中自舊印象，忽又引起知覺的作用，猛烈的打破樓窗，高聲喊了兩聲，但因氣力用盡，隨即栽倒，尤表舅聞聲而入，扶她上車回家，以至到家歸入臥室，這一節的事，他都懵懵無知，一直就睡下去，直到天將黎明，他才醒轉，但醒後仍是神經麻木，自己身體僵直躺在牀上，他並不能記起呂克成和萬氏的事，也知道自己在那裏，但腦中上只印着一個死字，因為他在醒時被污之時，刺激太甚，把人瘋了，而在將瘋之前，腦中恰決定死念，故而這一字成爲他唯一的思想，就如同婦人因思子成爲瘋狂，瘋後逢人便認作他的兒子，原因就是思子而瘋，未瘋前腦中正深印他的兒子的影像，故而神智雖失，這一念頭永不磨滅，雪宜也是如此，醒後只想要死，撲札下地，東尋西覓，居然在抽屜中尋出一柄

并州利剪，他拿着舞動兩下，又尋着一塊大的端硯，仍倒在牀上，也沒有悲痛，也沒覺害怕，更沒思索，因何要死，死後如何，只心無雜念，口無一聲的，將剪子扎入喉嚨，用端硯努力釘了一下，即已深陷入內，立刻香魂渺渺，歸向西方，可憐一個絕世美人，無端受人陷害，竟遭到這樣慘死，真乃冤枉，只不解她一個嬌怯怯的人兒，何以竟有此狠心大力，把自己扎死，雖然由於瘋狂，却也令人難釋，這又待生理學心理學精神學各種專家來加以研究了，雪宜死後，尸體橫陳，直過了三四點鐘之久，才被人發現，那個被尤衣男喚而未醒的小婢，睡到九點多鐘起來，還以為爲小姐終夜未歸，自己梳洗完畢，才進小姐房中，洒掃房間，一進內室，忽見小姐橫陳牀上，頸上插着剪子，一手握着硯官，放在胸上，鮮血由頸上流了半牀，地下還汪着一片，嚇得大驚而倒，連滾帶爬，才到了外面，狂喊起來，把全家俱都驚醒，番慕飛聞聽，急忙跑入屋中，見愛女死狀奇慘，痛極大哭，但只哭了幾聲，忽然想到女兒身死必有原故，聯帶記起昨夜的事，就把牙一咬，把脚一頓，住聲不哭，反身走出，叫尤表舅張德標進來，尤表舅聽見甥女慘死，自然驚痛，又想到自己頗有

千係，嚇得戰戰兢兢，岳慕飛噙着在前線上督隊作戰的眼光，現着在軍營中處決死犯的顏色，但聲音倒放低了，向尤表舅道，雪宜現在已經死了，昨夜是你把她接回來的，我並沒見她的面兒，這孩子素常極規矩，久沒出門，昨天初次到外面赴什麼會，從薛宅接回來，今兒就死了。而且血都凝住，必然死的很久，你是從薛家接她回來的人，又親自把她送回臥房，還有張德標也在數，今兒我高你們兩個，到底是怎麼回事，若有含糊，就教你二人償命，尤表舅嚇得亂抖着叫道，我……接她回來，是活人……沒死呀，張德標也在上下牙齒的交響樂中頓首聲音說道，尤老爺說的不錯，我門接……接小姐的時候，小小姐……只是迷不醒的在地下躺着，并沒……沒死，薛太太說是醉……尤表舅聽他說話太不檢點，恐怕越說越和昨夜自己報告的不符，難免要担干係，惟對他使個眼色，不料被岳慕飛看見了，忽然由袋中取出手鎗，厲聲喝道，太福官，你還是雪宜的夫婿，竟也瞞哄我，說着持鎗作式道，我打死你個舅子的，尤表舅嚇得撲咚跪倒，這叫別打，別打，我說，我正要說……岳慕飛道，快說，雪宜怎麼昏迷不醒，在地下躺着，你快把細情告訴我，尤表舅見已

瞞不住了，只得將昨夜在薛宅所見情形，全盤托出，又解說自己只恐怕姑娘挨說，故而代為遮蓋。誰想到會出這大事情。岳慕飛罵道：「混蛋，你既聽見雪宜喊被她們害了，又看見臉上變了樣，爲什麼不切實報究，尤要舅道，我原也疑心，只因聽薛太太說她醉了，我又想不出會有別的原因，所以……」岳慕飛聽了他末一句，忽把眼珠一轉，揮手道：「你們先滾出去等着，不許走開，也不許將小姐的死信傳出去，尤表舅和張德標同聲應諾諾，四條腿都彈着琵琶出去了，岳慕飛扶頭想了想。隨即高喊外面，快把跟小姐的老奶母高媽找來，外面應聲去叫來，岳慕飛在房中來回度着等待，走到裏間門口，向內望望女兒遺尸，就咬緊牙關，但是隱忍無淚，慘默無聲，似已胸有成竹，隨把門窗放下，又度了一會。高媽來了，進門就哭，岳慕飛喝住道：「不許哭，你先替我辦件事，我賞你錢。」高媽聽了，跪着向帘內一指，又低聲說了兩句，老奶母似有所懼，實疑不應，唐余出鎗來，老奶母一見，立刻掀帘跑入內室，口中連叫我驗我驗，岳慕飛隔帘一照，你可驗明白了，這可有大的關係，說完又來回的走，過了約十分鐘，老奶母才出來，面色慘白，涕淚交流，哭着

說道，老爺，老爺，小姐可不就是……岳慕飛聽了，怎麼，真的，你看她是早就……還是昨兒才……才失了貞，老爺……

……見紅麼，我明白了，小姐就爲這個……岳慕飛聞說，忽然蹙身一跳，幾乎觸到屋頂，又狂叫了兩聲，好，好，隨手抓起一把椅子，把房中陳設均打了個粉碎，老奶母嚇得爬滾而逃，岳慕飛瘋了瘋的鬧了一陣，大叫殺呀，好可惡的太太，待我派人去請她，給兒女報仇，薛太太是否……

月娟妙計傾倒呂氏江山，呂少帥計害吳凌亞，趙媽媽設計救鞏剛，呂克成……子……見……諸多熱鬧的節目，正是，絕大風流罪過，採桑傷蘭，是何鐵石心腸，……揭……，……事如何，且看四集分解。

